朝美智力较量

核 • 导弹 • 人造卫星

朝美智力较量

核·导弹·人造卫星

全哲男

朝鲜·外文出版社·平壤
主体89年（2000年）

前　言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朝鲜或北方）是一个令人感到“疑惑”的国家。

曾发生了许多与这个国家有关的令人感到疑惑的事件，如：1983 年 10 月仰光事件；1987 年 10 月南朝鲜客机失踪事件；从 1992 年开始尖锐化的“核武器开发疑惑”；1998 年大炮洞骚动和“地下核设施建设疑惑”；“赌博疑惑”，等等。对这些不胜枚举的事件，有一种偏见一直认为都是朝鲜的所为，是朝鲜的罪行，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

然而，所谓疑惑，往往是蓄意捏造出来的。最热衷于对朝鲜表示种种疑惑的美国、南朝鲜和日本同朝鲜尖锐对立。

它们每制造一件这种疑惑，都发了一大笔洋财。把持世界“情报秩序”的它们互相交换不利于朝鲜的“情报”，将它加以渲染，再套上可靠性外皮，传播到世界各国去。有时，联合国和某些国际组织也参与这种活动。而朝鲜方面的言论却传不到西方社会去。要想主持公道，就有必要首先了解这个制造情报的占压倒优势的威力和影响力。

然而，即使如此，也很难看出朝鲜的真实面貌，很难消除把朝鲜当作一个捉摸不透的可怕的国家的看法。

本书提供解答这些问题所需的一系列资料，并试图揭示朝鲜半岛局势的本质。

第一章以“导弹”骚动为中心，指出其本质，并证明朝鲜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对根本改变朝鲜半岛的政治军事平衡所具有的意义。

第二章分析以“核武器开发疑惑”为开端的朝美协商，编排了当时报刊上的有关文章，并做了部分的修正，以飨读者。当一些著名的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和朝鲜问题观察家纷纷提出自己的臆测，说“X 日（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日）临近了！”、“北朝鲜将崩溃！”云云时，我几乎正确地预测到事态发展的结局，为此而感到自豪。要正确地分析目前朝鲜半岛局势，正确地估计其前景，就有必要再次阐释朝鲜的核问题和朝美就核问题达成的协议。人物的职务与机构的名称均照用当时的职务与名称。

第三章考察南北朝鲜实现统一的可能性及其途径。

本书作出的结论是：（一）朝鲜不会崩溃，也不会采取“软着陆”；（二）朝鲜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在最近几年内与美国建交的可能性很大；（三）军事上的紧张局势将缓和，朝鲜经济会好转；（四）南北朝鲜将朝着以联邦制方式实现统一的方向走；（五）改善朝日关系的问题将是留待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

冷战终止以后，朝鲜半岛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虽然经历了种种曲折，但是，消除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朝鲜半岛的冷战状态，是历史的必然。很明显，今后，朝鲜半岛的形势

是定会按照这个必然发展下去的。不过，朝美关系却要经受种种考验才能取得进展。由于导弹问题、“地下核设施疑惑”和美国不诚实履行朝美协议，紧张局势有可能在今年（1999年）上半年极端尖锐化。然而，我预料，这个危机反而会起到进一步加速形成和平局面的催化剂作用。

一言以蔽之，冷战后朝鲜半岛的形势是没有枪声的朝美战争，是不使用武器，以智慧较量的外交战的总和。在这场没有枪炮声的战争中，谁将是胜利者呢？

1999 年 1 月 25 日 全哲男

译文版序

1999 年 3 月，日本社会评论社出版的本人拙作《朝美智力较量——核• 导弹•人造卫星》，如今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外文出版社用多种文字翻译出版，为此著者感到非常高兴。

本书叙述了“北朝鲜的核疑惑”和以此为契机开始的改善朝美关系的动向、1998 年朝鲜发射成功的人造地球卫星“光明星一号”对朝美外交与朝鲜半岛的形势产生的极大影响，后来，事态发展证明著者的估计十分正确。

由于外文出版社提出建议，并且本书出版后有了各种进展，因而在译本里增补了新的一章第四章，对金正日总书记的经济、外交、统一战略和其后一年来的事态发展进行了分析。

新的一章第四章已经撰毕，现在可以下结论：“光明星一号”的发射成功，使“没有枪声的朝美战争”以朝方的胜利告终。美方失败了，他们今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妥善结束改善朝美关系的收尾工作，完全消除朝鲜半岛的冷战结构。换句话说，要取消敌视朝鲜的政策，放弃对南朝鲜的统治权，朝美之间签订和平协定，建立邦交，把分期撤走

驻南朝鲜美军的计划付诸实践。这样，朝鲜半岛的安保问题就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实现。

只要这样，朝鲜民族就能用自己的力量恢复民族的主权，根据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的三项原则，实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民族夙愿、实现东北亚和平与安定必不可少的条件——北南朝鲜的统一。北南统一，将在 21 世纪初叶以联邦制方式得以实现。统一了的朝鲜就将根据金日成主席提出的《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成立方案》和《为统一祖国，实现全民族大团结的十大纲领》，成为中立国家，朝鲜半岛就将变成无核和平区。

这是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如果本书多少有助于读者理解其必然性和现实性，著者是深感欣慰的。我殷切希望，为了创造和平的新世纪，为了建设共存、共荣的朝鲜半岛，世界朋友们共同做出努力。

2000 年 2 月 2 日 全哲男

目　　录

前言…… 1
译文版序…… 4

一　“导弹骚动”与朝美“头脑战争”的前景… 13
（一）是导弹，还是人造地球卫星？…… 13
人造地球卫星——飞行器…… 13
人造卫星的发射，是成功还是失败？……15
防卫厅最终报告的苦衷与窘态 …… 18
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目的…… 21
（二）日本“感情王牌”的效力…… 23
颠倒的认识与感情论……23
日本的常识是对世界的无知…… 24
没有事前通知是不可容许的吗？…… 27
推迟发射公布的理由……29
对朝外交王牌的抛弃与失却…… 32
（三）人造地球卫星这张王牌的威力…… 34
人造卫星是军事威胁吗？…… 34
1993 年导弹发射试验的冲击…… 37
朝鲜能成为军事威胁吗？…… 39

实力政策与舌锋外交……42
强有力的外交王牌的出现…… 45
（四）日本过度反应所招致的后果 …… 48
“导弹骚动”带来的损失 …… 48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与日本利益相抵触……50
情报卫星是无用之物……53
靠自卫队不可能攻击导弹基地 …… 56
有关新的日美防卫合作
指针法的危险性……59
（五）会不会爆发战争？…… 61
战争不可能发生的军事理由…… 61
战争不可能发生的政治理由…… 70
朝鲜迫使美国改变亚洲战略…… 72
强硬对策与蜘蛛网 …… 76
（六）拖延战术的失败与第二“核疑惑” …… 79
“软着陆政策”注定失败 …… 79
“阳光”和“北风”都起不了作用…… 81
拖延战术招致的困境……83
第二“核疑惑” …… 85
（七）没有枪炮声的朝美战争的
胜利者与失败者……91
共存、共荣之路…… 91
日本将吃亏…… 93
朝美建交，对朝鲜有哪些好处…… 97

二 “核疑惑”反使朝美和解[分析原委] …… 102
（一）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的目的及其背景（1993.3～4）… 106
殊死维护主权策略…… 106
不平等而不公平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108
对美国核王牌的反击…… 111
核战争演习和“强行调查”——恐吓… 114
对垄断和专横的工具——“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的沉重打击……116
美国陷入窘境…… 119
（二）第一轮朝美会谈（1993.6～7）……121
“实力”与“反击” ……121
防止巴拿马和伊拉克事态重演…… 124
摸索检验无核化的方法 …… 127
“十”思考与“—”思考…… 129
（三）第二轮朝美会谈（1993.7～8）……131
结束敌对关系的转折点 …… 131
轻水核反应堆是属于
不扩散核武器型…… 134
定期调查才是消除“疑惑”的途径…… 137
（四）改善关系是历史与现实
的必然要求（1994.2）……140
“实力政策”，前途渺茫…… 140
美国有责任清算过去 …… 142

克服恐怖心理的途径 …… 145
（五）谋求信赖的里程碑——朝美框架协议书
（1994.10～11）…… 147
“核问题”与核问题的差别 …… 147
“现在和将来”要比“过去”重要 …… 150
朝美互利的协议…… 152
要么战争，要么对话 …… 155
实现无核和平区化 …… 157
协议的履行与互相信赖的加深…… 159
（六）激战“‘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
——就轻水核反应堆问题达成协议
（1995.4～7） …… 161
“特洛伊木马”？ …… 161
不保险的次品…… 166
由谁监督和管理？…… 167
两封亲笔信的意义…… 169
朝美朝着建立邦交的方向走…… 172

三　以北南联邦方式实现统一的可能性在成熟 174
（一）魔术——北爱尔兰方式…… 174
（二）旨在以“民族”克服制度
差别的第一个尝试 …… 178
（三）冷战的终止所带来的变化和有利条件 …… 181
和平与安保构造 …… 181

解决问题的钥匙掌握在朝鲜手里…… 184
（四）北南经济状况导向的出路…… 187
朝鲜经济现状…… 187
南朝鲜经济现状 ……189
北南经济合作的必然性 …… 190
政治状况有利于重开北南对话…… 192
北南交流的具体动向 …… 194
（五）旨在实现共存、共荣的联邦制统一 …… 198

四 朝鲜的经济、外交与统一国家战略 …… 208
（一）“种植马铃薯的革命”与朝美关系 …… 208
与提供轻水核反应堆有同等的意义…… 208
能源与粮食问题的同时解决……211
救济饥馑与粮食安全保障……214
农业转变的构想与自力更生战略…… 216
（二） 美元支配地位的动摇与朝鲜的经济战略 … 220
朝鲜接近欧盟外交 ……220
普遍存在的对美元的幻想……222
美元支配地位的崩溃征兆……225
摆脱美元支配与自立经济……228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念……230
（三） 朝鲜消除持续分裂的主要因素……233
美国的敌视政策和统治权的消除…… 233
朝鲜在朝美外交战中取得胜利…… 235

撤走驻南朝鲜美军与南朝鲜的处境 ……238
现实性的“一个国家，两个制度”方式 … 241
朝鲜逐渐消除周围的统一障碍…… 244
[资料] …… 248
编辑后记 …… 262

一“导弹骚动”与朝美“头脑战争”的前景

（一） 是导弹，还是人造地球卫星？

人造地球卫星——飞行器

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的飞行器究竟是什么？起初，驻日美军通报日本说这是导弹，后来证实它越过日本群岛落在太平洋，因此，日本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说，“北朝鲜实施了导弹攻击？”“如果是军事威胁就绝不能饶恕！”然而，9月4日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朝鲜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从此以后，议论纷纷：“是导弹，还是人造卫星？”后来，证实了它是人造地球卫星。其原委如下：

9月4日俄罗斯宇宙卫星追踪中心主任说：“我们发现北朝鲜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地球公转轨道。现在沿着近地点218.82公里，远地点6978.2公里的椭圆轨道运行，周期为165分6秒。”俄罗斯宇宙协会副总裁米罗夫说：“火箭技术非常高，令人惊异。”（俄通社——塔斯社）

9 月 4 日中国新华社报道说：“卫星发射成功，进入了轨道。”（北京广播电台）

9 月 4 日美国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称:“北朝鲜根据试验计划，有可能把某种飞行器送入地球轨道。”

访问美国的南朝鲜外交通商部长官洪淳瑛 9 月 10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看来，他们利用新型弹道导弹火箭试图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但失败了。”

9 月 11 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主席克莱格在听证会上说：“据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判断，北朝鲜发射的人造卫星虽已进入了轨道，但其设备却不起作用。”美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有资料说明它的发射与弹道导弹试验不同，这些资料与朝鲜方面的说法相符。”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弹道的解释也作出了相同的判断。”（《华盛顿时报》）

9 月 14 日美国政府正式发表声明说：“在弹头上装了一颗人造卫星，但没能进入轨道。”

9 月 15 日联合国安理会在非正式协议会上发表一项声明，要求朝鲜采取“克制”的态度，并且同时承认说：“任何国家都具有正当权利推进和平利用宇宙计划。”

9 月 17 日南朝鲜当局召开安全保障会议，作出最后结论说：“试图用三级运载火箭把小型人造卫星送入轨道，但失败了。”

从上面列举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国际社会承认朝鲜发射的飞行器不是导弹，而是人造地球卫星。

人造卫星的发射，是成功还是失败？

那么，朝鲜发射人造卫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国际社会已经承认朝鲜发射的是人造卫星，因此，在本文里谈论其发射是否成功，是不很重要的，但对它进行考证还是有意义的。

1998 年 9 月 4 日朝鲜国营通讯社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朝鲜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报道内容摘要如下：

① 运载火箭是 8 月 31 日 12 点 7 分在咸镜北道花台郡无水端里发射场朝 86 度方向发射的，4 分 53 秒后即 12 时 11 分 53 秒卫星进入了预定轨道。

② 运载火箭采用三级火箭发射，第一级在发射 95 秒后脱离，落在北纬 40° 51′ 东经 132° 40′ 朝鲜东海的公海上；第二级在 144 秒后打开头部流线体，266 秒后脱离，落在北纬 40° 13′ 东经 149° 07′ 太平洋公海上；第三级在第二级脱离 27 秒后使卫星进入了轨道。

③ 卫星沿着近地点 218.82 公里，远地点 6978.2 公里的椭圆轨道运行，周期为 165 分 6 秒。

④ 卫星用 27 兆赫向地球播送《金日成将军之歌》和《金正日将军之歌》旋律以及“主体朝鲜”四个字的莫尔斯电码。

朝鲜宣称这颗命名为“光明星一号”的人造地球卫星截

至 9 月 13 日绕地球 100 周，10 月 3 日和 4 日凌晨用肉眼观察到了经过朝鲜上空的卫星。如果这是事实，朝鲜就成为世界上用自己的力量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的第九个国家，位于前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中国、英国、印度和以色列之后。

然而，有不少国家和专家对此表示怀疑。其论据有三点：其一，朝鲜所说的频率播送未被证实；其二，卫星运行速度未达到能进入轨道的第一宇宙速度；其三，人造地球卫星本身未被发现。

第一个问题，“光明星一号”播发的电波未被捕捉，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虽然过去人造卫星播发的莫尔斯电波用业余爱好者的无线电收报机也能收听，但现在发达国家不使用莫尔斯电码，无线电收报机也基本不复存在。况且，“实际上，这个频率是在日本这样的国家非法改造的 CB（无线电市民用波）利用的频率，用一般手段很难收到从轨道播发的微弱信号，因为噪音太大。”（军事评论家野木惠一）“27 兆赫这种频率很微弱，难以收听。”（宇宙开发事业团广报室主干福室康行）

第二个问题，美国国防部提出的论据是运载火箭的速度没有达到把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所需的第一宇宙速度（7.9 公里/秒），只达到 7 公里/秒左右。但是，当时，美军没有捕捉到第三级飞行器（因此才把它判断为导弹），因为其速度太快只发现曲点线，所以他们所说的 7 公里/秒是不准确的。反过来说，他们提出的论据反而说明它的速度是

第一宇宙速度的。

第三个问题，除了美国和俄罗斯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完善的人造卫星探索系统，因此，证明人造地球卫星没有进入轨道，要比发现它进入轨道难好几十倍。这是因为，截至 1998 年底，人造卫星已有 2528 颗，还有 6204 个火箭碎片，要逐一核实，就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事前收到朝鲜方面通报的俄罗斯是没有必要而且也不想进行这种工作的。美国虽然全力进行了这个核实工作，但始终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也有这种可能：美国向日本做了错误的通报，因此即使核实了它不是导弹而是人造地球卫星“光明星一号”，也只好硬着头皮说发射“失败”，以求不失体面。

还有一种说法，说美国事前从朝鲜方面收到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通报。然而，美国认为朝鲜没有这种能力，因为朝鲜正在经受粮荒和经济危机。美国虽然发现了朝鲜发射的飞行器，但因为有这种成见，便做出了轻率的判断。“美国国防部的反应是冷淡的。起初，美国国防部对此付诸一笑，说‘这是无稽之谈’，‘没有什么可听的’。它的发言人早上表示‘准备马上发表声明’，晚上却缩头缩脑地说‘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有些科学家开始说‘作为导弹试验，是有些异常。’”（《朝日新闻》1998 年 9 月 22 日《判明——大炮洞的冲击》）

美国国会导弹威胁评估委员会主席廉斯菲尔德坦率地承认美国轻视并低估了朝鲜的能力与技术。1998 年 10 月 6 日他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说：“起初，美国认为北朝鲜无

力开发三级式导弹，因为这种导弹非常复杂。我们不曾知道它的第三级火箭使用的是需要尖端技术的固体燃料，并且装有人造卫星。”

朝鲜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是成功还是失败，对这个问题，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西方是不会作出比这更明确的说明的。但是不管发射是成功还是失败，重要的是事实：朝鲜发射的确实是人造地球卫星。

防卫厅最终报告的苦衷与窘态

世界上唯独日本政府固执己见，说朝鲜发射的是弹道导弹，10 月 30 日发表的关于“大炮洞”的最终报告也说它是“导弹”。不过，仔细分析一下这篇最终报告，就能看出它反而证明了朝鲜发射的飞行器不是导弹而是人造地球卫星。

最终报告说，“当物体 C 即将失去推进力时，某一小物体 D 就分离出来飞行了短时间，但它没有达到进入轨道所需要的速度。（我们）判断它是以大炮洞一号为基础的物体。”对这个说法，只能理解为朝鲜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但失败了。

报告还指出“从理论上来说，用这种发射方法把飞行器送入轨道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的……”，“综合起来做出判断，把小小的物体送入轨道，这在理论上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云云。这些说法，可以解释为没有完全否认那个飞行器是人造地球卫星。

最终报告作为把朝鲜发射的飞行器判断为弹道导弹的论据提出了下列问题：飞行器的速度没有达到第一宇宙速度；没有捕捉到它播发的信号；第三级火箭太小，不可能运载人造地球卫星；在地球周围没有发现飞行器的行迹；拿朝鲜的科技水平来讲，其可能性很少，等等。

“一直有把握地坚持本来看法的防卫厅一位官员断言道：……至今一直信赖的美军军事卫星和弹道导弹观测器等提供的情报与防卫厅和自卫队单独搜集的情报水平是‘同等’的。”（《产经新闻》1998 年 10 月 30 日）然而，日本没有独立观察并追踪卫星的系统，因此，防卫厅所说的“有把握”不过是强辩。

最终报告列举的论据不过是说明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失败的资料，不能证明它是弹道导弹。

最终报告承认飞行器的高度比一般弹道导弹低，像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火箭一样继续进行水平飞行。远程导弹为了延长射程，进行垂直发射，脱离大气圈后维持 45 度弹道。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在保持与地球表面平行的状态下进入轨道，弹道导弹则在进入大气圈时与地球水平面保持 40～45 度的倾斜角度，降落角度也是同样的倾斜角度。换句话说，形成既高又尖的山状弹道。如果以低的高度进行水平飞行，就不可能进行“旨在解决弹道导弹远程运行技术课题的试验”（最终报告）。据防卫厅所谓有把握的见解，朝鲜进行了不可能进行弹道导弹技术检验的无谓的试验发射。

防卫厅似乎起初打算发表肯定“人造卫星说”的最终报

告。各家报纸事前纷纷报道说，“21 日防卫厅达成一致的见解，认为朝鲜可能试图发射人造卫星，却遭到了失败。这将包括在本月内发表的最终报告里。”（《东京新闻》1998 年 10 月 22 日）然而，10 天后发表最终报告时，这个结论被推翻了。日本轻率地断定朝鲜进行了一次弹道导弹试验，立即对朝鲜采取了制裁措施。如果现在又承认它是人造卫星，就会大大丢丑。因此，防卫厅很可能是从政治上的考虑出发，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才死皮赖脸地说它是“导弹发射试验”。

10 月 31 日《每日新闻》以《隐现的“政治色彩”》为题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指出：“防卫厅的一位官员一方面强调说，防卫厅和美国在分析是不是事实这一方面的见解是一致的，另一面又提出了另一种见解，那就是对人造卫星的‘规定’ ……对‘人造卫星’，是承认还是不承认，这要看北朝鲜的发射意图是否出于和平目的。据此决定对北朝鲜采取何种外交姿态这个问题。”防卫厅对这颗卫星作出判断说：“这颗卫星具有通讯功能和地球探测功能或能够被发现被追踪的某种功能。”防卫厅在未能证实这个飞行物体的情况下作出了朝鲜的发射并非出于和平目的这种政治判断，硬说朝鲜发射的不是人造卫星。

换句话说，最终报告即日本的最终结论是，“头一次承认某种具有推动力的物体在最后阶段飞行了短时间”（《朝日新闻》1998 年 10 月 30 日）。这个结论既照顾了主张朝鲜发射人造卫星遭到了失败的美国和南朝鲜的立场，也顾全

了主张朝鲜进行的是弹道导弹发射试验的日本的面子，是含糊不清，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

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目的

朝鲜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在经受严重的粮荒和经济危机的时候，却发射需要巨额资金和高度技术的人造地球卫星，其目的何在？

“不做没有目的的事情，表面上看是无谓的行动，内里却有某种目的。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特点。忘记这一点，就不能预测到他们的所做所为。”（军事评论家藤井久）西方似乎严重缺乏这种对朝鲜的认识。

1998 年 9 月 17 日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刊登了参加人造地球卫星开发工作的科学工作者记者招待会侧记。不妨拿这篇侧记考察一下朝鲜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目的。

侧记写道：“这次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光明星一号’和多级运载火箭是早在 6 年前开发的。本来，那年就可以发射，但推迟了，因为充分考虑到了卫星的发射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发生的影响。尤其是，金日成主席逝世后的三年是国丧期，因此推迟了卫星发射。”

6 年前（1992 年）金日成主席还健在，朝鲜没有发生自然灾害所招致的粮荒，经济上也还充裕。据悉，早在 80 年代，朝鲜就已经开发了多级火箭。因此，到 90 年代开始

开发人造地球卫星，是不足为奇的。

同时，1992 年正是发生了所谓朝鲜“开发核武器的疑惑”的时候，当时朝鲜同美国在军事上的对峙十分尖锐，朝鲜半岛面临着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如果那个时候发射了人造卫星，那么美国就会像现在这样把它曲解为弹道导弹，进而会加剧军事紧张局势。“充分考虑到了卫星的发射对国际形势发生的影响”，这意味着预先避免了这种事态的发生。

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是提高国家地位的大好事。对以礼为重的朝鲜来说，在追悼金日成主席的国丧期进行这种活动是不可设想的。

侧记还写道：“在召开第十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和迎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时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有意义的。”哀悼期间结束后，1997 年，金日成主席的接班人金正日书记被推戴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98 年 9 月 5 日在第十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长。1998 年，正是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而且胜利结束了艰难的行军，开始了新的长征。这都是应当热烈庆贺的，也是发射人造卫星再好不过的机会。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按照 1994 年朝美框架协议，朝鲜朝着同美国谋求和解与信赖的方向走。目前，朝鲜半岛有了保障安全的多种框架，至少不存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

据此可以认为，朝鲜是根据这种形势判断发射了人造卫星的。它的政治效果远比西方所预想的更大，这是不难想象

的。这既不是浪费，也不是单纯的示威。

人造卫星的实用，对朝鲜来说，也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人造地球卫星分为科学卫星、实用卫星和军事卫星。其中，朝鲜在山区多的情况下，对通讯卫星、用于发展农业的气象卫星、用于卓有成效地探查并开发地下资源的资源探查卫星，寄很大希望。如果发射商业卫星，那么，可创大笔外汇。

估计朝鲜计划今后继续进行人造地球卫星试验发射，以实现人造卫星的实用化。考虑到那些发射了卫星的先进国家屡经失败才取得成功的事实，朝鲜发射第一颗卫星就取得了成功，可见其技术水平是不容轻视的。朝鲜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可谓是朝鲜扭转困难局面，化逆境为顺境的转变之象征。

（二） 日本“感情王牌”的效力

颠倒的认识与感情论

朝鲜的“大炮洞”发射，对日本的冲击是很大的。有的人把它比作“佩利的黑船”。对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讴歌“和平”的日本来说，敌对国家发射的飞行器飞过了日本群岛这件事，也许成了同江户时代人们为“黑船”而感到的威胁一样的威胁，无形的威胁会造成恐惧，导致排斥。我们不愿意看到像幕府末期“尊王攘夷”那样的攘

外思维方式经过 100 年的历史后复燃，然而，“大炮洞”果真是“黑船”吗？

长期以来，日本把南朝鲜当局看作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以与军事上同朝鲜对峙的美国和南朝鲜的联盟关系为主，对朝鲜实施了敌对政策（对此待下面详谈）。所谓“友好政策”似乎是指粮食援助而言的，而这个粮食援助不过是人道主义的支援，日本根本没有改变对朝鲜的敌视政策。日本从来没有无视过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反而主动介入并走上了把苏联、中国和朝鲜看作敌对国家与潜在的威胁，与之尖锐对抗的道路。所谓日本维护的“和平”，只不过是立脚于美国的世界战略与亚洲战略的安保，对朝鲜来说，日本是“巨大的威胁”，并不是什么“和平的国家”。尽管如此，却说自己不做任何有碍于别国的事情，正在努力维护和平。从朝鲜的立场上看，这不过是颠倒的认识。

日本保守派和右翼政界人士认为现今日本人缺乏国防意识、危机意识，不善于对付危机。他们为此而慨叹而忿怒。他们对“大炮洞”“感恩不尽”，因为他们认为“大炮洞”使沦落沉睡的日本人国粹主义死灰复燃。然而，不希望战争的日本人民丧失冷静的理智和判断力，陷于狭隘的国粹主义和感情论，这是极其危险的。

日本的常识是对世界的无知

日本政府收到驻日美军司令部发的“朝鲜发射了弹道导

弹”的通知后，第二天就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对朝鲜采取制裁措施，停止关于日朝邦交正常化的会谈和粮食援助等人道主义支援，冻结对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的协助。同时停止了名古屋——平壤直达航线的运行。1998 年 9 月 3 日众议院和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对导弹发射表示抗议”的决议。

日本所以如此迅速地采取对应措施，也许是因为过去为缺乏危机意识，对应体制不完善而动辄得咎，或许是因为事前收到美国的通知，把具有雷达探索系统的护卫舰“明光”或者具有长时间飞行功能的电子资料搜集机“EP3”派到日本西部海上的朝鲜东海一带，部署警戒，掌握了可靠的情报。

然而，国会通过上述决议的第二天，朝鲜宣布“发射人造卫星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与弹道导弹的发射，这两者的政治军事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日本政府如果向朝鲜问询，下点功夫认真进行了分析和判断，那么，它的对应措施可能是与现在的措施大不相同的。

实际上，美国和南朝鲜对此比较冷静。“日本和美国的态度迥然不同，日本大吵大闹，而美国却只打哈欠。”（森・杰逊）日本对美国和南朝鲜表示忿慨，并热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危机感。但日本只博得了同情，未能得到协助。

于是，日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控诉，但安理会没有发出正式文件，只发表主席口头声明，表示了“忧虑”而已，声明说：“对北朝鲜用火箭发射的‘物体’落在日本西部海上的朝鲜东海表示忧虑。对事前没有通知周边国家就进行发射，感到遗憾。”声明接着指出：“确认以和平的目的进行

的宇宙开发，只要符合国际法的安全规定，保障透明性，任何国家都有正当权利进行。”除了日本之外，国际社会都承认朝鲜发射的是人造卫星，因此，联合国安理会也只能发表这种程度的声明。对此，日本外务大臣高村却自我夸赞说：“夸张一点说，这是日本在联合国进行的外交活动的胜利。日本的主张理所当然地赢得了所有理事会成员国的理解，这是好事情。”但这不过是他的自鸣得意。

日本的又一个失策是冻结对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的协助。所谓制裁是一种使对方受到损害的措施。制裁措施是强有力的外交手段。这是国际常识。

然而，举世皆知，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是美国为了根据朝美框架协议向朝鲜提供轻水核反应堆，主动组建的国际组织。这个轻水核反应堆的建设拖得越久，这个组织的成员国美国和南朝鲜就越受窘，而朝鲜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的。不仅如此，如果建设时间拖长，朝鲜就会把它作为王牌向美国施加压力。因此，美国和南朝鲜要求日本解除冻结。日本起初不肯接受这个要求，后来只好没理没由地解除了冻结。美国负责朝鲜半岛和平特使卡特曼说“日本太没有战术了。只会说‘我不喜欢你’。”（《日本经济新闻》1998 年 9 月 16 日）他这样表示不满，并不是偶然的。

对朝鲜的其他制裁措施也都没能起到什么作用。人们说直达航线被堵会使朝鲜出口松蕈受到影响。但是，1998 年，南朝鲜霪雨连绵松蕈收成不好，只好通过中国大量进口朝鲜松蕈，而这些几乎都被去南朝鲜观光的日本人买光了。可见，

这个制裁措施也没能使朝鲜受到影响。

日本对朝鲜的长期的政治经济制裁，若是对别的国家，可能起到了最后通牒似的作用，但对朝鲜，早已失去了效力。朝鲜说，在朝日关系没有正常化的情况下，过去也活下来，今后也能照样活下去。这并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反映了过去朝日两国实况的豪言壮语。

外务大臣高村说，“认为北朝鲜负有责任，是国际常识。”然而，国际社会都承认朝鲜发射的是人造地球卫星，这已成了常识，因而，应该说日本政府的主张是出于无知的。日本政府经常做自我反省说，“日本在经济政策上的常识，是对世界的无知。”拿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来说，也只能这样说。

没有事前通知是不可容许的吗？

日本政府对朝鲜施加制裁的理由是：一，没有事前通知违反了国际法；二，侵犯了领空，即侵犯了主权。凭这两个理由采取可能引起战争的制裁措施，是很不得当的。

这两个理由都被朝鲜驳倒了。朝鲜指出：一，从 1975 年直到今天，日本先后发射了数十颗人造卫星，但连一次也没有通知朝鲜；二，发射人造卫星时，事前不通知，是一个国际惯例；三，朝鲜的人造卫星经过津轻海峡落在公海上。遭到这一反驳，日本丢尽了面子。

就事前通知而言，宇宙条约和国际海洋法公约都没有规

定发射人造卫星必须事前通知的条款。前苏联、美国、中国等国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都是成功以后才公布的，并没有事前通知别国。日本也“没有事前通知各国，只是在发射一个月前用英文通知航空管理局和各国港口，让飞机和船舰注意，不要进入火箭降落的区域。”（宇宙科学研究所）当然，日本在种岛或者大隅半岛向东发射，无须飞过别国“上空”，因此，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考虑到地球的自转方向，人造卫星必须向东发射。因此，朝鲜发射的人造卫星不得不飞过日本的“上空”。

国际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各国行使主权的领空高度，一般概念认为领空的高度是离地面 100 公里，超过 100 公里的上空便属于大气圈即宇宙空间。宇宙空间不属于国家主权行使范围，朝鲜第二级火箭在日本海上脱离时的高度是 204 公里，其卫星进入轨道时的高度是 239.2 公里，大大超过了日本领空的高度。因此，不能认为它侵犯了日本主权。正因为如此，日本外务大臣高村在 1998 年 10 月 30 日记者招待会上只好无精打采地说“是否飞过了领空，这是个疑问，无法断定。”

参加人造卫星开发工作的朝鲜科学工作者指出：“能够保障最大速度的最理想的发射方向是正东（方位 90°），但是，如果选择这个方向，就要经过日本领土上空。我们为了尊重周边国家的主权，修改了发射方向。尽管不利，但把发射方向定为方位 86°（津轻海峡上空）。并且，本来可以把人造卫星发射到更高的地方去，这样对我们有利，但如

果这样做，第二级运载火箭就会脱离后落在日本领海附近，因此，我们不得不本着自己蒙受损失而尊重别国主权的原则把发射高度降低了。非常遗憾，有些日本人仍然不理解我们这一既光明正大，又深思熟虑的发射人造卫星的态度。”

日本政府应冷静地倾听朝鲜科学工作者的这一说明。这是因为日本断定为“弹道导弹”的飞行器留下了沿着他们所指出的路线和高度飞行的弹道痕迹。然而，至今世界上未曾有过人造地球卫星“飞过领空”被看做问题的事例，也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在发射人造卫星时没有事前通报而受到国际社会非难的事例。

日本政府说朝鲜发射的飞行器飞越日本群岛，落在三陆前海。然而，实际上运载火箭落在离日本 330 浬的地点。这个地点是远离领海 12 浬、沙文主义经济海域 200 浬的公海。“三陆前海”这个言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难看出是蓄意引起日本人民恐惧感的。

推迟发射公布的理由

1998 年 9 月 5 日《朝日新闻》专栏《素粒子》登载的一篇文章说：“如果发射的不是武器，而是人造卫星，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就应该赶快公开嘛。）”

1998 年 9 月 1 日这家报纸刊登一篇文章说：“突然想起了列宁说过的‘左派幼稚病’。发射的是导弹‘大炮洞’？如果发射时没有考虑到周边，那简直是幼稚，如果考虑到了，

那可真是‘幼稚病’了！不知道这是‘左派’还是别的什么。也许是听到‘韩国危机’、‘日本的昏迷’、‘俄罗斯的混乱’等外电的报道，误以为这是‘好机会’了？真是昂贵的礼炮！”这篇文章的作者以发射的是导弹这一看法为前提，讽刺和嘲笑过朝鲜。4 天后朝鲜一发表发射人造卫星成功的声明，他可能气得暴跳如雷了吧。估计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绪可能都和他一样吧。

那么，朝鲜为何过了几天才报道发射人造卫星成功的消息？

我认为其理由有两条。

第一，上面已谈过，需要查实卫星发射是否成功，是否进入轨道正常运行。这关系到国家的威望，不能急于公开。万一失败，就无法挽回。朝鲜人造卫星开发者说：“我们一开始就打算公开。但坚持了这样的原则：先查实发射是否成功，并搜集和综合全部测定资料，然后慎重地公开。”据情报资料，朝鲜制造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以便如果第一颗发射失败，就再发射另一颗。这与部分新闻媒体报道的“朝鲜准备发射第二颗”的说法相符。朝鲜为了装点建国五十周年，决心一定要发射人造卫星成功。

第二，纯粹是技术上的理由。朝鲜尚没有观察人造卫星进入轨道的追踪系统，因此，不能不花几天进行核实。

发射人造卫星两天后，朝鲜发表一项声明，谴责了日本的“骚动”和制裁措施。声明指出，日本“根本不知道‘背景’，也不知道‘内情’，就引起了大骚动。”这时不能公

开吗？想必那时朝鲜尚没有充分查实。有的观察者由此认为“朝鲜欺骗了日本。”

1998 年 9 月 18 日发行的《周刊朝日》刊登了一篇令人感兴趣的文章，标题为《朝美导弹‘密约’一说（？）的根据》。这篇文章的要点是：朝鲜进行导弹发射试验，美国一直提出强硬的警告，而这次却从朝鲜得到某种暗示，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默认了。事后与朝鲜合谋向日本提供假情报，说这是“导弹发射”，其目的在于将日本拉进战区导弹防卫计划。《周刊朝日》还刊登了几篇评论。评论说，“这次导弹骚动是不是美国的‘阴谋’？”（防卫厅内局干部）“目的在于骗取日本的资金使美国军事工业兴旺。”（军事评论家神浦元彰）

国际政治是冷酷的。外交可谓是谁吃掉谁，谁被谁吃掉的生存竞争。日本人模糊地认识到，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欺骗盟国日本。日本产生这种疑虑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它看到了最近朝美互相接近。

然而，朝美两国之间还没有形成能够缔结这种“密约”的信赖关系。朝鲜发射人造卫星半个月后，我访问了朝鲜。我向朝鲜劳动党的许多干部问过有没有这种“密约”，他们都异口同声意味深长地说：“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不过，出现这种结局，倒是有可能的。”

美国得到朝鲜方面的事前通知，为什么没有制止呢？这是个谜。但这事与朝鲜无关。美国为了使日本参加战区导弹防卫计划，并为了推进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欺骗日本，这种

可能性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其真相只能由日美两国澄清。如果“老好人”日本上了“狡猾的外交能手”美国的当，那么，这意味着日本外交的失败。日本应提出抗议的对象不是朝鲜，而是美国。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朝外交王牌的抛弃与失却

假使朝鲜事前通知了俄罗斯和美国，那么，朝鲜发射的飞行器既然要飞越日本群岛（虽然不是领空），不是应当通知日本一声吗？日本方面的这种说法，也许是能够成立的。

然而，从朝鲜方面看，日本是不肯清算它过去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的傲慢的国家，是敌视并威胁朝鲜，不恪守国际信义，不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而依附美国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与敌对国家以礼相待。况且，发射的不是军用导弹，而是旨在和平利用宇宙的人造地球卫星，因此没有必要通知。

现在，日本根本没有能够同朝鲜进行政治对话的渠道。造成这种事态的责任在于日本方面。朝鲜在很早以前建议改善朝日关系，日本却推行向南朝鲜一边倒的政策，继续无视这个建议。其后，两国执政党多次达成协议，1995 年 3 月朝鲜劳动党和日本自民党、社会党、先驱联立三执政党达成协议，约定站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在没有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举行旨在改善两国关系的会谈。然而，日本政府却以“日本人被劫持疑惑”为由至今仍不肯举行会谈。日本如此毫无

诚意，朝鲜忍无可忍，从几年前就决然改变对日政策，表示“不再和日本交往”。这样，两国对话渠道就被堵塞了。

舆论常常指责日本没有对朝政策，没有外交战略。日本的对朝外交之所以失策，是因为它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朝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熟悉敌人，就不能和敌人作斗争，也不能与敌人媾和，这是外交常识。然而，日本认为只要追随美国和南朝鲜，它的对朝政策就会万事亨通。日本政治判断的特大错误就在于此。

事实上，发生这次“紧急事态”时，日本没有政治王牌和外交王牌，无法对付朝鲜。日本只拿着“感情王牌”，说“朝鲜真可恶，不能饶恕。”它只有这么一张王牌，是日本对朝外交的悲剧。“感情王牌”不可能成为大王。外务大臣高村说：“冻结对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的协助，对警告北朝鲜方面具有意义。这个措施充分反映了我们的立场：大炮洞发射是坏事，我国发怒了。美国和韩国对此表示了理解。”1998 年 10 月 20 日《每日新闻》社论指出，“毫无疑问，冻结这一‘外交王牌’向北朝鲜充分表达了日本的意志……对‘导弹’问题采取这种对应措施，可以说使用了‘外交王牌’。”这不过是自吹自擂。

1998 年 9 月 24 日《朝日新闻》指出:“只是感情用事大发雷霆，是不行的。这样只能使事态按北朝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北朝鲜希望日本发怒，希望日本、美国和南朝鲜不能采取一致的步调。因此，必须发扬理智。”

1998 年 9 月 16 日《产经新闻》社论指出：“北朝鲜

希图的是日本、美国和南朝鲜的分裂，他们只用一枚导弹就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然而，鉴于目前的趋势，不能不担心：日本不仅被北朝鲜小看，而且被美国和南朝鲜小看。”

起初新闻媒体纷纷带头散布“导弹威胁一说”，过了半个来月后就开始要求日本政府推行冷静的战略性外交。然而，日本外交的悲剧是，没有任何能够有效地对付敌对国家的政治外交王牌。王牌的抛弃或失却，使日本本身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如果这样下去，日本就会被盟国唾弃，在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国际外交活动中被孤立。

（三） 人造地球卫星这张王牌的威力

人造卫星是军事威胁吗？

国际社会普遍断定朝鲜发射的是人造卫星，而日本政府则声称“不管它是弹道导弹还是人造卫星，对日本和亚太地区安全的威胁是同样的。”

“令人忧虑的是朝鲜发射了技术很发达的多级火箭。至于发射的是人造卫星还是导弹，是次要的问题。”（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代助理肯贝尔）

“美国情报机构推断其射程约有 4 000~6 000 公里，相当于洲际导弹（ICBM）的射程。”（美国国会导弹威胁评估委员会主席廉斯菲尔德）

这就是美国对朝鲜发射人造卫星的基本看法。美国认为，承认发射的是人造卫星，从军事上说，这比导弹引起更大的震惊，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而日本却说朝鲜发射的是弹道导弹，主张这是个军事威胁。可是，美国与日本两者的看法有微妙的差别，但又根本不同。

众所周知，卫星运载火箭和弹道导弹的技术是一样的。现在，世界大部分卫星运载火箭都运用弹道导弹技术。美国的“Atlas”“Titan”“Delta”，俄罗斯的“联盟”“宇宙”，中国的“长征”等导弹，都是运用了 ICBM 或 IRBM（中程弹道导弹）技术的。日本的 N-Ⅰ、N-Ⅱ、H-Ⅰ导弹，也都是源于“Delta”和“Thor”IRBM 导弹的。朝鲜本身也承认，他们开发的火箭，是开发弹道导弹时的副产品。发射人造卫星“光明星一号”的运载火箭为三级，第三级用的是高效能的固体燃料（国产燃料）。推进装置的分离也取得成功。要保证 ICBM 的飞行距离，就要用多级运载火箭，因此，只要有分离技术，这是并不难搞的。朝鲜掌握了这种技术，说明他们有充分的能力开发将整个美国领土置于射程之内的 ICBM 导弹（也可能正在开发）。美国的估计是：除俄罗斯和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暂时还不能开发射到美国本土的 ICBM 导弹。这就是美国导弹防御的前提条件。但是，朝鲜发射人造卫星成功了，美国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导弹防御战略了。

朝鲜在 1998 年 10 月初举行朝美导弹问题会谈时宣布，“这是宇宙的和平利用，今后也将继续发射人造地球卫星。”

美国要求停止开发和发射导弹，但朝方驳斥道，“开发与部署导弹，是主权国家的权利，鉴于朝鲜所处的特殊状况，开发和部署导弹是必要的。”对此，美方没能作出有效的反驳。

1998 年 6 月，朝鲜首次公布将开发与输出导弹，并表明开发和部署导弹是关系到主权和生存权利的问题。还说，导弹输出，是宝贵的创汇来源，如果美国要禁止输出，就要求美国照价赔偿。美国主导的导弹技术输出规定（MTCR），只有 16 个国家加入，朝鲜当然没有加入。世界最大的导弹先进国、武器输出国——美国没有权利单方面地指责朝鲜的导弹输出。没有禁止输出导弹的国际法，所以，朝鲜输出导弹，也不违犯国际法。

由于朝鲜掌握 ICBM 开发技术的事已经清楚了，所以美国害怕导弹扩散的心理就更加重了。“如果向中东地区出口，就等于世界上拥有 2000 公里以上射程导弹的国家一下子大有增加，不扩散弹道导弹问题，就成为更为迫切的问题。有一种感觉，似乎地狱之门突然敞开了。”（军事评论家江畑谦介）这种认识，并不是夸张的。

朝鲜的卫星发射之所以成为对美国的又一个严重性和威胁，是因为朝鲜有了掌握军事卫星的可能性。

朝鲜一直受到美国的核威胁。朝鲜有防御先发制人的核攻击的手段和设施，但没有报复能力。还经常受到美国军事卫星和超高空侦察机的监视。为此所采取的措施，是伪装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把军工厂和军事基地建在地下，把武器储藏在地下。当然，在这种水平上，美国是可

以对朝鲜进行军事威胁的，但不能轻易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然而，朝鲜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拥有了对美国的攻击予以报复打击的手段，还有了能够侦察、监视美国、南朝鲜、日本等敌国的前景和可能性。结果，过去的朝美力量对比即军事平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93 年导弹发射试验的冲击

1993 年朝鲜向朝鲜东海发射导弹的时候，在日本发生骚乱，但这次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和国民舆论同那个时候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第一，认识到战后（1945 年 8 月 15 日以后）第一次遭受如此近在身边的‘威胁’。第二，危机感和由此引起的行动，首先在美国和‘韩国’发生。第三，可谓政府中枢职能不全的内部危机已经表面化。这就是‘大炮洞冲击’的主要内容。”（《朝日新闻》9 月 22 日）

但是，这次骚乱究竟是什么？下面介绍更令人震惊的事实，它使人们意识到这个骚乱是无谓的。

“1993 年 5 月 29 日，（朝鲜）发射多级导弹成功。据北朝鲜军部有关人员称，这次试验发射，预先通知了美国，实际发射的是 3 枚导弹。其中 1 枚为 500 公里射程试验，坠落于能登半岛附近的公海。其余两枚飞行 3 000 公里多，坠落在夏威夷和关岛附近公海上。这次发射试验成功了，北朝鲜更加信心十足，估计于 1996 年

开发洲际弹道导弹（ICBM）成功，已做了实战部署。”（摘自《金正日统一朝鲜之日，北朝鲜、战争与和平剧本》，金明哲著，光人社发行）

从几年前，美国不时地传播这样的情报：“除美国、俄罗斯、中国之外，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开发 ICBM 的国家是北朝鲜。”对此予以关注的人，在日本却寥寥无几。但是，南朝鲜的《朝鲜日报》却乘“导弹骚动”的机会，1998 年 10 月 23 日报道说，“据美国情报当局分析判明，这枚导弹飞越日本群岛，落在离发射地点 1300 公里的太平洋上”；同一天，日本防卫厅长官额贺也称，“今春，从美国收到了这种情报。”实际上，这是在前年年底收到的，但因为有桥本首相的指示，没有公开。

这里有两个疑点：其一，美国为什么在 1993 年向日本只提供了“导弹坠落在朝鲜东海”这一片断情报；其二，同样都是美国的情报，可是，日本为什么前一次默不作声，而这一次却聒噪不休呢？尤其前一次是实实在在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而这次则是人造卫星的发射。

美国是不是因为 1993 年是核疑惑引起的军事上的紧张局势十分严重的时期，所以认为日本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或者是因为美国本身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日本本身也可能考虑到，拿 5 年前的情报甚嚣尘上，是件丢脸的事，所以，这次就连上一次的也都加在一起发泄怨恨的吧。

美国与日本的行为，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但是，可以说以下几点是明确的：美国不向日本提供所有的军事情报；

朝鲜于 1993 年发射导弹试验成功，导弹越过日本群岛，其威力近似 ICBM 导弹；这可能成了使美国决定同朝鲜举行核协商的原因之一。

关于朝美导弹会谈的报道称，这个会谈是谈论禁止朝鲜开发、输出导弹问题的，但实际上中心议题是朝鲜开发、部署 ICBM 导弹的问题，并打了一场激烈的外交舌战。

朝鲜能成为军事威胁吗？

现在，在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将军的领导下，朝鲜正在加强军事力量，这是事实。朝鲜，实际显示了 ICBM 导弹与军事卫星开发能力，那么，这是对处于敌对关系的美国、南朝鲜、日本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即发动战争，破坏亚太地区安全的可怕的军事威胁吗？

朝鲜人民曾切身体验过被日本霸占疆土，做亡国奴的悲哀和痛苦。无数人的亲骨肉被日本侵略者杀害，600 万青壮年被强征，做苦工，过牛马不如的生活；有 100 万男子被强征做了日军，将近 20 万女子被拉去做了日本皇军的性奴隶。朝鲜的资源被掠夺，文化和语言被抹煞，朝鲜人民被逼把自己姓名改成日本姓名。由于亡国，朝鲜民族备受种种歧视。朝鲜的“怨恨”和建国思想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因此，他们决不容许外来势力的侵略，保卫国家是他们坚定不移的原则。

然而，朝鲜被外来势力分割成南北两部分，爆发了朝鲜

战争。朝鲜战争使南北朝鲜人民切身体会到，再不能让带来民族悲剧的这种战争重新发生。1953 年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有明文规定：本协定生效后，所有外国军队必须在 3 个月之内从朝鲜撤出；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关国家（朝鲜、中国、美国）要举行政治协商。但是，战后美国却进一步加强了 1953 年 8 月缔结的《美国、南朝鲜互相防卫条约》和在 1951 年缔结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建立了美国、南朝鲜军事联盟、美日军事联盟即美国、南朝鲜、日本三角军事联盟。美国完全无视停战协定，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奴役南朝鲜和日本，从而走上了部署扼杀朝鲜的包围网，从军事上同朝鲜针锋相对地对抗的道路。

针对这种形势，朝鲜不得不为国防投入莫大的资金和劳力，这使经济建设受到了很大影响。加上，1962 年古巴危机时，苏联被美国核威胁所屈服，从古巴撤出了导弹，这使朝鲜受到震惊。朝鲜清楚地看到国际政治的冷酷：在冷战体制下，苏联虽是社会主义超级大国，但不能同美国对抗；美国能够在避免与苏联冲突的情况下，各个击破社会主义国家。

正如所预料的，后来，美国公然介入越南战争，同时加强了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压力和怀柔。针对这种局势，朝鲜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防，建立不怕美国军事压力的体制。因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朝鲜提出了四项军事路线，即全民武装化、全国要塞化、全军干部化、全军现代化路线。

美国进一步加强美、日、南朝鲜三角军事联盟，从 70

年代中期起在南朝鲜加紧进行核武器部署，疯狂举行“协作精神”联合战争演习，从 1974 年起将其变成了核试验战争演习。美国部署在南朝鲜的核武器有：地对地战斧式洲际导弹、步兵用原子炮弹和机载炸弹等战术核武器，共达 1000 多枚。对朝鲜来说，这是令人可怕的军事威胁。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核武器威胁，这种恐惧心理，南朝鲜或日本是不可设想的。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了，但惟独在朝鲜冷战仍然持续。从此，至今保持微妙的平衡，没有发生战争的朝鲜半岛政治军事平衡就被破坏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朝鲜施行了反击策略——“核王牌”，并用它换来了朝美框架协议书。

但是，美国打的如意算盘是等待朝鲜“崩溃”的，所以，直到现在，仍不诚实地履行协议事项。朝方遵守协议事项，冻结原子能设施、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缓和对美经济限制措施。一揽子解决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双方都同时履行自己的承诺。如果不遵守这一原则，朝美框架协议本身就失去功能了。但是，美国却不诚实地履行协议事项，反而推行“软着陆政策”，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强加于朝鲜。它给人一种柔和的印象，但却不放弃惯用手法即军事威胁。因此，朝鲜不能不走向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了。这就是至今朝鲜政治军事局势的概括。

如上所述，基本格局是：先由美国、南朝鲜和日本实施军事威胁，朝鲜与之对抗。这里所说的军事威胁，并不是指

一方可能先发制人的那种潜在威胁，而是指以实际行动显示军事力量。总而言之，美国、南朝鲜和日本说朝鲜成为军事威胁，但实则将朝鲜当作威胁，对朝鲜施加威胁，以迫使朝鲜不得不加强军事力量。

实力政策与舌锋外交

在国际政治及外交上，把敌对国家和势力规定为“对本国或地区安全的威胁”。据此，朝鲜也向国际社会纷纷发出呼吁，说她受到美国的军事威胁，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多大效果。国际社会只是表示“忧虑”和“支持”。虽然表示同情，但不采取实际行动。也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朝鲜这个小国同强大的美国打一场仗。所有的国家都为本国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忙得不可开交。过去，社会主义各国起码有保卫社会主义的义务和本分，但现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崩溃了。坚决要捍卫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朝鲜，被强大西方国家所包围，处于孤立无援状态。

小小的国家朝鲜，要对付美国、南朝鲜、日本这三国强大的军事联盟，就必须熟悉南朝鲜、日本的“宗主国”美国的外交策略与手法。美国的外交，普遍称“炮舰外交”，但这不过是美国外交的一面而已。美国对敌国的外交，包括三种要素，统称“实力政策”。其三种要素如下。

第一，舌锋外交：先申明美国的分析、观测、立场和主张，并要求对方接受它，在国际外交场合上暗示不排除经济

制裁和军事攻击、并施加威胁。所谓舌锋外交，通俗地说就是靠言力的外交。

第二，经济制裁外交：调动美国强大经济实力和他们所掌握的国际“经济秩序”，向敌国实施经济封锁。

第三，炮舰外交：显示武力，影射军事进攻，提出最后通牒，以逼迫对方妥协与屈从。

美国善于配合这三种要素，使敌国陷入窘境。它分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推行舌锋外交：美国善于推行舌锋外交，充分发挥了超级大国的力量。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屈服于这种外交。

第二阶段配合舌锋外交与经济制裁外交：在进行舌锋外交的同时施加经济制裁。最近 5 年来，美国对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 60 多次经济制裁。

第三阶段配合舌锋外交、经济制裁外交和炮舰外交：实际派遣美军兵力，甚至暗示不排除核打击。出动美第 7 舰队、海军陆战队等，来施加军事压力。

第四阶段为舌锋外交、经济制裁外交与炮舰外交的变形配合：如果到了第三阶段对方仍不屈服，就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即发动战争；战争结束后继续进行威慑，施加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如同目前对伊拉克实施的政策和狂轰滥炸。如果这样仍不屈服，就无视和孤立对方。对朝政策是：长期采用无视、威慑、经济制裁和包围等一切手法。

第五阶段为和解与建立邦交：如果是舌锋外交、经济制

裁外交、炮舰外交和战争都行不通的对象，就改变政策，转为对话外交。其代表例子就是越南，现在同朝鲜的关系就处于这个阶段。1999 年 1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缓和对古巴的经济制裁，扩大两国民间交流的方针，看来，对古巴的政策也进入了这个阶段。

长期以来，朝鲜希望同停战协定的缔约国美国缔结和平协定，为此建议进行对话。朝鲜还建议举行包括南朝鲜在内的三者会谈。但是，美国却一直拒不接受这一建议。这就是使朝鲜近 50 年来处于“战争状态”和南北分裂状态的主要原因。

从 1988 年起，布什政权改变对朝政策，在北京开始了参赞一级接触。冷战结束后，朝美关系的改善得到促进。后来，由于在 1992 年左右出现核疑惑，朝美之间的紧张局势逐步升级地加剧了。但这向朝鲜提供了改善朝美关系的绝好机会。

朝鲜同美国开始进行外交战。为了对付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在这一外交战中取胜，朝鲜发挥了一切智慧和力量，时而开展“强硬外交”，说“要以全面战争回答全面战争，以对话回答对话”；时而开展“威慑外交”，说“一定要报复”；时而开展“笑容外交”，和颜悦色地同对方握手；时而开展“游击外交”，动员各种手段，扰乱对方，或者利用对方的疑惑心理和军事上的弱点；时而奉行“决战外交”，运用绝招，震惊世界，诸如：发表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宣言，发表退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宣言，发射人造卫星，等

等。上述外交名称，都是由西方报刊述评朝鲜外交时命名的。如果不灵活地进行情报战、心理战和神经战，就在尖锐的国际外交活动中会遭到失败。因此，可以说运用这种外交手法在同敌国的外交上是极为常识性的问题。

然而，朝鲜外交的特点在于，灵活地进行“舌锋外交”。对敌国发表的声明，语气是强硬的，但只要仔细读起来，就能发现里面包涵着前提条件。向对方提供解决这个前提条件的渠道。要战胜敌人，就必须熟悉敌人。朝鲜利用美国的外交策略，迫使美国陷入窘境。这就是当今朝鲜的外交策略。

强有力的外交王牌的出现

光靠舌锋外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它需要强有力的后盾，那就是军事力量即国防力量。围绕着朝鲜半岛进行的国际外交，就是“军事外交”。

朝鲜花相当长的时间修建了地下工厂和地下基地，将全国建设成铜墙铁壁般的要塞，同有硬针的刺猬和有硬甲的乌龟一样。尽管美国强大，但不能轻易侵犯朝鲜。任何威慑都吓不倒她，她准备“以战争回答战争”，使美国最伤脑筋。

在 50 年代朝鲜战争中未能取胜（在这种意义上说遭到了失败）的美国，当 1968 年“普韦布洛”号被朝鲜捕获，1969 年“EC121”飞机被朝鲜击落时，恼羞成怒，向南朝鲜派遣航空母舰机动部队和能运载氢弹的“B52”战略轰炸机以及战斗轰炸机编队，采取了进攻姿态。但每次都由

美国谢罪道歉，才好容易扭转了局面。通过这些教训，美国明白朝鲜是说到做到，能同美国较量的不可藐视的对象。对美国来说，只好奉行无视朝鲜的第四阶段外交或进行对话的第五阶段外交。朝鲜发表声明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迫使美国转为第五阶段。这是因为一旦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失去防止朝鲜开发并部署核武器的手段。通过朝美框架协议书，美国才好不容易制止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功”。

有的人说美国向朝鲜缴了“白糖”和“酬金”，但美国并没有唯唯诺诺地听从朝鲜的话。当时，美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对话与和解，别无他法。

朝鲜人造卫星的发射，对美国的震慑要比朝鲜发表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声明更大。原因何在？这是因为本来不好发动的战争，现在更不好发动了。如果在朝鲜半岛重又爆发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就必将变成核战争。军事评论家们往往从这种角度出发，把朝鲜同美国、南朝鲜、日本的军事力量作对比。然而，这种军事力量对比或模拟试验，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朝鲜人民军缺燃料，也缺粮食，武器多半都是旧式，而且没有多少储备。有的人据此过低估价朝鲜军事力量，但朝鲜半岛的战争不是普通战争，而将是核战争，因此，我认为这种分析也是毫无意义的。无论过高估价还是过低估价，都会导致对朝鲜半岛军事局势的错误分析。

“‘核抑制力’、‘战争抑制力’是一种幻想”，这种批判正确地指出了核武器开发并部署竞赛、扩充军备的危险

性和愚蠢性。军事平衡一旦完全破坏，弱小国家就遭到强大国家的攻击，不得不屈服。对处于尖锐的军事对峙状态和生死存亡关头的国家来说，这种主张是毫无说服力的，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要根据这种本质问题，慎重解释 9 月 4 日朝鲜外务省向美国和日本提出的警告：

“……我国拥有卫星，这是作为独立自主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力量是否被用于军事目的，这完全取决于敌对势力的态度如何。美国要慎重考虑，对我国施加军事压力和先发制人的攻击，将招致什么样的后果，日本应当考虑到，制定法律，为参与朝美战争铺平道路的勾当意味着对我国的宣战，是一种极为危险的行为。”

朝鲜不试验和部署弹道导弹，不开发军事卫星，只是继续发射被世界各国所公认的用于和平目的的人造卫星，也能给美国以“震慑”使之产生“先攻击，就会受到报复的恐惧”。“震慑远远超过弹道导弹”，就是指这种情况而言的。从此，朝鲜掌握了针对美国的人造卫星王牌——新的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外交王牌。

12 月 2 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代言人声称：“选择‘外科手术式’打击或‘先发制人打击’的权利不只属于美国，其打击方式，也不是美国的垄断品。要放明白：我国人民军队的打击没有界限，在这个星球上没有能躲避它的地方。”代言人还警告说，南朝鲜和日本也属于“打击目标”。朝鲜使用这种颇有威慑力度的言词还是头一次，

很明显，朝鲜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有人造卫星王牌即洲际导弹王牌。

（四） 日本过度反应所招致的后果

“导弹骚动”带来的损失

日本的“导弹”骚动，在朝鲜申明朝鲜发射的不是导弹，而是人造卫星之后，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扩大起来。日本纷纷谈论过去受不到国民舆论支持的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发射情报卫星，促进有关日美防御合作指针法案制定等问题，现在开始进入实践阶段。对此，日本国民舆论好像表示支持。杂志《世界》1998 年第 12 期刊载的《编辑后记》反映了其有代表性看法。《编辑后记》写道：

“应当批判的是：尽管是人造卫星，但没有事先通知一声就‘发射导弹’，这使反对克林顿政府对北朝鲜政策的共和党鹰派气焰嚣张，还给日本政府提供了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借口。”然而，是否容许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是由日本国民去做的事情。这个借口并不是朝鲜提供的。实际上，美日当局以朝鲜发射人造卫星为借口，从军事上加以利用。如果说卫星发射加剧军事紧张局势，那么，为设航天中间站而发射的卫星，也会成为军事威胁了。

也许是这个原因吧，虽然频繁发生针对支持朝鲜的旅日

朝鲜人总联合会和旅日朝侨的凶残的迫害事件，但是，还没有像在 1989 年和 1994 年先后出现“赌博疑惑”和“核疑惑”时发生的“裙袄事件”那样，引起广大国民的谴责。

从新闻媒体有关 “粮食危机”、“停止旅朝日本妇女访问故乡”等问题的报道来看，日本人积蓄已久的反朝情绪，达到了极点，通过这次“导弹骚动”陷于最坏的状态，这并不是言过其实。

对此日本国民应当慎重考虑的是：如果以反朝感情促成有关“战时”法案，或者放任对旅日朝侨的迫害，致使日朝对立加剧，这对日本也没有好处，将会使日本陷入危险境地。这是冷酷的现实。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现在朝鲜只是同美国进行外交战。从外交角度来看，可以说人造卫星也是针对着美国发射的。现在朝鲜不答理日本，卫星也不是针对着日本发射的。1993 年进行的导弹发射试验也是如此。

“北朝鲜不怎么答理日本。我想，说无视日本更恰当。当然，我也认为北朝鲜这次发射的是人造卫星，不过，这次发射的导弹不是针对着日本的……这也许是不把像日本这类国家放在眼里的意思。起码也不是对日本的暗示。”（亚洲经济研究所小牧辉夫，《世界》1998 年第 11 期）有些人认为这使日本受到“战后最大的震惊”，与其说“使日本感到不安，倒不如说构成直接的威胁”（外务大臣高村）。这说明，日本第一次切身体验朝鲜的“威胁”，觉得大祸临门，这是事实。现在已经判明朝鲜发射的不是导弹而是人造卫星了，但这种畏惧心理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重。

因此，9 月 15 日，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说，“第一，只要日本继续乞灵于反朝勾当，就决不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第二，如果日本继续回避对过去罪行的谢罪与赔偿，其一切后果就完全由日方负责。第三，对日本的反朝阴谋活动，将以全面的、强有力的自卫措施予以坚决的打击。”

在 9 月份，平壤根本没有发出“反美”呼声，而“反日”呼声却高涨。朝日间的敌视感情在逐步升级，这对日本是极为不利的。这是因为国际社会已公认朝鲜发射的飞行器是人造卫星，也已判明它不是为了威胁日本。所以，日本没有什么理由指责朝鲜。日本的指责，反而使朝鲜抓住把柄进行指责。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导弹震慑”，而在于日本将推进的军事大国化和反朝情绪深化所导致的极大外交损失。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与日本利益相抵触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构思，是从 1993 年起由美国推进的计划，尚处于构思阶段，还有很多疑难问题。其理由有如下四点。

第一， 规划前景不明确，效果没有把握。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指这种规划：运用侦察卫星、预警机或地上雷达网探索、识别和追踪，并用部署在地上或护卫舰的导弹截击超高空飞来的战区弹道导弹（射程 3000 公里以下）。这种规划，用现今的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

“比如，将从离 150 公里远处以每秒 4 公里的速度飞

来的直径 1 米左右的弹道导弹，用比它更快的反弹道导弹击毁。军用步枪有效射程为 500 米，每秒初速为 1.8 公里左右，因此，用反弹道导弹截击弹道导弹要比用步枪子弹截击步枪子弹技术难度更大。”（《产经新闻》1998 年 10 月 24 日）

对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问题，美国也是没有把握的。实际上，美国每年竟花费 36 亿美元一连五次进行战区超高度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开发试验，但都遭到失败，第六次试验还没有确定。美国军报《防卫消息》1998 年 12 月 14 日说，美国国防部因技术难度太大打算抛弃战区超高度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开发计划。如果停止开发称之为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支柱的战区超高度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就很可能虚有其名了。

第二， 开发所需时间太长。

据说，即使开发进展较为顺利，要进行实战部署，起码也需要 20 年时间。现在，日本认为，对日本的最大威胁是朝鲜，但过了 20 年以后，朝鲜不一定是日本的敌国。还认为，截至 1998 年拥有弹道导弹的国家达 36 个，20 年后肯定有增无减，还会出现新的敌国，因此，开发这种防御系统，不会徒劳无益的。但是，世界在朝着缓和紧张局势和裁减军备、销毁核武器和导弹的方向走，因此现今谁都很难断言，20 年以后也一定需要这种防御系统。相反，因不需要而中途停止开发的可能性更大。

第三， 需要庞大的资金。

据初步计算，需要 1~2 兆圆以上资金。但 10 年、20

年后，物价和工资会上涨，所以，其开发费用会增长到不可想象的程度。1998 年自卫队一年装备费用为 9400 亿圆。如果每年不拨出其 10%以上，就绝对不可能如期部署。而有些人认为现在的自卫队装备费用也不充足。自卫队有关人员说：“自卫队的装备是纸老虎。装备缺陷多，又不齐全，毫无用处。如果把装备费用调拨给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其他部队就会削弱。所以，几乎不可能实现。”增加防御费也有限度。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反而会招致使日本整个军事力量衰退的结果。

第四， 不可能全部截击飞来的弹道导弹。

有的军事专家说这是以维护日本的和平为代价的，所以还算便宜，但是，据常识上的分析，不可能全部击毁同时飞来的几十几百个弹道导弹。如果一枚核导弹击中目标，或者一枚普通导弹击中原子能发电站，就会惨遭浩劫。考虑到这一点，如果精密度达不到百发百中，那么，投入莫大的资金开发的意义也不大。再说，在海湾战争时，“起了极大作用”的“爱国者”反弹道导弹，实际上几乎都没能击中目标，这已经不是秘密。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金正日总书记作为礼品赠送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代助理肯贝尔），“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侦察卫星，是金正日总书记作为礼品馈赠的。”（日本外务省高级干部）。这是《朝日新闻》9 月 28 日刊载的一篇文章的说法。这篇文章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大炮洞改良型火箭发射）是一个绝招。”它对美国也许是礼品，因

为日本提供了些美国难以单独负担的资金，加上美国军事产业联合体能够长期赚钱。

它对日本也成为礼品吗？有些人认为：只要采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就能巩固安全；能拥有抵制力量；能进行技术改革，等等，对日本的好处多。但是，很遗憾，不可能做到。即使部署了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但准备用弹道导弹攻击日本的国家——敌对国家也不会抛弃自己的计划，反而努力提高避开反弹道导弹的性能。1999 年 1 月 12 日，中国裁军局局长沙祖康在华盛顿所作的演讲中强调指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构思，不仅对亚洲，而且对全世界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它会致使其他国家着手开发更高水平的导弹。所以，对谁都不利。”正如他所说的，日本将会陷入导弹开发竞赛的泥坑。

据富士电视台 9 月 10 日舆论调查，对“日本要不要采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侦察卫星等，来推进独立的防御计划”这一质问，有 64.4%的人回答说“应当采用”。难道这是了解这种实情的人作的回答吗？日本多数国民不顾浪费巨额资金赞同采用，第三者是不必说三道四的。然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对日本是吃大亏的选择。“作为日美关系所需的费用，如交际费”（防卫厅干部）是浪费太大了。

情报卫星是无用之物

1998 年 11 月 6 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发射情报卫星。如果要以国产卫星为主分别发射两颗解像度 1 米左右

的光学卫星和载雷达卫星，就需要 1900~3000 亿圆。这种卫星一颗价值 200 多亿圆，运行高度较低，所以，其运行时间最长才为 5 年，需要每 5 年一次发射新的卫星。要着力开发、部署此类卫星，就需要投入莫大的资金。

要开发和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用预警卫星，就需要比它更高更多的技术和资金。因此，俄罗斯和中国，是基本上不发射侦察卫星的。

现有的情报卫星，只有美国和西德的“埃里奥斯”，解像度为 1 米左右。

再说，日本要达到美国军事卫星的水平，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解释能力也差。宇宙开发事业团计划在 2003 年发射的地面观测技术卫星的解像度为 2.5 米，相当于约 30 年前美国侦察卫星的水平。据说，美国军事卫星的解像度为 15 厘米以上。因此，日本至今依靠美国情报的体制，一定时间内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

搜集军备、武器开发、灾害、农业、环境等情报的侦察卫星（周回卫星）与迅速探查弹道导弹发射的预警卫星（静止卫星），是类型完全不同的卫星。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需要有预警卫星。

即使有侦察卫星，也不能对付日本所说的“北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

有的人表示忧虑：过去，日本要独立开发支援战斗机（FS——X）时，因美国的强硬压力不得不共同开发，这次

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呢？

因为美国知道这是能赚大笔钱的项目，所以不会对此袖手旁观的。

日本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接收美国产品，或者共同开发，美国就会随意控制情报提供。但因此而朝着提倡国产的方向走，美国就会坚决反对。

“在卫星问题上，最棘手的问题是：说服美国。”（《产经新闻》1998 年 11 月 7 日社论）

政府关于采用情报卫星的方针和国内最大卫星制造企业三菱电机会社拟定的计划是一致的。采用国产品，就使日本军需企业赚钱；采用美国产品，就使美国军需产业联合体赚钱。“导弹冲击”，使日本走向扩充军备的道路，对此感到最高兴的也正是军需产业。

1999 年 1 月 2 日，克林顿向国会提出方案，建议增加国防费 120 亿美元，在 6 年期间共增加 1000 亿美元（约 12 兆圆）的国防费。

这是冷战时期 20 世纪 80 年代中半期以来，幅度最大的增加。当然，其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情况有了好转，但主要的还是借口对付伊拉克、朝鲜等国家的“军事威胁”。

由于裁军和缩减军费开支政策，美日军需产业联合体趋于衰退，对他们来说，伊拉克的拒绝接受检查和朝鲜的“导弹”，简直是为他们造福的财神。

然而，军事卫星的发射，违背 1969 年国会关于宇宙开发与利用只限于和平目的的建议（宇宙开发事业团法）。

建议中确认，所谓“和平目的”，是指“非侵略性”的和“非军事性”的东西。

这次以“导弹冲击”为借口，在“搜集多目的情报”的美名下突破了障碍。因此，受到非难，也是理所当然的。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以美国的预警卫星为前提的构想，因此，其技术完全是依靠美国的。有些人认为，侦察卫星毫无意义，派不了用场。直到现在，朝鲜经常受到世界上精密度最高的美国军事卫星的侦察与监视，因此，对朝鲜来说，日本拥有侦察卫星是无所谓的。在对付弹道导弹方面，日本拥有侦察卫星只不过是自慰和自满自足罢了。

靠自卫队不可能攻击导弹基地

1998年9月8日举行的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议上不少人认为，“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给以先发制人的打击”。外交评论家冈崎久彦称：“破坏导弹发射基地要比实现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快得多。反击是属于各自自卫权。”前陆上自卫队中部方面总监松岛悠佐称：“其他国家在瞧不起日本。人家做好了以日本为打击目标发射导弹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有按国际法范围内选择先发制人攻击的权利。”

这种主张基于 1956 年在国会上提出的政府的统一看法：“不能认为坐以待毙是宪法的宗旨。在没有其他手段的情况下，打击导弹等基地，按法律上讲，是属于自卫的范畴。”

且不说这种看法是否违反宪法，先谈谈“如果受到攻击，就要进行报复打击”这一主张，即日本自卫队对朝鲜导弹基地的先发制人的攻击，是可能吗？《军事研究》1998 年第 11 期指出这是不可能。其论据如下：

第一，自卫队没有预先侦察的手段；第二，没有能破坏敌雷达装置的空对地导弹；第三，没有激光导弹，因此无法准确地打击目标；第四，没有运载机、歼击机，因此无法进行大编队轰炸和超高度的准确轰炸；第五，因为北朝鲜的反击力强，所以不能实施舰载“战斧式”巡航导弹攻击。

本来，考察日本的攻击能力是不必要的。因为朝鲜并没有对日本进行导弹攻击，因此，日本没有理由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这又违背宪法，宪法规定日本的防务只限于防御。

国际社会也不会容许和支持这种行为。如果日本攻击朝鲜，它就会变成同朝鲜的全面战争，那么，日本有打这场战争的坚强意志和思想准备吗？

前空自航空总队司令部幕僚、记者潮匡人先生甚至进行了令人震惊的模拟试验。他在《SAPIO》（1998 年 11 月 11 日）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假如，遭到朝鲜的弹道导弹攻击之后，进行反击，那么，第一，自卫队主力战斗机缺乏导弹基地攻击能力，因此不能用；第二，用现有导弹实施攻击是不可能的；第三，剩下的只有“特攻队”。

据此，他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要维持并加强日美联盟，早日促成有关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法案，同时有必要修改有关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其他军事评论家的分析和主

张，也基本上与之相同。

但是，要办完修改宪法、扩大集体自卫权范畴、放弃限于防御的大前提的手续，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繁多工作。对此，周边国家的反对与警惕，也会大大超过他们的想象，还有可能日本在国际上被孤立。

把自卫队的装备改造成进攻性的装备，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巨额资金。

有些政治家和政治军事评论家主张“如果受到攻击，就要进行报复”，但日本不能这样做。这就是日本的现实。

同时，问题是即使突破这些难关，做好了准备，新自卫队（到那时也许会改成日本军）也不能击毁朝鲜的导弹基地。因为他们既不能发现也不能破坏地下的导弹。

无数的弹道导弹会迅雷不及掩耳地飞到日本各地。难道不顾这种可能性，朝着同朝鲜进行全面战争的方向走，是日本最好的选择吗？

有些人会认为，掌握集体自卫权和先发制人的能力，等于掌握遏制能力。

然而，朝鲜早已申明，如果受到攻击，就一定要予以报复打击，因此，它必定会成为全面战争。

日本和朝鲜不像美国和伊拉克那样离得很远，而是邻国。加上，朝鲜已经拥有能够打击整个日本领土的弹道导弹。

谁都能容易地想象到，一旦战争爆发，日本也不会太平无事了。

“以全面战争回答全面战争”乃是真正的遏制力。如果

国家领导者没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全体国民没有共识，那么，先发制人的攻击，对敌国发挥不了应有的效果。

有关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法的危险性

“和平国家日本”，为何抛出这种军事化路线？

原因很简单：朝鲜同美国、南朝鲜处于敌对关系；日本同美国建立了军事联盟；日本不愿意同朝鲜建立友好关系；这次“导弹冲击”使日本认为朝鲜不是“潜在的威胁”，而是实际“威胁”，并采取了应付措施。

日本感到“威胁”的根源，归根结底是日美安保条约。

因此，朝美一旦媾和，或者日本一旦单独同朝鲜媾和，朝鲜对日本的“军事威胁”就会自然而然被消除。

但是，日本却进一步加强了日美联盟。其具体措施是：制定了规定朝鲜半岛“有事时”日本自动参战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 1997 年 9 月达成协议）及其实践性决定即有关战时法案。

每当有机会美国就要求日本尽早加以推进；为此小渊政府实现自民党和自由党联立，准备趁“导弹冲击”之机，在 1999 年 1 月 19 日召开的定期国会上立即通过。

实际上，日本一直坚持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方针，有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后，就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方针。为了有效地实行它，就要废除日本宪法规定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到那时候，朝鲜可怕的实际军事威胁——军事大国日本，出现在朝鲜半岛冷战（随时都有可能变成热战）最前线。

归根结底，一旦在朝鲜发生“战争”，不论谁先发动攻击，日本就自动成为交战一方，遭受朝鲜的攻击。

日本当局明明知道这一点，却选择这条路，通过这次“导弹冲击”加快了步伐。令人怀疑的是，日本国民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如何。

对“有事时”问题谈得极其复杂，难以捉摸，使人怀疑：这是不是蓄意掩盖真相的烟幕？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不论同朝鲜打仗还是参加朝美战争，对日本是毫无益处的。

最理想的国家安全，就是同各国和平共处。

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存在北方领土问题，日本和南朝鲜之间存在独岛问题。但在日本和朝鲜之间不存在类似的领土纠纷问题、意识形态对立和深刻的利害关系问题。如果说有，那不过是清算过去的问题，而这不是用战争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过去的加害者同被害者重新打仗，这对日本是不利的。

如果进行战争，就只能增大清算过去的问题和对立。

加上，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谈过，毫无意义的、与国家利益相抵触的战争，将给日本带来严重后果；产生无数的战争被害者，整个国土被放射线所污染。既然如此，何必参加同朝鲜的战争呢？

朝鲜发射的“非常物体”是人造卫星，因此，不违背联合国宪章禁止武力威胁的第二条第四款。

以发射这颗卫星为借口促进军事大国化，这本身就不合乎道理。

某些势力为“导弹骚动”成为日本军事大国化的促进剂而得意忘形，暴露了其无谓性和他们的真正意图。“导弹骚动”也许可能暂时促进日本军事大国化，但是，一旦骚动平息下来，国民舆论沉静下来，日本就定会反省：感情对应措施，是使日本陷入危机的愚蠢行为。

（五） 会不会爆发战争？

战争不可能发生的军事理由

公开谈论第二次朝鲜战争，已经很长时间了。

朝鲜问题专家们，多次估计朝鲜战争会在什么时候爆发，但每次都估计错了。

朝鲜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使战争爆发的危险更增大了吗？我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更加减少了，可以断定绝不会发生战争。

首先，从军事方面分析一下这一点。

第一， 朝鲜的国防力量非常强大。

朝鲜的国防，完全是专守防卫。主要以如下四项军事路线形成。

其一，全民武装化：对全民进行军事训练，并武装全民，

为围歼美国、南朝鲜、日本的联合军做好准备。一旦爆发战争，将近 1 000 万名军队立即投入战斗。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以人山人海，消灭侵略军。美国曾通过朝鲜战争体验过其威力的可怕。

其二，全国要塞化：空军基地、炮兵及导弹部队、海军基地、军需工厂都建在地下，每座山顶都部署高射炮。一旦战争爆发，马上进入坚固的地下洞，因此，敌人的核攻击也不怕。有粮食和石油储备，任何持久战都能应付。

据说，要塞化已经完成。

其三，全军干部化：以正规军为骨干，经常培养和训练精锐化的军事干部，一旦战争爆发，就立即以他们为指挥官组建相当于正规军的军队。

其四，全军现代化：以现代武器武装正规军，武器基本上都自行生产。

这样，不靠外国的援助也能进行战争。在越南战争中，西贡失陷的时候，美国和南越的人们看到北越正规军强大而现代化的装备，就魂飞魄散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当然，在最尖端武器和最新武器装备方面，朝鲜要比美国、南朝鲜、日本落后一些，但他们不是用它攻击别国，而是捍卫本国，因此没有问题。

1.3 万门（美军推算）远程炮和多连发火箭炮部署在地下。“全部武装力量的 65%、野战炮和导弹的 80%都集中在离 38 度线 96 公里之内。”（英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军事平衡》1998、1999 年版）“从 80 年代起，韩国已

处于北朝鲜导弹射程之内。韩国开发的导弹射程为 80 公里，而北朝鲜早就开发并部署了射程为 600 公里、能射击南朝鲜整个领土的导弹。”（南朝鲜“统一院”长官康仁德）。如果受到美国、南朝鲜、日本的攻击，这些炮就一齐开火。

不仅如此，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就向美国本土、南朝鲜、日本本土实施报复打击。1998 年 12 月 19 日《劳动新闻》刊载一幅宣传画，内容是：写有“主体朝鲜”字样的 3 枚导弹分别瞄准写有华盛顿、汉城、东京字样的三架飞机，下面有标语——“打击目标是明确的”。这可以说，是对美国、南朝鲜、日本的严正警告。

第二，美国不敢决定同朝鲜作战。60 年代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朝鲜半岛模拟战争脚本“5027 作战计划”，每 10 年进行一次修定。克林顿总统就任初期，指示重新审查这一计划。克林顿审阅 1993 年提出的报告之后，就打消了同朝鲜打仗的主意。

模拟战争结果表明：

（1）这场战争需要出动美军总兵力的一半即 54 万名，至少要打 120 天的激战。

（2）招致数百万市民死亡。

（3）美军死亡人数会达到相当于 3 年朝鲜战争或 10 年越南战争的死亡人数（5.2 万人）。

（4）原子能发电厂被炸，使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国家遭受严重的放射线灾害。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死伤者达 1000 名，这使美国人民在胜利喜悦中未免有几分惊恐，产生厌

战情绪。

我认为，美国是不会进行使相当于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死亡者的人送死的第二次朝鲜战争。

再说，在过去的战争时期，美国垄断核武器，其他盟国就连原子能发电厂都没有。今后的战争打击目标是原子能发电厂，所以，它必然变成核战争。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接着打了好几场战争，但连一次都没有用过核武器。与其说没有使用，倒不如说没能使用。考虑到投下原子弹的惨绝人寰的后果，这是理所当然的。

海湾战争不是核战争，但参加这场战争的大多数美军士兵吐露，他们有慢性疲劳、食欲减退、丧失记忆力等奇特症状。人们称之为“海湾战争症候群”，退役军人组织“全美国海湾战争补偿中心”对此在 1998 年 3 月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很可能因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大量使用的劣化铀弹的放射性沾染所致。劣化铀弹，是在天然铀中取出铀 235 后，再用剩下的铀制造的；在海湾战争中首次使用，用于炸毁伊拉克军坦克与阵地。

据此报告，参战者的 75%即约 40 万人，在战争过程中和战争结束后，在各种环境下被劣化铀的放射线受害。

有些人认为海湾战争症候群是“伊拉克故意破坏毒气弹头所致”，但考虑到在众多参战者身上出现同样症状，应该认为这是劣化铀弹放射线所致。

如上所述，即使不是核战争，现代战争也使参战军人和地区居民遭受严重放射线沾染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一旦发生核战争，就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朝鲜受到攻击，就会立即向美军在南朝鲜、日本的基地和原子能发电厂实施导弹攻击。游击战法的特点是：夺去敌人武器来武装自己；利用敌人武器来打击敌人薄弱环节。

一座原子能发电厂被破坏，就会惨遭等于投下一万枚原子弹的浩劫。原子能发电厂的核反应堆被破坏时可能发生的惨状，正如广濑隆在《东京的原子能发电厂》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是超越人们想象的。如果一枚导弹射中了原子能发电厂，那么，无论日本还是南朝鲜都会变成“火海”，遭到毁灭。美国本土也会受到洲际弹道导弹的报复打击。

美国航空母舰受到导弹攻击，其后果是同样的。

朝鲜不必在弹道导弹上安装核弹头。但是，到头来战争还是必然演变成核战争。

一旦发生战争，驻南朝鲜和日本的美军就被消灭，朝鲜半岛和日本就被毁灭，甚至美国本土也遭到沉重打击。美国要同朝鲜进行战争，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美国不能发动战争，也没有这种权限。

第三，美国不能将同朝鲜的战争打到底。

美国在朝鲜和越南都尝到惨败的苦头。他们宣扬在海湾战争中赢得了光辉胜利，但没能实现打倒或排除侯赛因这一首要目的，因此，不能称之为胜利了的战争。

针对伊拉克毁灭性武器检查，美国强化军事威胁，12 月

同英国联合进行导弹攻击。

仅在 4 天时间内，就共发射 415 枚巡航导弹。考虑到持续一个半月的海湾战争时发射的“战斧”导弹共有 290 枚左右，这次导弹攻击的猛烈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据美国国防部的“战果评价”，其战果是微不足道的；在 100 多个攻击目标中，“全灭”和“受严重打击”的只占 30%左右，“使伊拉克的导弹开发耽误一年”（美国国防部长科恩）。

侯赛因政权仍健在。

不仅如此，其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指责对伊拉克的攻击，也没能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协作，尤其俄罗斯采取强硬措施，召回本国驻美英两国大使。

“对伊拉克的惩罚结果是模糊的……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它独一无二的盟国（英国）按照自己的逻辑使用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反感与愤怒。这是事实。”（《朝日新闻》1998 年 12 月 21 日）

继续实施核查是有困难的。克林顿总统也称：“如果继续进行空中轰炸，今后就不能进行联合国核查了。”轰炸结束后，伊拉克副总统拉马丹称：“间谍集团联合国武器核查团（UNSCOM）是一个往事。”并表态说，今后拒绝核查。

今后，阿拉伯国家有可能同情伊拉克，反对美国。

实际上，在埃及、叙利亚、也门、约旦、苏丹、利比亚等国家，有成千上万群众连日举行反美、反英示威游行。西方观察家们估计，施加制裁与攻击的美国将比受到攻击的伊

拉克陷于更严重的窘境。“如果继续进行这种行为，英国的民航飞机受到恐怖分子打击的危险性就会更加增大，阿拉伯世界的反感就会愈加俱增，联合国的正统性就会削弱，使其在欧洲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英国报纸《卫报》）这不仅对英国，对美国也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日本政府立即支持对伊拉克的空袭，出于一种期望，那就是对伊拉克的军事制裁会对朝鲜起到牵制作用。然而，朝鲜和伊拉克不一样。

朝鲜半岛的政治军事条件与中东地区不同。伊拉克是几乎在不设防的情况下受到美英的攻击的，因此，它力图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而且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伊拉克的策略是：先受些损失，最后打败对方。

但是，朝鲜却与之截然不同。朝鲜说，如果受到攻击，就要进行报复打击，而且也显示了这种能力。

朝鲜不是那种遭到美国巡航导弹攻击，就束手无策的国家。一旦爆发战争，南朝鲜和日本就会遭受严重损失，因此，不希望实施有可能导致战争的惩罚打击。因此，美国无法对朝鲜实施导弹攻击。

1998 年 12 月 18 日，朝鲜外务省说：“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是用任何理由都不能合法化的，无论是在什么名目下进行，用强权蹂躏和侵犯一国主权的行径都是不可容许的。”这是对美国的严正警告。

朝鲜的策略是牵制美国，使之无法使用一切武力。

朝鲜认为，在自己不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取胜的方法，就是显示实施强有力的报复打击的军事力量和坚决的抵抗

意识。总之，美英对伊拉克的空袭，使朝鲜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没能起到日本政府所希望的那种牵制作用。

从经济方面来看，也是困难的。海湾战争时期，如果没有日本提供的 90 亿美元和中东国家支付的战争费用，美国是无法进行这场战争的。

据美国一位军事专家计算，对伊拉克的空袭（1998 年 12 月）耗费 5 亿美元。美国国防部新闻报道官贝肯承认，1999 年 1 月 5 日，美军飞机和伊拉克军飞机在“空中禁飞区”周边空战时，美军飞机发射了 6 枚最新空对空导弹，但连一枚都没有射中目标。这种导弹的单价为 30 万美元（合日币 3300 多万元）。这种武器价钱昂贵，如果战争持久，就会耗费大量的资金。美国经济也像日本泡沫经济一样出现了不景气征兆。

美国又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光为美国军需工业垄断集团的兴旺而进行战争，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再说，现代战争不给战胜国带来单方面的利益。

海湾战争又称“石油战争”，海湾战争的“胜利”究竟给美国带来了多大的利益？战后，在人道主义名目下允许伊拉克出口石油，但实际上大部分都由美国进口，因为伊拉克的石油价钱便宜。伊拉克的石油占美国石油进口量的 8%，这对美国石油企业来说并不是小数目。

美国自作自受，因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反而陷于窘境。

克林顿总统把伊拉克和朝鲜看做最大威胁，要同时对付这两国。但美国未能推翻侯赛因，却因制造伊拉克危机而陷入窘境，因此，美国没有能力同时应付“对美国安全成为最大威胁的北朝鲜”。（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基尔曼）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称：“我们的实力，只有靠外交上的努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发挥出来。”然而，现实是：尽管施行炮舰外交，却在世界到处受到反击和愚弄；军事行动和威慑都行不通。

第四，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同朝鲜打仗。

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青年没有必要为他国而死”。现在美国军民以世界“保安官”、“宪兵”自居的思想淡薄了。

过去倒有过要同“恶魔的大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而战的道义和本分。但是，到了社会主义势力范围不存在的今天，一个远东小国坚持社会主义，这对美国国民是无所谓的。

“越强化军事制裁的威慑，美军士兵牺牲的危险就越增大，舆论的谴责就越强烈。为什么参与冷战后的纷争呢？其意义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对人命和世界舆论这个成本神经过敏，用威胁的方法就无法达到目的，反而被对方所利用”（亨利斯塔普逊中心主任布莱克曼）。如前所述，美国国内舆论普遍称，美国的单极支配构思已经超越自相矛盾阶段，实际上进入了破产阶段。

由此可见，第二次朝鲜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朝鲜也好，美国也好，都不能发动战争。

如果进行战争，美国、南朝鲜和日本尽管不被打败，但不能取胜。

这是因为核战争将是一场浩劫，一无所得，只剩下无数的牺牲者和一片被放射线污染的废墟。

战争不可能发生的政治理由

从围绕着朝鲜半岛的政治及外交状况来看，也可以断定战争不可能发生。其论据如下：

第一，根据 1994 年所达成的历史性协议，朝美关系由敌对关系转入恪守信义的关系，不是战争，而是朝着通过对话建立邦交的方向发展。

在这次协议中，美国第一次向朝鲜做了“正式保证，对朝鲜不使用核武器，也不用核武器进行威胁”，并且双方确认了“双方为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平与安全而作出共同的努力”。

只要朝美框架协议书继续生效，双方想挑起战争也无法挑起。

第二，朝美之间有多条对话渠道，还有保证朝鲜半岛安全的各种复合安保框架。

不少战争都是因不了解对方而挑起的。

尽管是敌对关系，如果不断进行对话，就几乎在所有情

况下都能避免战争。

朝美达成框架协议之后，朝鲜半岛有了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轻水核反应堆建设、导弹协商、将领一级会谈、美军遗骸共同发掘和四方会谈等安保框架，并在执行其职能。

这些框架都成了朝鲜的外交王牌。

朝鲜渴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所以他们不会把这些手段用来发动战争。同时，朝鲜还拥有人造卫星这一外交王牌，所以，美国必须对此采取应付措施。

第三，朝鲜和南朝鲜之间也在活跃地进行以民间经济交流为中心的谋求共存共荣的活动。

将来会有迂回曲折，但是，基本上朝着共存方向走，这是无庸置疑的。

一旦战争爆发，北方和南方都会变成“火海”，朝鲜民族就会遭到灭亡。

北方和南方人民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南朝鲜会惨遭浩劫，所以希望避免战争。盟国不愿意打仗，因此美国不会无视盟国的意愿在朝鲜挑起战争。

第四，朝鲜和美国都是朝鲜半岛问题的当事者，双方都负有终止朝鲜半岛冷战结构的使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潮流。

朝鲜停战协定规定把停战协定换成和平协定。美国一直把它置之度外，但在冷战结束了的今天再不能回避改变对朝政策的义务和责任了。这样，达成了朝美框架协议，并且在美国与南朝鲜的建议下举行了四方会谈。在第三轮基本会谈

中就设置小组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朝方建议把从南朝鲜撤出美军的问题作为议题，美国和南朝鲜做出让步称“同意讨论在朝鲜半岛上重新部署军队的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主要的是朝美之间的军事问题。因此，使驻南朝鲜美军的无力化与中立化是焦点。美国不得不朝这一方向走，虽然缓慢。

据悉，朝鲜建议要从 10 月起在板门店设置以朝鲜人民军、美军和南朝鲜军三军将领一级人员组成的“军事联合委员会”。它是把从 1998 年 6 月开始的朝鲜人民军和联合国军将领一级会谈提升的。朝鲜提出的目标是：把停战协定换成和平协定，建立新的和平保障体系，以使驻南朝鲜美军无力化和中立化。我认为，朝鲜半岛的安保问题必然按照这个方向取得进展。

朝鲜迫使美国改变亚洲战略

冷战结束后，美国提出了裁减驻亚美军兵员的方针（1990 年和 1992 年的国防报告）。但碰到盟国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把它改变成以“纳衣方案”为基础的世界战略，国防部前助理部长乔塞普・纳衣建议要强化联盟关系，掌握“核保护伞”和“情报保护伞”，以使美国继续尽到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责任。把这一方案加以具体化的，就是 1995 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美国在东亚及太平洋安全保障战略”（东亚战略报告）。

“95 东亚战略报告”的要点是：第一，向盟国继续提

供“核保护伞”，以起“领导作用”，让盟国负担军费；第二，在南朝鲜和日本留驻 10 万名美军。国防部副部长斯洛康也在国会上说，“冷战后美国亚洲战略是：加强联盟关系；维持军事部署；促进同中国的稳定、永久的关系”。

根据这一战略，南朝鲜和日本的美军维持费即所谓“大方预算”不断增加。南朝鲜负担维持 3.6 万名兵员所需的 3.99 亿美元。这对面临国际货币基金危机的南朝鲜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日本“向平时需要照顾的国家提供的支援资金平均每年为 50 亿美元，是世界各盟国当中最慷慨的国家”（98 东亚战略报告）。日本受到美国如此高度的评价和感谢，可谓是“全优生”。

然而，南朝鲜和日本虽然作为盟国支付美军维持费，但他们比谁都清楚，与冷战结束和朝美框架协议书等缓和紧张局势的趋势背道而驰的这一“战略”跟它被破产的“两大正面战略”（即同时对付朝鲜半岛与中东军事危机的战略）一样前途渺茫。

这次日本切身体验到，美国不可靠，它掌握了与日本的“存亡攸关的情报”，也不提供。美国许诺向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但是，即使日本面临决定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也不会为日本使用核遏制力量。对南朝鲜也是一样的，美国甚至在与本国利害攸关的战争中也没能使用核武器。因此，为盟国使用核武器是不可设想的。不能使用的核武器，岂能发挥遏制力。南朝鲜到了今天才认识到了这一点。

11 月美国发表了新的《东亚战略报告》，以图强化不

怎么顺利的美、日、南朝鲜联盟关系，抚慰南朝鲜和日本。报告提出进一步加强同南朝鲜和日本的联盟关系的方针，并承诺在亚洲坚持“10 万名美军体制”。报告指出，“美日联盟是亚洲战略的基本环节”，以敦促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建立；同时，称“今年 8 月的‘导弹发射’证明北朝鲜成为地区安保的威胁”，以对日本的“愤怒”表示了“理解”。报告还称，“如果北朝鲜不听从，美国就要动员其他外交及安保手段来确保安全”，表示不排除用军事行动对付朝鲜，以抚慰南朝鲜。

就人造卫星问题、“地下核设施疑惑问题”等问题，美国坚持不排除加剧紧张局势的立场，而南朝鲜却不希望这样做（有时两者坚持相反的立场），日本则被排挤。他们在对朝政策上的同床异梦，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和南朝鲜、美国和日本、南朝鲜和日本之间，经常举行首脑会谈，一再确认联盟关系，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互相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美国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但韩国却决不答应……美国与南朝鲜不协和的主要原因是：韩国坚持‘只有南朝鲜才能了解北朝鲜的意图’这种顽固的态度，美国则坚持‘只有美国才能通过艰辛的交涉探知北朝鲜情报，采取对应措施’这种傲慢的态度。”（《每日新闻》11 月 24 日社论）这表现了美国、日本、南朝鲜之间不可弥补的隔阂和连根动摇的联盟关系。

朝鲜的对美战略是：不诉诸武力，赢得胜利。使用武器的挑战，会招致朝鲜半岛的毁灭。因此，朝鲜的战略是：无

论如何要把武器和军事力量变成政治及外交王牌，迫使美国走向和平道路。这个战略大显神通，使美国像陷进蚂蚁神洞或被蛛网缠住的大象一样不能动弹。当然，蚂蚁神和蜘蛛不能吃掉大象，但它们能驱使大象朝着它们所希望的方向走。

“直到现在，世界认为导弹是军事武器，但它们却把导弹看作政治武器……如果说拥有‘威胁用武器’，那么，这本身就具有意义。”（江畑谦介）

实际上，朝鲜没有必要拥有“威胁用武器”，只是显示一下开发这种武器的能力就行了。

金日成主席指出，“我们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开发核武器，在保证公开性的条件下是愿意接受核检查的”。尽管这样，但美国却抛出“核疑惑”，大肆制造舆论。朝鲜知道，如果发射人造卫星，美国就会说朝鲜拥有洲际弹道导弹或军事卫星，反过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宣传。美国也识破了朝鲜的这一招，但只能走朝鲜所希望的和平道路。这就是没有枪声的朝美战争的真相。

一个小国要同超级大国平起平坐，就不是用武器即军事力量，而要发挥言力即智力，别无他法。朝鲜和美国，过去和现在都在展开激烈的“言论战争”。在这里“施加威胁是太不礼貌的行径”这种模棱两可的斥责是行不通的。国际外交，是尔虞我诈的欺骗战。美国只承认强者，而对弱者连理都不理。要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就必须具有超越对方的智慧和胆略。与朝鲜单方面受到“核武器开发疑惑”时不同，朝鲜发射人造卫星实际上是等于发射和洲际导弹同等的飞行

器，因此，给美国的冲击是相当大的。

朝鲜一公布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美国就急忙结束 8 月以来拖拖拉拉推迟的朝美高级协商，表示在恢复四方会谈、导弹协商和提供重油，大力推进轻水核反应堆建设、恢复旨在“恐怖国家”名册中删去朝鲜的协商的基础上，把支援朝鲜的粮食由 20 万吨增加到 30 万吨。考虑“恐怖国家”的协商，是缓和经济制裁的准备阶段。这对朝方是值得心满意足的事。美国国务院强调：“朝鲜开发了导弹，因此，冻结核就成为更重要的问题。”可以说，人造卫星的发射使美国有了更大的危机之感，作了更大的让步。

对此，日本觉得有一种被“遗弃”之感，恼羞成怒地说，这使日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还说由共和党左右的美国国会，给朝鲜送了“蜂蜜”。但这不是“蜂蜜”。对克林顿政府来说，只能这样办。对人造卫星发射时期，前面已经叙述过，朝鲜的真正目的是：要给迟迟不履行朝美框架协议的美国以“洲际弹道导弹冲击”，以敦促他们加以履行。

强硬对策与蜘蛛网

围绕着朝鲜人造卫星发射问题，共和党出身的国会议员们都大发雷霆。

共和党议员斯塔波说“对北朝鲜的挑战，支付了新的报酬”。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卡宁肯说：“克林顿政府送给北朝鲜的，不是棍棒而是白糖。”参议员外交委员会小组主

席克莱格说：“同北朝鲜所达成的协议只不过是一张白纸，没有其他意义。”

同时，美国国会迫使克林顿政府接受如下条件：截至1999 年 3 月 1 日，在由总统任命新的特使，重新审查对朝政策，加紧查清“地下核设施”，限制弹道导弹的条件下，分期批准重油提供费用；3 月 1 日以后，在由总统保证促进南北对话、协助核燃料棒查封作业的条件下，批准支付 1500 万美元；剩下的 2000 万美元，则在 6 月 1 日后，在由总统保证开始举行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联合宣言履行问题的协商、就“地下设施”解决办法达成满意的协议、大力促进弹道导弹协商的条件下予以批准。这说明，美国国会设置障碍使政府难以履行朝美框架协议，以最大的阻力迫使政府改变对朝政策。

然而，朝方早就考虑到美国国会的这种反抗，因此，可以说美国被卷入了朝鲜设想的没有枪声的朝美战争。其论据有两个：

第一，朝鲜发射人造卫星和开发弹道导弹并不违背朝美框架协议书。美国国务院新闻秘书鲁宾也称，“开发导弹不直接违背朝美框架协议书”。明明不违背，却以此为借口推迟协议书的履行，就只能给朝方提供再好不过的反击资料。如果美方越拖延履行，或出现不能履行的情况，朝鲜就会向美方要求废除朝美框架协议书。这样，美国就会失去使朝鲜冻结“核武器开发”的手段，陷于困境。

第二，协商代表升级了。前国防部长佩里被任命为对朝

政策协调官，这表明对话渠道增加了，其等级也提高了。这对朝鲜来说，决不是损失。因为起码在对话期间是不会出现军事危机。对此，“有些人认为把由国务院主导的对朝政策换成由白宫主导的政策”（《读卖新闻》1998 年 11 月 14 日），还有一些人说，增强了国会的影响力。但是，美方由谁出任，由谁掌握主导权，这对朝方来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为美国几乎不可能破坏朝美框架协议书这一安保框架。美国只能在这一框架范围内进行协商。政策协调官的任务是：“全面地审查美国的对朝政策及其目的”，然而，他也不可能朝着废除朝美框架协议书的方向考虑问题。

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意见有矛盾，争吵不休，这对朝鲜是更加有利的。像被蜘蛛网缠住的大象越挣扎就越缠紧一样，美国就越来越陷于窘境。如果朝美框架协议书得不到履行而被废除，朝方就会放弃保留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特殊立场，正式退出这一条约。同时，会严正申明：“直到现在，朝鲜没有开发核武器，但从今以后要开发核武器”。这将是朝鲜向美国发出的最后通牒。美国也认为“如果废除核协议，北朝鲜就会朝着开发核武器的方向走。协议书是不让北朝鲜开发核武器的最有效的方法”（卡特曼大使）。美国不认为而且不愿认为朝鲜真的这样行动。

那么，会为此而发生战争吗？可以肯定地说，决不会发生战争。这是因为美国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无论政府还是国会都要去说服朝鲜继续举行对话，不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停止“核开发”。难以估计会不会出现这种局面，但是，

美国国会无论怎样反抗，都不可能破坏改善朝美关系的框架，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

再说，共和党占上风的美国国会之所以反对政府的对朝政策，只是因为没能掌握主导权，除之而外没有其他原因。开始实行对朝妥协政策的，是布什的共和党政权，抛出“核疑惑”的是克林顿的民主党政权。有些朝鲜问题专家称，如果共和党继续掌权，朝美关系就会改善得更快。由于出现了克林顿政权，才走了很远的弯路。

众所周知，美国是两大保守政党执政的国家。两大政党的基本政策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如果说有差别，那就是是否掌握了政权。尽管发生了克林顿总统的“性丑闻”事件，但在 1998 年 11 月举行的中间选举中，民主党的议席数却有了增加。因此，美国国会对朝妥协政策的反抗，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六）拖延战术的失败与第二“核疑惑”

“软着陆政策”注定失败

1994 年达成朝美框架协议前后时期，美国把强硬的对朝政策即无视和敌视的政策，改变成融和政策。这就是所谓“软着陆政策”。

美国改变政策的目的在于事前防止招致毁灭性损失的

与朝鲜的正面冲突，特别是政权的突然崩溃引起的大混乱（一、自暴自弃的军队发动叛乱或者突然性战争的爆发；二、产生大量的难民；三、南朝鲜势必承担的“吞并统一”的过重负担）。

美国认识到拿战争这一最后手段不能征服朝鲜，抛出了怀柔策略。这当然有附加条件。那就是朝鲜采用市场经济体系，建立资本主义体制。换句话说使之实行改革和开放。“软着陆”，这是“爱好和平”的美国喜欢用的话，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今日所谓国际社会，是优先保障西方的逻辑和利益的社会，它认为在东方和西方的冷战中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制是绝对真理。美国的经济学者约翰·克尼斯·加尔·布莱斯说：“不能说社会主义一方遭到失败，也不能说资本主义一方取得了胜利。”今日国际社会无视这种经济学分析，傲慢地认为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

然而，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不以为然。其中，首屈一指的国家就是朝鲜。朝鲜不会接受“软着陆”，不会抛弃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因为朝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切实体现主体思想，坚决维护朝鲜式社会主义。逼使她改变政策，这是大国的粗暴的内政干涉。

不妨设身处地，假使冷战以社会主义胜利结束，朝鲜把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强加于敌对国家——美国和日本；如果不接受“软着陆”，就动员社会主义国家占绝大多数的国际社会，包围、孤立并施加经济封锁；并“威吓”说如果拒不接受，就诉诸武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

和日本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接受这个要求，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路，拒不接受，进行战争；第三条路，通过外交谋求共存和共荣。显然，第一条路是根本不能接受的。第二条路是希望避免的。可以选择的只有第三条路。现在，朝鲜同掌握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情报的超级大国——美国对峙。

但是，朝鲜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迫使美国接受她的要求，有步骤地加强金正日体制。朝鲜誓死同美国、南朝鲜和日本开展激烈的外交战。可以说这是没有枪炮声的战争。

“阳光”和“北风”都起不了作用

南朝鲜“总统”就任后，接连抛出“对北融和政策”，称之为“阳光政策”。南朝鲜当权者认为“阳光”比“北风”强，它能够使顽固的北方脱掉厚而结实的社会主义大衣，实现南北共存。然而，朝鲜拒不接受。其理由很简单。所谓“阳光政策”只不过是美国的“软着陆政策”的变种。

1998 年 11 月美国总统和南朝鲜当权者举行会谈时，南朝鲜政府把“阳光政策”改称为“包容政策”。所谓“包容政策”，是“当作同僚吸收的政策”。也就是说使之“软着陆”。“包容政策”是美国和南朝鲜“政策”拼合之物，这说明“阳光政策”就是“软着陆政策”。

青瓦台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官朴东源阐释“阳光政策”本质时说，其宗旨是“使北方脱掉坚固的‘闭锁社会’大衣、

‘命令型’计划经济体制大衣和‘军事对抗’大衣。也就是说，在采取强有力的安保姿态的同时，诱导北方改变政策，不打仗而赢”。南朝鲜当权者访问美国时也说：“目的在于让北方开放、改革，给北方内部稳健势力以力量。”

归根结底，“阳光政策”虽然披上了怀柔外皮，但却具有要使北方体制发生变化的对抗性质。因此，朝鲜说“阳光政策”就是“分裂政策”，拒不接受。

但南朝鲜也不能因为如此，采取“北风政策”。金泳三“总统”就任时宣称“民族比什么都优先”，后来以金日成主席逝世为契机，改变对北政策，抛出强硬政策“北风政策”，使南北关系陷于冰冻期。南朝鲜对此后悔莫及。以经济成功为背景的“吞并统一”政策因经济危机，自然而然化为乌有。“吞并统一论”同美国的“软着陆政策”相抵触。美国把金泳三“政权”看做“软着陆政策”的障碍物，表示不满，使对立尖锐化。这并不是偶然的。现南朝鲜当局是不会重蹈覆辙的。如果加剧紧张局势，引起战争，就没有什么好处。

现南朝鲜当权者向北方建议履行在 1991 年通过的《关于实现北南方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北方也希望履行它。但是，如果南朝鲜继续推行旨在使北方“改革、开放”的“阳光政策”，并以美军长期驻扎南朝鲜为前提，那么，北南协议书是得不到履行的。

目前北南双方都面临经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以民族同一性为基础，联手合作，克服困难，谋求共存和共荣。这种可能性正在成熟。现在不是拿互不相同的政治理念

和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来决胜负的时候了。北方不会接受“阳光政策”，但举行南北对话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拖延战术招致的困境

有些人说朝鲜采取拖延战术。这是颠倒黑白的胡言。采取拖延战术的正是美国。

美国为何在 1994 年在朝美框架协议书上签了字呢？这是因为它估计朝鲜不久的将来就要“崩溃”。美国之所以承诺限期 2003 年完成轻水核反应堆建设工程交付使用，是因为他们断定朝鲜会在 2003 年以前崩溃，因此，打了如意算盘：在这期间阻止朝鲜的“核武器开发”，就万事大吉了。

在朝美框架协议书上签字的美方代表——卡卢奇说：“并非以北朝鲜崩溃论为前提，但我们估计随着岁月推移，北朝鲜的国力被削弱，丧失威胁周边国家的军事能力。”助理国务卿史坛里罗斯坦率地承认美国“确定框架协议书是以北朝鲜很快崩溃这一预测为前提的。其本质是拖延战术，等待北朝鲜削弱”。这是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一致的看法。

今天不少人仍然坚持金正日政权可能很快“崩溃”这一看法。当时，朝鲜由于粮食危机和经济困难，经受严峻考验是事实。但是，虽然经济上有困难，政治上却稳定。

美国对朝鲜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变化。对此，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前教授伊豆见指出：

“后来，观察家几乎一致认为金正日体制不会马上崩

溃，今后一定的期间，国际社会要与金正日政权打交道……1994 年 7 月，金日成主席溘逝后，美国的许多人估计‘今后一两年内，北朝鲜就会崩溃’。但是，现在，专家们认为金正日政权今后至少能维持 5 至 10 年。”

朝鲜连“崩溃”的征候都没有，也不想搞“软着陆”。金正日政权安如泰山。美国打错了算盘，这是它的无可挽回的错误。

美国之所以不认真履行朝美框架协议书，是因为它等待朝鲜“崩溃”。美国之所以不付诸实践自己的诺言，不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这样做，就会使金正日政权“延命”。尽管美国搞拖延战术，但朝鲜却不“崩溃”，反而向美国施加压力，暗示如果美国继续拖拖拉拉不履行协议，就要废除它。美国为此惊恐万状，抛出导弹出口问题和新的王牌“地下核设施疑惑”，对朝鲜施加压力，重新采取强硬态度，说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由此出现了两个流派，一派主张“保留”协议书，另一派主张“废除”协议书。主张“废除”的一派认为框架协议“向北朝鲜提供了争取时间开发能够加强协商基础的核武器和导弹的机遇”（美国外交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莫宁）。

毫无疑问，如果废除协议书，那么不履行协议书的美国方面受到非难，并负其责任。时间越推移，美国方面越陷入更大的窘境。拖延策略招致的自相矛盾，使美国焦头烂额。相反，朝鲜成竹在胸，从容不迫地等待美国再不能坚持下去。

到了那个时候，朝鲜作好一切准备，不管美国选择战争还是选择重新对话，履行协议书的道路都可以应付。

美国叫朝鲜抓住了框架协议书这个把柄，还承诺限期2003 年。美国越要拖延战术，履行协议书的时间越紧迫。也许朝鲜实际上对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竣工，浓缩铀须要依赖西方的轻水核反应堆之类，不感兴趣。这是因为朝鲜的战略目标是，消除同美国的敌对关系，不再受到其军事威胁，朝美框架协议书有这种意义才重视。

看来朝鲜不想再等待，也不留余地。美国单方面地拖延协议书的履行 5 年之久，这使朝鲜极为愤怒、焦急，到了再不能忍受的地步。归根结底，其极点一刻又一刻地逼近。

第二“核疑惑”

1998 年 8 月，美国抛出了“地下核设施疑惑”。据美国说，这个核设施在离曾被视为“核疑惑”中心地点的宁边北西约 40 公里的平安北道大馆郡金昌里，始建于 1989 年左右，内部面积 38 万平方米，可容纳 20 万千瓦的原子能发电站和再处理设施，离它不远的地方有可能是确保冷却水用的堤坝建设工程，进入收尾阶段，还有 3000 伏特高压输电线已架设。南朝鲜把金昌里周边的水和泥土秘密弄到手里，经美国化验查明它是提取和保管钚的设施。美国政府说，朝鲜在这个设施附近进行了几次像钚那样引起核分裂连锁反应的起爆装置试验。据美情报机关说，1996 年查出这种“疑

惑”设施一共有 7 个。

类似的情报屡见不鲜。卡尔门大使曾说，“有它被用于核活动的充分证据”。他在 1998 年 11 月访问朝鲜后又说“没有确凿的证据”。1998 年 12 月 7 日，南朝鲜当权者向访问南朝鲜的美国对朝政策协调官佩里强调，“没有它是核设施的确凿证据，也没有北朝鲜违背朝美就核问题达成的协议的证据。现在不是抛弃包容政策，施加制裁的阶段”，并建议在朝美之间用一揽子解决的方法加以解决。只有“情报”，没有证据。捏造这些情报的方式，与以前给朝鲜扣上许多“疑惑”时一样，不同点是朝鲜故意欲取姑予的可能性很大。

朝鲜不分民用设施和军用设施，都建设在地下，这是举世皆知的。

问题是在金昌里的设施是否核设施。据说，美国军事卫星确认有几千名朝鲜工人建设地下设施。朝鲜公开建设违反朝美框架协议的“核设施”，让美国侦察卫星发现，这拿朝鲜以前所采取的方式来看，太反常了。如果朝鲜真的要建设“核设施”，就肯定隐秘地施工，再说，朝鲜开发核武器，没有任何好处。朝鲜不会做给美国抓住把朝美框架协议废除的把柄，自食其果，造成战争危险的愚蠢的事。据说，朝鲜方面声称，可以向美国方面公开他们所怀疑的设施，但有附带条件：如果它不是核设施，美国就必须赔款。朝鲜外务省发表一项声明，声明指出：“所谓‘地下核设施疑惑’是没有根据的，除已冻结的宁边地区设施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地下核设施’”。

为了挽回拖延战术和朝美框架协议书的失策，美国拿这个疑惑，暗示要废除协议书。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美国和北朝鲜的关系处于严重歧路。”美国国务卿新闻秘书鲁宾说：“如果北朝鲜不消除我们的忧虑，美国就有权利不履行日内瓦协议书。”克林顿总统也屡次强调说需要重新考虑对朝政策，并暗示不排除诉诸武力。

从 1993 年到 1994 年参加朝美协商的亚洲财团代表（前美国国务院朝鲜分析官）肯诺涅斯说：“抛出‘地下核设施疑惑’，是美国悲观主义者为在韩国人和美国人中间造成恐惧心理，使协商复杂而做出努力的一环。”（南朝鲜月刊杂志《话》1998 年第 11 期）

或许朝鲜故弄玄虚，以便美国闹腾起来，或许朝鲜选择了这样的策略：把“地下设施”当作另一个外交王牌，向不履行朝美框架协议的美国施加压力，使之履行。朝鲜说如果美国满足朝鲜提出的要求，就随时都能公开地下设施让美国人看。朝鲜的这种态度，足以使人怀疑这可能是个陷阱，但现在美国无暇顾及这些了。由于第二“核疑惑”，朝美关系重又恶化。对此，我们可以断定：一、美国会视察这个设施；二、美国找不到任何证据；三、因而，美国方面陷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四、用一揽子解决的方法解决这个“疑惑”，朝美关系迅速得到进展。政策协调官、前国防部长佩里说：“虽然不是违反约好冻结在宁边的核设施的建设的 1994 年朝美框架协议书，但它有损于其‘精神’，可以说是与这个协议书无关的新问题。”（《日本经济新闻》1998 年 10 月 16

日）正如佩里所说的，如果朝鲜不是在宁边，而是在其他地区搞核开发，那就不能说是违反朝美框架协议。这是因为框架协议指定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对象只有在宁边的设施。朝鲜外务省也发表反驳声明说：“即使对朝鲜地下设施有‘疑惑’，我们也完全没有接受调查的义务。朝美框架协议书没有规定这种义务。”中国驻南朝鲜大使武大伟在南朝鲜英文报纸《高丽先驱论坛报》（1999 年 1 月 7 日）上发表一篇文章。文章指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调查朝鲜地下设施’。朝鲜坚持这样的立场：可以参观，但必须以补偿为代价。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要求。”他还表示，希望根据朝美协议，通过协商加以解决。

朝鲜始终一贯尊重美国达成协议的出发点即“制止北朝鲜开发核武器”，也没有必要开发核武器。因此，我们认为朝鲜不会建设地下核设施。如果美国不顾这一切悍然掀起第二“核疑惑”浪潮，那么，其结果肯定是这样：美国只能像 1994 年那样，同朝鲜达成第二核协议。因此，美国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王牌即“地下核设施”。

1998 年 12 月，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朝美会谈未能达成协议。朝鲜方面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只允许调查一次，如果它不是核设施，美国必须补偿。美国方面要求朝鲜做出进一步让步，承诺允许继续进行调查，并说“如果这个问题在双方都理解的基础上得到解决，朝美关系就会得到发展，也可以取消制裁，提供大量的粮食支援。”这种趋向证明朝美双方朝着第二一揽子突破的方向前进。

有些观察家说，美英军队对伊拉克实施空袭，是对拒绝调查的朝鲜发出的警告和“训诫”。但是，此举带来了相反的效果。

1998 年 4 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就伊拉克开发核武器疑惑问题，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了调查报告。报告说：“没有发现（为开发核武器所需的）装置、原料和行动。没有可嫌疑的。”但是，据伊拉克方面说，联合国对伊拉克生物及化学武器特别调查团开始进行调查已有 7 个年头，对 2300 多个对象进行了现场调查，但仍没有结束。这也许是因为核开发需要大型设施，调查比较容易，而制造生物及化学武器的设备简单，随处安装，又容易隐藏起来。然而，机构连民需用药品工厂、半导体工厂和大学实验室也都看作疑惑的对象。他们说，一切都可疑，都要调查。伊拉克说调查团是“间谍集团”，团长巴克勒（澳大利亚人）在美国的唆使下，故意拖延调查，找麻烦，使对立尖锐化。俄罗斯主张解除巴克勒的职务，法国也主张组建一个新的调查团，还说有必要重新考虑联合国对伊拉克政策。1999 年 1 月 7 日《纽约时报》报道说，据许多美国政府官员说，在调查团成员中有美国间谍。后来，巴克勒本人也承认他们曾用美国制造的仪器窃听过伊拉克当局的内部通讯。

美英军队对伊拉克的空袭，招致了这样的后果：人们看到，尽管接受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的调查，对抗同样尖锐化，也同样受到武装攻击，因此，今后任何国家都会拒不接受核调查和生物及化学武器的废弃与调查。

直到现在，朝鲜拒绝这种调查，今后也不会允许的。朝鲜认为接受这种无止境的、令人难堪的调查，等于被敌人解除武装，因此，对此非常警惕。朝鲜称只允许看一次成问题的设施。这是从这种立场出发的牵制措施。如果美国继续无理要求进行调查或者以朝鲜拒绝为借口，加剧紧张局势，那么，美国将陷入同伊拉克危机所无可比拟的无法自拔的困境。起初，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对朝鲜警告说“如果不允许对设施的调查，那么框架协议书将面临崩溃的危机”，到 1999 年他就改换语气说“也出现了极为转向性的动向”，“美国没有攻击北朝鲜的意图”。对在日本满城风雨的“危机说”也进行批评说：“3 月危机和 4 月危机都不会出现。这种危机说的出处不是美国。”换句话说，美国企图触动朝鲜使之产生危机心里，以掌握主动权。朝鲜也同样。这出“鸡把戏”，乍一看，显得十分危险，其实双方都回避战争，只是伺机摔倒对方。因此，不会导致最坏的局势。美国助理国务卿史坛里罗斯说：“99 年将成为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决裂’的决定性之年，这一臆测是愚蠢的。”（《每日新闻》1999 年 1 月 12 日）朝美这次也将通过对话加以解决。

（七）没有枪炮声的朝美战争的胜利者与失败者

共存、共荣之路

美国力图使朝鲜“软着陆”，而朝鲜却誓死保卫社会主义，在两者决战中将谁取得胜利呢？

朝鲜的基本战略是：不打一枪，取得胜利。上面已谈到，朝鲜灵活地运用政治王牌、外交王牌和军事王牌等各种王牌，始终占优势。这是有目共睹的。

美国势必被朝鲜的“核”导弹、人造卫星、“地下核设施”等有威力的王牌压倒，不能不走朝鲜设定的建立邦交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美军将暂且留驻南朝鲜，只起到为朝美两国维护朝鲜半岛的安保做出贡献的军事力量的作用。

这样，没有枪炮声的朝美战争，最后以朝鲜的胜利结束。朝鲜将得到许多东西。经济制裁被取消，美国等西方向朝鲜提供资本和尖端技术，朝鲜经济迅速繁荣起来。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和平得到维护，为以联邦制方式实现北南统一创造环境。

然而，美国也将成为胜利者。这是因为同朝鲜的和解，不会使美国失去任何东西，反而，由于朝鲜半岛的战争危险被消除，易于树立世界战略。也没有必要勉强推进“同时对付两个地区战争战略。”

朝美头脑战争，将使两国都成为胜利者，互相承认对方的存在，建立邦交，走上共存、共荣的道路。不是用给本国和盟国带来莫大的物质及人力损失的战争，而是用不遭受任何损失的言论外交获取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和政治经济利益，如果能够这样做到，那么，谁选择战争方法呢？

冷战后战争的主流是外交战。海湾战争作为冷战终止后的头一场战争，极为激烈，但拿后来的局势来看，也可以这样说。

1998 年 8 月，美国作为在内罗毕的美国使馆遭到爆破恐怖的报复，对苏丹和阿富汗进行了导弹攻击，但是人们认为其理由很不充足，对其效果也表示疑问。美国反而使伊斯兰教国家成为敌国，使自己成为今后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更可怕的恐怖的对象。导弹攻击对抑制恐怖，根本起不到作用。对此，美国本身最熟悉。美国只是用巡航导弹对伊拉克、阿富汗、苏丹和波斯尼亚实施军事打击和威胁，《华盛顿邮报》为此嘲笑美国总统克林顿，给他起了“巡航导弹总统”这个绰号。这可谓是一个象征性的评论。对恐怖活动，无法以正规战争对抗。美国只能与看不见的敌人——恐怖分子作战，无异于陷入泥坑。

电视屏幕上出现在索马里送命的一个美国士兵的尸体，被群众拖来拖去的情景，使美国人民产生厌战情绪。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士兵牺牲的很少，但美国人民却表示不满。“美军成了不允许有一名牺牲者的军队。”（美国前国防部长施来辛格）

美国的“实力政策”，急剧丧失其效能，面临歧路。战争使美国精疲力竭，陷入危险的泥坑。美国只能不诉诸武力，通过外交解决问题。

日本将吃亏

如果朝鲜和美国建立邦交，那么，南朝鲜也只能跟着去做。到那时候，南朝鲜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同北方和解，实现南北共存、共荣的联邦制统一。

处境最坏的将是日本。

小渊首相向克林顿总统建议举行朝鲜、美国、南朝鲜和中国 4 方还包括日本和俄罗斯的 6 方会谈。南朝鲜当权者也称有同样的设想，俄罗斯也暗送秋波。但是，日本和俄罗斯不是今日朝鲜半岛问题的当事者，因此，不容易插手。朝鲜不会允许这样做。

特别是，日本对朝美两国的和平建设只能成为障碍物，根本起不到促进作用。朝鲜断然宣布：不愿意同把朝鲜发射的人造卫星说是导弹，把它当做实现军事大国化的借口的日本进行会谈。

日本越具备迅速应付朝鲜“有事时”的能力，它越加速军事大国化。周边国家都不希望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反而提高警惕。美国也只允许日本军事力量强化到向军需工业垄断集团提供利润的程度，不希望日本军事力量超过这个程度。这就是所谓“瓶盖子论”的本质。

日本是用自己的力量多次发射人造卫星的人造卫星大国。这意味着日本具有随时开发弹道导弹的能力。日本已经掌握使导弹再入大气层的技术。

“弹道导弹的弹道需要掌握从宇宙再入大气层的技术。1994 年日本发射的 H —Ⅱ导弹，之所以引起美国和其他国际社会的怀疑，就是因为它运载再入技术实验器具。”（南朝鲜杂志《同胞 21》1998 年 9 月 17 日）

日本储蓄大量的钚，掌握核武器开发技术，所以随时都能制造核武器。日本的军费 70 年代突破一兆日元，1998 年高达 4.95 兆日元，属于世界一流。也就是说，日本随时都能成为有核国家、军事大国。

但是，日本恐怕不能恣意走这条路。

这是因为美国和亚洲各国都不希望日本这样做，也不会放任自流。

朝鲜不是昔日朝鲜，亚洲也不是昔日亚洲。日本成为远东的军事威胁，亚洲各国和美国不会袖手旁观。美国之所以希望有关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法案早日得到通过，是为了把日本变成推行美国亚洲战略的工具和战略根据地，不是为了使日本摆脱美国战略的架子，朝着军事大国化方向前进。

朝美一旦建立邦交，朝鲜不再成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潜在威胁”，日本以朝鲜“威胁”它为借口推进的有事时体制的“敌人”就不再存在了。正像这次日本掀起“导弹骚动”，举起拳头，后来朝鲜发射的飞行器被认定为人造卫星，狼狈不堪，不知如何收拾才好一样，日本的拳头要打击的对

象不存在了。

归根结底，日本只能在朝美、北南关系得到改善以后，最后同朝鲜改善关系。然而，到那时候，日本的处境比现在更坏。

朝鲜和日本邦交正常化会谈决裂的原因是：朝鲜要求日本摆脱“韩日条约”，进行根本的、充分的谢罪和补偿，日本没有接受这个要求。如果日本接受这个要求，那么必须重新考虑同南朝鲜签订的条约，也会重新面临清算亚洲其他国家过去的问题。

日本的战后处理问题，只要不清算同朝鲜的过去历史，就不能完全得到解决。然而，朝鲜是最后一个堡垒，如果清算同朝鲜的过去历史，就必须纠正以政治勾结解决的其他亚洲国家的过去清算的欺骗性和不足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会马上实现同朝鲜的邦交正常化。

“一个通常不能世界通用的水平上搞外交的国家，不可能理解北朝鲜的意图与行动方式……这样的国家是否能开辟通往像北朝鲜那样老练地进行外交活动的国家的通路，还是个疑问。从这种意义上看，处理好前后事情，在同北朝鲜改善关系方面，是一个条件。”（军事评论家小川和久，《世界》1998 年第十一期）然而，很明显，对现在的日本当局不能寄这种希望。

这样，日本只能在北南朝鲜实现联邦制统一后，同统一政府或者同北方地区政府清算过去，到那时，对方提出的要求肯定比“韩日条约”框架高得多。然而，那时的日本政府

也找不到拒绝这一要求的途径。

归根结底，蒙受最大损失的将是日本。不仅不能参与朝鲜半岛问题，而且到头来只能吃大亏。由于自主外交精神的缺乏、对朝外交王牌的抛弃、军事大国化等，日本选择了与缓和紧张局势背道而驰的道路，因而，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朝鲜今后也会发射人造卫星。朝美协商朝方代表——金桂宽在 1998 年 12 月 9 日同美国国会议员会谈中说：“还说不上准确的日期，但是，我们准备发射第 2 号。到时候我们会事前通知盟国，然而，对于法律上处于交战一方地位的国家是没有这种必要的。”日本就此有种种臆测。如：“（日本政府）对美国提供的情报和外务省与防卫厅独立搜集的情报进行综合分析，作了这样的结论：北朝鲜在包括正在建设的基地在内的 10 个以上基地上已部署‘劳动’导弹或计划部署。”（《东京新闻》1999 年 1 月 6 日）未证实的情报还说，“（朝鲜）准备在近期进行导弹试验”。“美国会跟空袭伊拉克时一样，要打就打。日美安保系统‘有可能不经同日本和南朝鲜的协议发动攻击’。朝鲜半岛硝烟弥漫的日子不远了”。（《产经新闻》12 月 25 日）“北朝鲜一旦再次发射‘大炮洞’，朝美框架协议就会被破坏”。（《朝日新闻》1998 年 12 月 31 日）。是本书的分析对，还是这些臆测对？对此，在这里不想进行评断。

然而，不可无视的问题是：日本政府对朝鲜半岛形势的分析是否正确，是否具备有效地对付朝鲜的外交王牌。1999 年 1 月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访问南朝鲜时，向南朝鲜方面表示

“如果北朝鲜再次发射，就不能继续提供对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的资金支援。”这使人有些感到绝望。即使日本冻结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资金，它也不能成为对朝鲜施加压力的王牌。现实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尽管如此，日本却认为它会成为防止朝鲜“核及导弹开发”和“试验”的强有力的信号。这是致命的弱点。

南朝鲜当权者请求日本政府“进行日朝对话”。日本政府根据南朝鲜当权者的这一要求，1998 年 12 月在纽约同朝鲜方面进行了非公开接触，以图改变对抗姿态。这是值得欢迎的事情。但是，只要日本继续把朝鲜发射的人造卫星硬说成“导弹”，制订有关日美防御合作指针法案，推进军事大国化，就不能重新举行正式日朝对话。日本政府也应记住，这样的见解就是当时南朝鲜当局的根本立场：“就有关北朝鲜问题的外交中做出一切努力，以免单方面地卷进美国和日本内部的强硬论。”（《东亚日报》1999 年 1 月 5 日）。

没有拿明确的战略有远见地搞的外交，势必招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现在也不晚，日本必须站在自主的立场上奉行真正符合国家利益的对朝外交政策即旨在推进日朝关系正常化，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建设做出贡献的“坚定不移的战略性外交”。

朝美建交，对朝鲜有哪些好处

朝鲜和美国一旦建交，朝鲜半岛的政治军事形势就会马

上发生变化。可以说是根本变化。对此，在上面已经部分地谈到了。现在，谈谈它将对朝鲜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由于军事对抗和紧张局势得到解除，因而能够大幅度地缩减莫大的国防开支，把更多的国家资金拨于经济建设。

如果缩减国防开支，把这笔钱拨于经济建设，搞活经济，那么，能够很快使经济循环好转。农业也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农作物因缺乏肥料生长不良，因缺燃油耕作及运输困难，致使粮食产量下降，但它基础雄厚，因此，一旦投入资金，就能很快搞上去。

第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取消经济制裁，因此，朝鲜能够引进西方的资本和技术。

美国的企业已开始同朝鲜建立经济关系。1995 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长途电话公司 MCI、US 华盛顿银行等 11 个企业在美国财政部的正式许可下到朝鲜进行了考察并表示愿意投资。其中同洛克菲勒财阀有密切关系的综合开发公司——标准公司 1996 年同罗津——先锋地区的胜利化工联合企业（当时）签订合营合同，美国矿物协会（NMA）1997 年就开发咸镜南道端川地区和检德地区锌、铅、菱镁矿等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价值 5 亿美元的合同。尽管当时因经济制裁，不能用美元决算，但美国矿物公司——美国矿物技术公司大量进口了菱镁矿。

菱镁矿，是钢铁厂不可缺少的耐火材料，朝鲜拥有相当于世界蕴藏量 56%的 32 亿吨。朝鲜又是重要战略资源稀有

金属（镍、钴、铬、锰、钛等开发尖端工业技术和尖端武器所不可缺少的稀有金属）宝库，这使美国企业很感兴趣。一旦制裁被取消，能做美元决算，美国企业就可以对朝鲜投资，朝美贸易形成通货流通。到那时候，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企业肯定建议共同采掘。不要忘记，南非推行种族主义政策，西方却没能强烈要求南非尊重人权，就是因为该国拥有大量稀金属。

经济规定政治，政治也规定经济。如果朝美之间的政治问题得到解决，经济问题就会一下子得到好转。美国企业善于对有前途的交易对象先下手投资，他们急于向朝鲜投资，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经商的大好机遇，有经济前途，又合算。

1998 年 8 月，朝鲜在端川新建一座优质镁砂厂，并公开油田的原始材料。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招引西方资本的信号。

长期以来朝鲜被巴黎统筹委员会规定为禁运国家，不能正式引进西方技术，但朝美一旦建立邦交，西方的尖端技术就会迅速被引进来，也能搞需要尖端技术的石油开采。

1991 年，朝鲜作为经济特区认可引进 100%外资的罗津——先锋贸易经济区，虽然尚处于地下结构网点建设阶段，但它计划形成经营货物中继运输，加工贸易，旅游及金融服务这三项行业的自由地区，虽然迟缓，但开始顺利起到自己的作用。这个特区在美国等西方和南朝鲜企业的投资下得到迅速开发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已渗透到中国吉林省珲春的南朝鲜企业把自己的商品经过罗津出口。其优点是“既节省

运输费又快。”

罗津——先锋地区的优势是：位于俄罗斯、中国和朝鲜接壤的黄金三角地带中心，它能成为良好的中继基地。它拥有广阔的土地和大型船舶能停泊的良好港口，它计划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形成“东北亚的香港”。豆满江开发计划准备今后 30 年内引进一共 300 亿美元的投资，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为中心，朝鲜、中国、俄罗斯、南朝鲜和蒙古参加这个计划，日本也以旁听的身分参加。如果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参加这个计划，罗津——先锋就一定会成为“第二香港”。这里起中心作用的就是罗津——先锋贸易地区。

第三，能进一步促进北南经济合作。南朝鲜最大财阀——现代集团，继就金刚山开发等在许多领域合作的问题同朝鲜达成协议之后， 1998 年 12 月，同北方达成协议，在西海岸一带建立二千万坪规模的工业地区，大宇集团也已在南浦等地兴办企业。南朝鲜第二大财阀三星集团也不甘落后于现代集团，积极面向北方，在北京同北方进行交涉。三星集团制定今后扩大与北方合作的方针，提出了在北方兴办价值 10 亿美元的大规模电子复合地区（50 万坪），每年生产价值 30 亿美元的信息通讯、半导体和录像机系统器具与机器的计划。

连现在还没有公开的经济交流都合起来，合作规模就相当大，因此，说北南已处于统一状态，也并不言过其实的。（南朝鲜作为朝鲜的贸易对象占仅次于日本和中国的第三

位，其规模迅速扩大）。朝美邦交一旦建立，其进程就会加速化。这是无庸置疑的。

由于各种规定得到缓和，旅日侨胞、旅美侨胞等旅居海外的朝鲜人企业与朝鲜的经济合作，也就会更加活跃起来。哪个企业最先与北方合作，建立人际关系，打下基础，哪个企业就享受优待。考虑到这一点，也会出现“争先恐后，力争上游”的局面。

二“核疑惑”反使朝美和解[分析原委]

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过程

1992 年

1 月 22 日，在纽约举行首次朝美高级会谈。

30 日，朝鲜与 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订立“保障协定”。

5 月 25 日，进行第一次非定期调查（截至 1993 年 1 月，进行 6 次）

1993 年

2 月 25 日，IAEA 理事会通过要求朝鲜接受特别调查的决议。

3 月 12 日，朝鲜声称退出 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5 月 11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朝鲜考虑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决议。

5 月 29 日，朝鲜进行导弹试验发射。

6 月 2 日，开始进行第一轮朝美会谈。

6 月 11 日，发表朝美联合声明。
7 月 14 日，开始进行第二轮朝美会谈。
7 月 19 日，朝美分别发表会谈公报。
10 月 1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非难朝鲜违反“保障协定”，以压倒的多数通过要求朝鲜接受核调查的决议。
11 月 11 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姜锡柱向美国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

1994 年
2 月 15 日，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进行旨在使“保障协定”持续的核调查。
2 月 25 日，朝美在纽约进行协商，讨论停止“协作精神战争演习”等问题发表协议书。
3 月 31 日，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要求朝鲜接受重新“调查”。
4 月 4 日，朝鲜外交部谴责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声明”。
4 月 28 日，朝鲜向美国建议建立新的和平保障体系。
5 月 30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燃料棒更换问题发表主席“声明”。
6 月 1 日，朝鲜外交部对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声明”表示抗议。
6 月 10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要求朝鲜接受“特别调查”的决议。

6 月 13 日，朝鲜外交部宣布：退出国际原子能机构。

6 月 16～17 日，金日成主席与卡特举行会谈。

7 月 8 日，金日成主席逝世。

8 月 5 日，朝美开始进行第 3 轮第一次会谈。

8 月 12 日，朝鲜发表协议声明。

9 月 23 日，朝美开始进行第 3 轮第 2 次会谈。

10 月 21 日，双方在日内瓦签署朝美框架协议书。

1995 年

1 月 9 日，朝鲜外交部发表声明，取消限制美国商品运进国内措施和禁止美国商船进港措施。

1 月 20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采取缓和对朝经济限制的一系列措施：取消资产冻结，许可进口菱镁矿。

3 月 9 日，组建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

4 月 20 日，朝美轻水核反应堆专家会谈破裂。

6 月 13 日，发表联合公报：朝美轻水核反应堆会谈达成协议，由美国完全负责建设轻水核反应堆，称其型号为“美国设计和技术的改良型”。

12 月 15 日，朝鲜与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签署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协议书。

1996 年

1 月 24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的有关核设施开始

进行定期及非定期调查。
2 月 22 日，朝鲜向美国建议：在缔结和平协定之前要缔结临时协定。
4 月 7 日，美国商务部 取消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支援物资限制措施。
4 月 16 日，美国总统与南朝鲜当权者举行会谈，建议举行 4 方会谈。
4 月 20 日，朝美在柏林进行导弹会谈。
5 月 9 日，就发掘并移交美军士兵遗骸问题达成协议。
6 月 12 日，美国政府第一次向朝鲜提供水灾救济物资。

1997 年
8 月 19 日，在朝鲜琴湖地区进行轻水核反应堆开工典礼。
12 月 9 日，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 4 方会谈。

1998 年
8 月 31 日，朝鲜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9 月 5 日，朝美高级会谈，就正式着手进行轻水核反应堆建设问题达成协议。
（本章以自 1993 年至 1995 年的原委为中心进行了分析。人物的职务和机构名称照用当时的职务和机构名称）

（一） 宣布推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及其背景（1993.3～4）

殊死维护主权策略

1993 年 3 月 12 日，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第二天，有一位国际政治学者为之心焦地断言道：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她的“失败”。

国际新闻媒体以《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严重挑衅》、《势必加速孤立》、《对东北亚的严重威胁》、《南北关系重又紧张》和《美、日、南朝鲜考虑施加制裁》等为题评论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说这是朝鲜的“失败”。

那么，事实真的这样吗？由于容许超级大国的特权和专横的结果，像今天这样不平等的国际机构和国际秩序就得到树立。由于苏联的崩溃，二极冷战体系告终以后，所谓国际秩序就是美国主导下的“秩序”。如果没有一个力量挺身抵抗、牵制，美国就会更加横行霸道。那么，难道这次朝鲜决然采取的行动是像一只蚂蚁不怕“失败”地与“大象”较量那样冒险的抗拒，或者是一只蜜蜂不怕“牺牲”地豁出生命蛰它一次的抗拒吗？

然而，这个评论是不正确的。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后，庞然“大象”惊恐万状这一事实说明这一点。

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言人说：“只能说，这简直是令人惊愕的事情。”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人员几乎都认为朝鲜一再声称如果强制进行“特别调查”就将采取“自卫措施”，这只不过是“虚张声势”。1993 年 3 月 18 日，该机构特别理事会讨论是否要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但未能作出决定。而这次他们反而陷于窘境。美国认为如果用“特别调查”这个王牌施加压力，朝鲜就会让一步。然而，他们却说：“走着瞧”、“尚负有遵守条约的义务”并向朝鲜建议进行协商。于是，1993 年 3 月 17 日和 19 日，在北京进行了朝美参赞一级会谈。这么短暂的期间，美国先后两次向朝鲜建议进行协商，是极为破例的现象。甚至他们表示不会轻率地采取以联合国的名义施加经济制裁等“过度的反应”。他们曾威胁说，如果不接受“特别调查”，就不排除采取包括向安理会提出“诉讼”和军事行动在内的各种制裁措施。但是，朝鲜一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突然改变态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符合该条约退出条款第 10 条，因此是合法的。朝鲜没有像伊拉克那样侵略或威胁过别国。安理会要通过制裁决议，却没有充分的根据。再说中国会行使否决权。归根结底，所谓向安理会提出“诉讼”，只不过是一种威胁而已。当时美国的处境是：前进不得、后退不能。

朝方的策略是：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应付可能被起诉到安理会的危险性，维护主权，把当事者美国拉到

会谈场上来。因此，可谓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殊死维护主权的策略。这样，因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陷于窘境的不是朝鲜，而是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不平等而不公平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要对朝鲜的“核调查”问题有个正确的认识，首先就要了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什么样的机构和条约。

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在 1957 年组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开发核武器的竞争极为激烈。在这过程中，核发电技术也得到迅速发展。然而，随之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核发电站产生制造核炸弹所需的原料钚。这样，要求“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呼声越来越响亮了。在这种形势下，1953 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结果，成立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该机构章程规定：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同时，对他们实行监督，以保证该机构提供的技术不被用于军事目的。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以后，继美国、英国、苏联之后，法国（1960 年）和中国（1964 年）核炸弹试验成功，有核国家增为五个国家。这样一来，美国担心以美国和苏联为中心的核平衡被破坏，核支配体系被削弱，建议制订除这五个国家外严禁开发核武器的条约。这就是 1970 年 3 月 5 日发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截至 1994 年 3 月，加入此条约的国家达 164 个国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把成员国分为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冻结有核国家的数，另一方面，为防止核发电站被用于军事目的，规定无核国家必须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订立“保障协定”，接受该机构的监督。

然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极为不平等的条约。有核国家，没有接受调查的义务。该条约虽然有一条款规定为裁减核武器做出努力，但实际上没有控制它的能力。因此，只有这个条约五个国家才能垄断强有力的核武器——政治王牌。不尽如此，无法抑制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独立开发核武器。正因为如此，有些国家认为加入这个条约不好。国际社会纷纷非难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说它是使有核国家的核武器合法化，并抑制无核国家的不平等的条约。

再说，最大的问题是，实际上美国任意摆布并擅自动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成为“美国的下属机构”（吉田康彦——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新闻部长）

每个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期望有核国家裁减核武器，进而完全销毁核武器，但核裁减毫无进展，仍旧受到有核国家的核讹诈。有不少国家为此表示不满，不愿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在 1995 年 4 月举行会议，讨论延长该条约有效期限问题。对美国主导下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怀有反感的国家不会赞同无条件无限延长。

朝鲜在 1976 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1985 年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鲜为什么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了呢？

有些人认为朝鲜加入这个条约可能出于这样的期望：能得到苏联的技术提供。然而，这只不过是臆测。朝鲜早从 50 年代开始开发原子能，虽然 1956 年与苏联缔结了原子能研究合作协定，但主要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独立开发原子能。显然，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真正意图在于免受美国的核讹诈。这个条约前言指出：“各会员国应该遵守联合国宪章，在它们的国际关系中不得以侵害某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为目的、不得以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任何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但是，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后，核威胁并没有被消除，反而越来越增大。因此，在 1991 年 9 月，美国总统布什发表正式声明，说撤除部署在南朝鲜的地面和海上的战术核武器，同年 11 月 8 日卢泰愚“总统”发表“无核化宣言”，接着，第二年 1 月宣称停止“协作精神战争演习”以后，朝鲜才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订立了核保障协定。这意味着因为核威胁有所减轻，朝鲜才决定接受核调查。可见，朝鲜的主张和立场是始终一贯的。

朝鲜先后 6 次顺利接受了非定期调查。所谓非定期调查，是指根据被调查国家的申报内容在现场查核。如果非定期调查顺利地过渡到定期监督(为了查证在非定期调查中确定的设施和核物质不被用于军事目的而进行的调查)，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然而，国际原子能机构违背与朝鲜的“信赖关系”，单方面地、操之过急地要求对申报单上本来没有的两个设施进行“特别调查”。

特别调查与非定期调查和定期调查不同，非定期调查和定期调查限于申报的设施，而特别调查是对申报的对象以外的设施进行的强行调查。特别调查有可能侵犯接受特别调查的国家的主权，因此，至今对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曾进行过特别调查。朝鲜说因为这两个对象是军事设施，所以不能容许调查。美国威胁说：如果拒不接受特别调查就要施加“制裁”。这样一来，朝鲜发表声明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对美国核王牌的反击

“北朝鲜想把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当作‘外交王牌’，这是错误的想法。核问题本来不是带有用作‘王牌’的性质的。”（《东京新闻》1993 年 3 月 13 日社论）

“核问题不应当作王牌”，这话是对的。然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把“核抑制力”用作“实力政策”杠杆的正是美国。美国一直任意摆布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把核武器当作外交压力的王牌。

美国对朝鲜也企图采用同样的手法。但是，所谓朝鲜“开发核武器”并不是确凿的事实，只不过是捏造的“疑惑”而已。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人物是美国的马前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布里克斯。

“核疑惑”提出的主要根据是美国军事侦察卫星提供的录像“情报”。只凭构筑物的外形和没有输电线这种资料，断定朝鲜开发核武器，这太荒诞了。然而，人们染上“这是

美国说的话，错不了”这种崇拜美国的思想，惯于听信美国的言论。这样的美国任意摆布世界的“情报秩序”，所以西方国家夸饰美国散布的谣言，使之具有“可靠性”。美国把这样捏造的“核疑惑”当作王牌。

《产经新闻》1993 年 3 月 15 日刊登现代朝鲜研究所所长佐藤胜已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北朝鲜有这样的大前提：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成为大国。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拥有核武器，南朝鲜、日本和美国都会害怕他们，也才能一下子挽回国际上的孤立和经济破产。”

这也是西方国家的普遍见解。他们说什么“朝鲜有开发核武器的意图是确实的”、“采取强硬的态度”、“进行隐避工作”、“这是为维护体制而进行的极为危险的赌博”、“为获得王牌而百般努力”，云云。好像来路不明的飞行器 UFO 攻击地球似的，掀起“骚动”。他们明知实际上不存在 UFO，故意这样做。

然而，用这种西方人的认识，不可能对朝鲜至今采取的如下行动作出正确的解答。

假如朝鲜真的有意开发核武器，为何主动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何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为何与南朝鲜达成协议，发表“无核化联合宣言”？又为何始终一贯主张把朝鲜半岛变成无核和平区呢？如果说这些都是核王牌，那么，说朝鲜一直用它来为反对“开发核武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才对的。

如果朝鲜成为有核国家，就会得不偿失，加剧紧张局势

和国际上的孤立，丧失国际信誉和体面。

金日成主席也曾强调说，朝鲜不想制造，也没有能力制造核武器。

1993 年 3 月 17 日，朝鲜驻联合国大使说朝鲜愿意保留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声明，并提出了如下四项前提条件：“第一，消除美国对朝鲜的核威胁；第二，停止‘协作精神’战争演习；第三，公开美军在南朝鲜的军事基地；第四，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公正性和严正中立。”这与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很长时间没能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订立核保障协定的理由相一致。换句话说，朝鲜要求消除美军部署在南朝鲜的核武器的威胁，从朝鲜半岛上全部撤除核武器。

这就是朝鲜最迫切的问题。朝鲜没有秘密地开发核武器，也绝不容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进行不公正的调查，侵害国家主权。

总而言之，归根结底，朝鲜发表的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声明成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会谈的“核王牌”，但使之成为“王牌”的却是美国和对朝鲜施加无理压力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美国把“核王牌”当作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对别国施加压力，干涉内政的手段，而朝鲜为了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作出努力。朝鲜与美国不同之处就在于此。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声明，可谓是对动辄就用“核王牌”对别国施加压力的美国的有力反击。

核战争演习和“强行调查”——恐吓

至今，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利益频繁使用的方便“压力王牌”不是别的，就是核武器。

如果日本面临国家主权受到侵害的危险，也会采取对应措施，况且，有可能本国的军事秘密被敌国掌握，又知道国际机构为敌国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决然退出机构。

朝鲜之所以断然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每一个缔约国认为与条约对象事项有关的非常事态有使本国的最高利益受到侵害的危险时，有权利行使主权，退出此条约。”对朝鲜来说，“最高利益”就是用鲜血换来的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当时，直接威胁朝鲜最高利益的非常事态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别调查”。此外，还有一个非常事态，那就是美国和南朝鲜重新举行“协作精神”战争演习。

1992 年，美国宣称美国愿意从南朝鲜撤除地面核武器，停止“协作精神”战争演习，撤走驻在南朝鲜的美军，卢泰愚“总统”发表“无核化宣言”。因此，朝鲜认为驻在南朝鲜的美军的核武器威胁被消除，订立了保障协定，并容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

然而，南朝鲜和美国主张只进行南北相互调查，美军在南朝鲜的设施除外。

朝鲜认为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根源是美军部署在南朝鲜的核武器，因此，朝鲜是万万不能接受这个“要求”的。

结果，调查问题搁浅了。

美国和南朝鲜以此为借口，停止南北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工作，并重新举行“协作精神”战争演习。只要没有查实美军部署在南朝鲜的核武器是否撤除，就不能确认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在这种条件下进行调查，等于只对朝鲜进行。

南朝鲜方面说，举行“协作精神”战争演习的目的在于“防卫”，但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战争演习显然是核讹诈，因为他们投入了航空母舰“民主主义”号、“隐形”战斗轰炸机和核战略轰炸机“B——1B”。还有，正在举行“协作精神”战争演习的时候，要求对朝鲜的军事对象进行“强制调查”，这并不是偶然的。所谓“特别调查”就是通过调查进行威胁恐吓”。

“（‘协作精神’）演习无谓地刺激北朝鲜；为了美国常说的南朝鲜的安全，也是不必要的。”（《纽约时报》1993年3月6日社论）这种警钟很早以前敲响了，但是，美国却死心塌地举行“协作精神”演习，同时逼迫朝鲜接受“特别调查”，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对此，朝鲜以神妙的策略应付：声明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核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希波尔说“这次演习与以推翻古巴革命政权为目的，肯尼迪政府初期策划的吉隆滩事件一样，没有充分考虑到它将产生的影响。”（《朝日新闻》1993年3月19日）他建议停止演习。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高级研究员、不扩散核武器部长史贝克特也说，迫使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错误，并建议说：“国际原子能机构要对美军在南朝鲜的以前基地进行特别调查，证明在那里没有核武器……使南北的痛苦平衡，以使北朝鲜顾全面子，给他们提供能取消退出宣言的机会。”（《读卖新闻》1993 年 3 月 18 日）

对垄断和专横的工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沉重打击

1993 年 3 月 25 日各国新闻媒体报道说“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声称南非截至 1989 年制造 6 枚核炸弹，在 1990 年把它全部销毁。”

这个报道对世界的冲击不亚于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因为除了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等 5 个有核国家外，主动公开本国制造核武器的事例从来没有。

那么，南非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公开这个事实呢？已经自己销毁了，何必置国际社会的非难于不顾公开秘密呢？有的观察家认为其目的在于显示具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把它当作战争抑制力。但其理由不够充足。所以出现了另一种说法，那就是美国的“压力说”。

比勒陀利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教授哈乌说，南非之所以这样做，肯定是因为“在估计到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国担心核武器的研究工作很可能落到敌视美国的势力手

里。”（《产经新闻》1993 年 3 月 26 日）所以这样作的。所谓政治体制的变化是指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掌握政权。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朝鲜的关系很亲密。因此，“一，如果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鲜的原子能就会处于放任状态；二，不能防止南非的核武器制造技术流入有可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成为不安定因素的国家；三，美国生怕发生这种事态先下手。”美国说，在 1991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与南非订立保障协定后，虽然进行 115 次非定期调查，但没能查出制造核武器的迹象，又说核武器容易开发，核武器制造技术出乎预料地平行扩散，并以此大做文章，引起国际舆论，说不能容许朝鲜拒不接受调查和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难道这不是美国的如意算盘吗？这是十分可能的，对美国来说，使南非牺牲是在所不惜的。不管其真相如何，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声明给了美国以沉重的打击，使之惊恐万状。

有不少有核国家继续对美国垄断核武器，靠它专横跋扈表示抗议，但美国置若罔闻。比如，以色列与南非共同开发核武器，估计以色列“拥有 200 枚核弹头。”（高木仁三郎）但美国却不要求进行调查，也不施加政治压力，而对与以色列对峙的伊拉克施加压力。是否施加压力，这要看你怎么样对待美国。国际社会非难这种荒谬的态度，美国却置若罔闻。

然而，朝鲜说“我国被分割成两部分相对峙，一方拿着核武器威胁另一方，置这一现实于不顾，只要求受威胁的另一方接受调查，这是没有道理，也违背公正性原则的行径。”

这一严正声明是对抛出朝鲜“核疑惑”的势力的反击，又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本身根本矛盾的严厉批评，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 1995 年期满，所以，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中心的许多国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表示不满和疑问，反对延长其期限的呼声越来越响亮。这是因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按“大国的逻辑”称霸的“以有核国家为本位的条约”。

由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防止扩散的另一个方面即有核国家应为全部销毁核武器作出努力这一条款根本没有履行，反而美国把核武器当作“政治王牌”，因而，有核国家不断增加。因此，国际社会纷纷表示不满说，核武器的垂直扩散和平行扩散都不能防止，这个条约就毫无意义。

印度说：“为了堵住条约的漏洞，全部销毁核武器，有必要修改条约。”也就是说，有核国家必须为全部销毁核武器而作出努力。尼日利亚说:“要切实保证无核国家的安保。”换句话说，要消除有核国家的威胁。

有些国家还建议修改条约内容，随时改革制度。朝鲜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坚持公正性，消除有核国家的威胁。这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本身的信赖度和矛盾的严厉批评。总而言之，陷入窘境的不是朝鲜，而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和任意动用它的美国的“实力政策”。

美国陷入窘境

1993 年 4 月 19 日，《日本经济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为维持制度孤注一掷》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对朝鲜将来命运的三点预测：

“一，……北朝鲜将放弃‘核开发’，维持自己的制度；二，核问题陷入僵局，北朝鲜陷入窘境；三，发生武装冲突，北朝鲜遭到崩溃。”文章还说，第二点的可能性有 50%，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将使朝鲜陷入窘境。这个预测半对半错。虽然出现了“僵局”，但它没能使朝鲜陷入“窘境”。

1993 年 4 月 13 日至 16 日在京都举行的联合国裁军会议结果使美国大失所望，美国代表叹息道“感到失望”。

几乎所有国家的裁军有关人员和学者对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声明，只是表示“忧虑”，也不追随美国，反而建议：一，不要施加惩罚性的制裁；二，朝鲜、有关国家和有关机构不要拘于 6 月 12 日这个期限，而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三，要明文规定对无核国家不得用核武器先发制人；四，要缔结包括性的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实现核武器的全面销毁。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经常受到核武器超级大国——美国核威胁的朝鲜提出的问题就是无核国家的共同问题，还说明无核国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感到失望，表示不满，因为在这个体制下，有核国家不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第 6 条，不为裁减核军备和全部销毁核武器作出努力，单方面地只要求无核国家履行义务。

这还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将于 1995 年讨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期间延长问题时，会出现许多反对延长期限的国家。越拖长，这个条约本身就越要陷入“窘境”。这样，比谁都为难的就是美国。

前不久，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高级研究员（前《华盛顿邮报》东京分社长）塞利格·哈里逊在汉城举行的专家会议上说：“要使北朝鲜改变态度，美国、日本和南朝鲜就必须改变政策。首先，北方和南方就政治经济关系的正常化、裁减并撤走驻在南朝鲜的美军、裁军管理等一揽子问题进行多方面的高级对话。只是非难北朝鲜是不公平的。我想，现在有核国家美国的政策也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考虑。”

这种呼声在美国国内也很响亮。

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加尔和美国总统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克罗乌几乎同一个时期建议：实现“协作精神”战争演习的终止，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以证明驻在南朝鲜的美军部署的核武器已撤走。前者是美国共和党系统的智囊团，后者是为克林顿政府树立基于长远前景的外交政策的机构。这无异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智囊团都建议改变对朝政策，以解决核问题。

美国助理国务卿哈诺普在访问汉城时说：“为了解决北朝鲜的核问题，准备提高美朝对话的等级。”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美国受到国内外的抗议，并认识到为了在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下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就必须进行朝美对话。

美国政府声称没曾决定过举行会谈的事宜，并否认他的发言。

美军驻南朝鲜司令官利斯肯说：“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的危险越来越大。……他们说谎话，实际上处理比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汇报的更多的核燃料。”像他这样采取强硬的态度的人也不少。

但是，美国清楚地知道拉拢联合国和许多国家来对朝鲜施加压力，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当事者朝鲜和美国以朝方提出的四个要求为中心认真进行讨论。

（二） 第一轮朝美会谈（1993.6～7）

“实力”与“反击”

“很明显，只要美朝双方不改变对抗策略，不造成互相信赖的氛围，就不能解决核问题。……要解决问题，就要找出使美国的‘实力逻辑’与北朝鲜的‘抗拒和反击逻辑’妥协的接点。”（月刊杂志《选择》1993 年第 6 期）

这次朝鲜和美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可以说是找出了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唯一途径——“实力”与“抗拒和反击”之间的接点。

发表朝美联合声明 3 个星期前即 1993 年 5 月 17 日，在东京召开的东亚国际会议上，出现了极为相反、令人感兴趣的意见分歧。

甲，悲观论与强硬论

“北朝鲜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美国既然同意进行对话，就有必要制定长远的战略，但因为双方追求的目的各不相同，其前途是悲观的。”

乙，乐观论与融和论

“美国政府要从外交上承认北朝鲜政府”、“两国之间卓有成效地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让朝鲜的现制度继续存在；二，正常举行争取和平，邦交正常化的会谈；三，取消禁运措施等，实现经济合作。”

参加这个会议的有美国、南朝鲜、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精通朝鲜半岛问题的学者和外交人员。甲是谁的看法、乙是谁的看法呢？甲是日本的看法，乙是美国人一致的见解。3 个星期以后得出的答案是：当事人——美国学者的估计正确，能够客观地观察的第三者——日本专家的估计却完全错了。

例如，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小此木政夫断言道：“即使进行直接交涉，也不能期待北朝鲜取消退出宣言，美国也不会把美朝会谈正常化。会谈前途是悲观的。”

做出错误判断的原因是，第一，看待朝鲜的眼睛即对朝鲜的评价和观点从其出发点错了。由于轻视或无视朝鲜发出的信号，他们就做了错误的判断。

日本方面思考的出发点是：“北朝鲜为了挽回经济破产和对南朝鲜的军事上劣势，并在作为小国与超级大国美国对抗的情况下，要维持现制度，就需要开发核武器，也肯定有这种意图。”这种思考方法出自于根深蒂固的成见：朝鲜是反对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树立的“国际秩序”的极为危险的国家。朝鲜始终一贯要求把朝鲜半岛变成无核和平区，但他们却认为朝鲜把“核武装化”当作生存的出路。可见，其出发点是错误的。

第二个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正确地看到美国对朝政策的变化，和围绕朝鲜半岛的国际关系的进展。

在美国内部要求改善美朝关系的呼声很响亮，以国务院为中心的美国政府几乎拿定了改变对朝政策的主意。换句话说，美国本身也认识到消除朝美敌对关系，打破僵局的必要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迪斯说，如果制裁朝鲜，那么，“美国就会被孤立，重蹈覆辙，走波斯尼亚问题的老路。”如果施加制裁，美国本身也就会落到为难境地，因此，无论如何，也有必要避免制裁。从这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朝美会谈的结果是必然的。

朝鲜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姜锡柱说，这个会谈是“历史性”的。然而，静冈县立大学副教授伊豆见元否定他的见解说，“只不过是回到 3 月 12 日以前（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前）而已。”他肯定了美国的见解。美国认为朝美会谈“并没有改变美朝关系的基本”。但是，只要把 3 月 12 日以前与发表联合声明的 3 个月以后的事态对比起来看，就能知道

朝美关系发生了本质上的根本变化。

其变化是：一，两个敌对国家进行协商；二，在美国保证对朝鲜不进行核威胁的基础上，讨论了一系列有关发生“核问题”的政策上的问题（估计就整个朝鲜半岛政治问题进行协商）；三，对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四，确认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五，达成协议，今后继续进行平等而公正的对话。仍处在交战关系的两国达成这种协议的确是“历史性”的。如果认为它不是历史性的事变，那就不能正确地展望今后的朝美会谈。

防止巴拿马和伊拉克事态重演

1989 年，美军突然对巴拿马发动武装进攻，“逮捕”了巴拿马国防军司令官诺列加。美国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这是对“毒品走私头目”的惩罚。此举明明是侵略，但不知是因为美国进行了这种宣传，没有像伊拉克进攻科威特时那样引起国际社会的非难和抗议。

然而，最近通过美国电视台的纪录影片其真相大白了。在美军的狂轰滥炸下，首都变成一片废墟，成千上万的无辜居民被屠杀或被监禁。尽管如此，这个侵略把惨不忍睹的屠杀真相隐蔽起来，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惩罚“罪恶”的印象。从这种角度来讲，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这次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是因为捏造情报取得成功。美国在海湾战争中运用这个经验，又一次获得成功。

纪录影片作出的结论是：美国进攻巴拿马的真正目的不在于逮捕巴拿马国防军司令官诺列加，而在于消灭巴拿马国防军，以便霸占巴拿马运河。

所谓朝鲜的“核疑惑”不是与这出把戏相似吗？美国的如意算盘是，首先散布谣言说朝鲜是“东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然后，发动武装进攻，但因为不能马上发动进攻，所以企图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合法地”打击朝鲜，这就是“特别调查”。朝鲜指出，美国的真正目的在于“解除朝鲜的武装”，“孤立、窒息和扼杀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朝鲜没有采取断然措施，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会像巴拿马和伊拉克一样受到武装进攻。

实际上，美国认为只要伙同联合国，威胁朝鲜说把朝鲜问题伊拉克化，朝鲜就会“屈服”。

朝鲜一发表声明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西方新闻媒体一致指出，这将使朝鲜“更加孤立”，“美、日、南朝鲜会施加制裁”。但是，过了 3 个月以后，出现了与此相反的局面。

所谓“核问题”只不过是为扼杀朝鲜的一种手段。对美国来说，无论是人权问题，还是输出导弹问题，制造化学武器的问题都是无所谓的。美国认为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开发核武器的疑惑”。的确，如果朝鲜没有发表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宣言，就肯定发生这种事态的。

在会谈上，最重要的是“以根本上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政策问题为主进行协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姜锡柱）。

换句话说，会谈是朝着这样的方向进行的：不是把“核问题”在低水平上消极化，使之限于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别调查”，而是一揽子解决由于美军从 1957 年把核武器部署在南朝鲜直到现在经常对朝鲜进行核威胁，因而极度尖锐化的核问题。

《读卖新闻》1993 年 6 月 13 日社论指出：“使北朝鲜继续留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固然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但这个条件是不够充分的。”有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不去看核问题的本质，显然，他们企图歪曲或削弱朝美联合声明的意义。

朝鲜恢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条件是消除持续 40 余年之久的朝美敌对关系。其具体措施是：一，不先使用核武器，也不用它来威胁对方；二，互相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三，保障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与和平，等等。朝美联合声明几乎全部反映了朝鲜长期以来始终一贯坚持的这几项主张。美国还同意把“支持朝鲜的和平统一”这一项列入联合声明中。

这是重大事件，它说明美国对朝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一直企图用核武器威胁朝鲜，伺机发动核战争，而现在改变政策，承认一直敌视的朝鲜。从这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朝美关系进入了转折时期。

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会谈的结果是“成功”的，助理国务卿卡卢奇也说这是“走向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正确的一步。”这说明美国认为解决“核问题”，除了与朝鲜进行对话外，

没有别的路。

摸索检验无核化的方法

1993 年 6 月 12 日《朝日新闻》指出：“安理会有一种为回避几乎没有希望理事会成员国达成协议的制裁朝鲜的问题而放心地舒了一口气的氛围。”

1993 年 6 月 13 日《东京新闻》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有关人员都为与北朝鲜交涉的渠道没有被堵住，感到欣慰。”

这是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美会谈结果的反响。这说明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方面，两个国际机构基本上无能为力。

两个国际机构无能为力的原因是：其一，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是美国从 1957 年把自己的核武器部署在南朝鲜开始直到现在，经常对朝鲜进行核威慑而产生的问题。

1975 年，美国国防部部长施莱辛格说：“这事想必众所周知，我们把战术核武器部署在南朝鲜。”美国之所以只对朝鲜半岛不推行对核武器的部署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NCND）政策，为的是以露骨的核威慑向朝鲜施加压力。

其二，美国明知只有通过朝美协商，才能解决问题，却企图像对伊拉克所做的那样，利用国际机构以“合法”的方法扼杀朝鲜。

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的定期调查顺利进行，总干事布

里克斯称没有开发核武器的疑惑，美国却强迫他进行“特别调查”。于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突然改变态度，致使问题越发复杂化，朝鲜发表声明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这过程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不公正性和双重纪律的矛盾暴露了出来，自食其果，成为无能为力的存在。

联合国安理会由于美国、南朝鲜和日本等西方国家无理地提出“诉讼”，不得不发表主席“声明”，通过“决议”，但其言辞极为温和。“决议”只是说要求朝鲜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保障协定。“决议”还加上了“必要时考虑采取其他措施”的字眼，但是安理会本身清楚地知道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

中国政府屡次强调将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不会有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产生复杂的问题”，始终一贯支持有关国家进行对话和协商，反对施加压力和制裁。不少无核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提出同样的看法。安理会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

安理会硬着头皮通过的“决议”缺乏论据。所谓朝鲜的“核疑惑”本来不过是疑惑，实际上没有威胁任何国家。只凭疑惑施加制裁，依联合国宪章或国际法看也是不正当的。换句话说，安理会的决议没有基于法律上的根据。这就是使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人员“放心地舒了一口气”的理由之一。

那么，在当事者朝鲜和美国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核问题，讨论政策上问题，发表联合声明的今天，朝鲜半岛的核问题能有何种具体的解决途径？

朝鲜驻奥地利维也纳大使说：“正在摸索不恢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地位，也能够向国际社会证明核问题的透明性的途径。”他还谈到了这样的事例：巴西和阿根廷虽然都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相互进行调查。

解决核问题，最重要的是全面查证朝鲜半岛无核化。即使朝鲜恢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地位，单方面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无核化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尤其是用“特别调查”的强制方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朝鲜是绝不会容许进行“特别调查”的。正因为如此，现在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放弃“特别调查”。还有，美国和南朝鲜正在摸索让国际原子能机构参加南北相互调查的方案。

只要保证公正性，朝鲜就会重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和法国决定继续冻结核炸弹试验，还出现了缔结一揽子禁止核炸弹试验条约的动向，这是值得欢迎的。这是因为朝鲜也不仅要求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还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销毁核武器。

“+”思考与“−”思考

美国总统克林顿说，“（美国）希望北朝鲜继续留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也符合北朝鲜的利益。”

日本首相宫泽说：“对日本来说，如果北朝鲜拥有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在这个距离之内，就会成为直接的威胁。日本不想开发核武器，但是如果直接受到威胁，就不能不予

以非常关注。”

这是在7月6日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后两国首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两者有显著的差别。如果说前者是“＋”思考，那么，可以说后者是“－”思考。

日本首相宫泽片面地夸张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把它说成“威胁”有两个目的。

其一，日本要以朝鲜的“核疑惑”为借口实现核武装化。“不能不予以关注”这句话，就是“不能不拥有核武器”的意思。这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发表政治宣言。宣言指出，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效期限。日本对此表示不满意。这是因为在日本国内议论纷纷：“在北朝鲜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日本还要承诺永远做无核国家？”日本把“北朝鲜的威胁”当作核武装化的借口。过去，日本以“苏联的威胁”为借口，把增强武力加以合理化。如今，他们再不能把它当作借口，故意捏造“北朝鲜的威胁”。这是十分危险的。

其二，日本企图对朝鲜继续推行敌对政策。换句话说，日本表示不愿意承认朝鲜，也不愿意建立友好关系。这意味着他们不是为扭转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而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而是像冷战时期一样，继续加剧紧张局势，以促使“北朝鲜体制崩溃”。

露出这种意图的狂言又出于日本当权者的口。这是日本政府误认时代的政治意识和外交意识的表现。这只不过是“‘－’思考”、“‘－’志向”。不妨看一看很感兴越的

调查结果。日本 9 个政党领导人对“北朝鲜的核疑惑”发表看法。日本共产党领导人说：“在美国等国家力图垄断核武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正确地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只有全部销毁核武器才能得到解决。”其他政党都说他们的党“强烈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特别调查”。这说明，日本的绝大多数政党不理解朝鲜半岛的核问题的本质，并对怎样才能根本解决核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

如果日本要做政治大国，那么，不要急于做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首先必须做这样的事情：放弃陈腐的冷战意识，改变冷战时期唯一的遗物——不正常的日朝关系，清算错误的过去，为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和统一问题，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如果照样下去，日本就会成为世界形势变化的唯一落后者。

（三）第二轮朝美会谈（1993.7~8）

结束敌对关系的转折点

“会谈有进展，有建设性。”（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姜锡柱）

“达到了目的”，“虽然小，却是重要的一步。”（美国助理国务卿卡卢奇）

“这是解决北方‘核问题’的重要进展。”（南朝鲜外

务部发言人）

对朝美第二轮会谈的结果，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当事国和有关国家有关机构都一致地作出了评价。唯独对事态的发展毫无了解的日本外务大臣武藤却惹是生非，说什么“这是不透明的，不能作出总体评价”。但是，有关人员都对朝美会谈的经过与前景表示满意，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种种看法，如“美国做了过分的让步”、“北朝鲜外交可不能小看”、“这是北方的顽强精神带来的胜利”、“要对北方的战略提高警惕”，等等。尽管如此，但美国助理国务卿卡卢奇胸有成竹地称“讨论问题，不得后退”，美国国务院还对会谈前景表示乐观。可见，这次会谈不能看作美国一方让步，美方也获得了很大成果。

朝美联合公报（参照资料）最后明确指出：下次会谈将讨论为改善整个关系而奠定基础的问题。起初说在会谈上不讨论核问题以外的其他问题的美国，竟然同意讨论改善关系问题，这说明美方也有所收获。这一事实也证明，公报内容并没有全部反映在会谈上讨论并在原则上达成协议的一切。

朝鲜外交部说：“如果说以前的纽约会谈是讨论了解决核问题和朝美之间悬案问题的原则的会谈，那么，可以说这次日内瓦会谈是为贯彻这一原则而采取实际措施的会谈。”这一席话说明这次会谈的性质。朝美会谈不是搞某种政治交易的会谈，而是从根本上解决核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的会谈。朝美双方都认清这一点，所以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迈步。

纽约会谈后，南朝鲜和日本说美国“软弱无能”。对此，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称：“对他们的话，不必神经过敏，我们不是某些人的代理人。”这就是其明证。

克林顿总统视察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时，口出狂言，威胁朝鲜，但这不过是他对南朝鲜的慰藉罢了。1993 年 7 月 14 日《纽约时报》指出，总统“在亚洲外交上大显身手”，“他承诺美军继续驻扎南朝鲜，一面安慰南朝鲜，一面争取时间同朝鲜进行交涉”。

日本新闻媒体说，“北朝鲜在争取时间”，其实，朝美双方都需要争取时间，以便在不受第三者妨碍的情况下，从根本上解决各种问题。关于“时间”问题在公报中提到：“两个月之内举行下次会谈。”正如朝鲜外交部所说的，这个时间是“为获得成果而探索方法的会谈的持续过程”。

7 月 27 日，朝鲜举行了朝鲜人民军阅兵式和平壤市 100 万群众游行示威，庆祝朝鲜战争胜利 40 周年。日本的朝鲜问题专家预言道，朝鲜“要举行规模比去年建军 60 周年还要大的武装示威，以显示金正日书记的能力”。但实际上并没有举行武装示威。可以说，这是表现朝美关系的现状的象征性的活动。

在 7 月 26 日举行的中央报告大会上，姜成山总理对朝美会谈结果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说，这“是结束了 40 多年的朝美两国敌对关系，为完全解决核问题打下了基础的会谈，是将为亚洲与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历史性事件。”

联合公报重申，不使用核武器；还就公报未指出的问题，

即就不把核武器部署在南朝鲜，和不举行“协作精神”军事演习等问题达成了协议。现在，对朝鲜来说，美国是进行对话的一方，是将来建立正常关系的国家。因此，朝鲜评价朝美会谈结果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并指出，朝美关系正处于转折点。

轻水核反应堆是属于不扩散核武器型

那么，西方说的朝鲜的“核疑惑”是什么呢？

其疑惑如下：

第一，朝鲜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其目的分明在于争取时间“开发核武器”。

第二，在宁边可能建有“大型核反应堆”和“再处理设施”，也可能有“核燃料加工设施”和“爆炸试验场”。

第三，朝鲜申报的钚数量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计算出的数目有差异，组成比率和废水比值不一致，这可能是“隐藏”钚燃料的缘故。

第四，在宁边有两座没有申报的像是“核废弃物处理设施”和“储藏设施”的建筑物。

大体上说，就这么四个问题。其他所谓“疑惑”，都不过是凭空捏造或主观推测，因此，下面只谈谈上述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朝鲜已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了保障协定。因此，这个问题不再存在了。直到现在，朝鲜接受六次非定期调查。

第二个问题，调查结果判明：被看作“再处理设施”的设施是正在修建中，现在这个建设工程已被中断，而且它是放射化学实验所。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布里克斯也说，这“是以和平利用原子能为目的的开发”。

第三个问题，只要把计算内容审查一下，就会查明的。然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提出有关资料。只要检验一下燃料棒，有关组成比率问题就会弄清的。虽然朝美公报没有指出，但是看来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在换核燃料时容许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第四个问题，要挪到后面谈谈。

这次朝美双方就朝鲜采用轻水核反应堆问题达成了协议，为的是进一步证实上述三个问题。

核反应堆大体上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石墨反应堆：它把天然铀作核燃料，把重水或石墨做减速剂，堆内加热取出二氧化碳，用其热能把水变成蒸汽，使之推动涡轮机。另一个是轻水核反应堆，它把低浓缩铀 235 作燃料，用轻水作减速剂，直接或间接生产发电用蒸汽。

石墨慢化反应堆较为单纯，容易开发。朝鲜宁边的 5 兆瓦功率的实验堆属于这种类型。石墨慢化反应堆有英国的科尔德霍尔型和苏联型等多种。据说，朝鲜的反应堆同英国型相似，但这是朝鲜科学家学习苏联原子能发电技术后独立开发的，所以，可以说它是朝鲜型的石墨慢化反应堆。

直到现在，朝鲜按照建设使用天然铀和石墨减速剂的二氧化碳型冷却反应堆，建立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方针，推

进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与开发。这是因为朝鲜原子能工业部说，“它比轻水核反应堆并不怎么优越，但最适合于朝鲜的实际”。

采用石墨慢化反应堆有如下几个理由：第一，实行原子能政策，能坚持独立性和自主性原则；第二，能利用本国丰富的天然铀；第三，提供技术的苏联以石墨反应堆为主；第四，轻水核反应堆开发技术和浓缩铀制造技术，主要由西方掌握，所以不可能引进技术。

正如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丰田利幸所说的，“北朝鲜既然选择了石墨型，要研究并试验从用完的核燃料中取出钚的工艺，是很自然的”，然而，这成了“核疑惑”的材料。

不管是何种核反应堆，其燃料棒都产生钚，而石墨反应堆最容易制取钚。美国为了开发原子弹，最初建设的核反应堆，就是这种类型。凡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钚，今天仍然都用这种核反应堆生产。

“友好国家使用石墨型倒无所谓，但不友好的国家会用它来制造核武器，所以很危险”，这种谬论就是抛出朝鲜“核疑惑”的论据。

可以大型化的轻水核反应堆要比石墨反应堆发电成本低，安全可靠，优越得多。截至 1993 年 12 月，全球拥有 420 座核反应堆，其中轻水核反应堆 331 座，约占 80%，形成目前核反应堆发展的主流。无论经济、技术上还是安全上，轻水核反应堆要比石墨型好得多，因此，朝鲜很早表示准备把石墨反应堆换成轻水核反应堆。

去年，朝鲜向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如果美国和日本提供轻水核反应堆技术，就停止开发再处理技术。去年8月，金达玄副总理访问南朝鲜时，也正式表明改换意图。当时，美国和南朝鲜并没有表态，而这次美国承诺提供援助，南朝鲜也同意提供技术协助。这是因为他们估计到：轻水核反应堆难以制造钚，开发浓缩铀技术的国家只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苏联等几个国家；缺乏这种技术的国家只能从这些国家购进核燃料——浓缩铀，因此，必须接受国际监督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

卡卢奇称，“石墨慢化反应堆是属于扩散核武器的，而轻水核反应堆是属于不扩散核武器的”；姜锡柱则说，这是“为了证明我们根本没有开发核武器意图的”。两者的说法是一致的。

如果引进轻水核反应堆，朝鲜就必然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的“物资、资金、人和信息”。也就是说，引进轻水核反应堆，就能加速改善朝鲜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如果不改善关系，就不能引进轻水核反应堆。可见，用轻水核反应堆取代石墨反应堆，象征着朝美关系的改善。

定期调查才是消除“疑惑”的途径

1993年7月21日《赤旗报》指出：在这次会谈中，朝方申明，不能盲目接受“特别调查”，这不过是“把问题的解决推到后面去罢了”；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进行

交涉，是有问题的；“把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当作改善两国关系的交易手段，是错误的”。下面分析一下《赤旗报》的看法是否正确。

第一，朝方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对不是核设施的军事设施肆行所谓“特别调查”即强行调查；如果一定要检查，就可以采取尊重主权的另一种形式进行调查。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容许“特别调查”，就会得寸进尺地要求检查其他军事设施，因此，朝鲜反对这种做法。

第二，朝鲜并不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本身，所以朝鲜加入了这个条约。问题在于该条约还有一些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地方。朝鲜谴责有核国家不努力销毁核武器。朝鲜说这是一个矛盾。目前，再没有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更好的不扩散核武器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尊重这个条约。

第三，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是由于美军把核武器部署在南朝鲜而产生的，还同朝美之间的敌对关系有关联，因此，要完全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就必须改善朝美关系。一方抛出“核疑惑”，另一方把它变成改善关系的外交手段。这种攻防战，在外交上是常见的。朝鲜和美国不是把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当作“交易手段”，而是围绕着“核疑惑”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外交舌战。

这次朝鲜和美国就完全而公正地实施“核保障协定”问题达成共识，朝鲜同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重新举行会谈。接着从 8 月 3 日起，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小组对朝鲜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检查了监督用器材，换了监督用摄影机

的胶卷。这是在朝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举行正式会谈的第一步。

美国诺蒂拉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皮德·黑兹称：“重要的是对朝鲜申报的设施，特别是燃料用原子堆的定期检查。特别调查，不过是一种判明朝鲜过去和现在都制造哪些东西的手段而已。朝鲜拒绝特别调查，这并不意味着使其拥有比以往更多的核物质。”

简单地说，弄清朝鲜开发核武器情况，重要的是实施非定期调查，只实施“特别调查”是毫无意义的。有的说“这是为了争取时间”，还有的说“这是为了隐藏核废弃物的拖延战术”，但这种说法都不合乎逻辑。

即使在“可疑的两个地方”储藏核废物，也几乎不可能搬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它放射性强，不宜摆弄；再说，只用这么点核废物还不可能制取为制造核武器所需的大量的钚。

朝鲜还没有发表自己所拥有的钚的准确数目，只是说“拥有少量”，但西方却臆测朝鲜拥有“足以制造几枚核弹头的钚”。

用这么一点核废物制造几枚核弹头，是毫无意义的。用它能攻击谁呢？如果使用它，朝鲜就会受到美国的核报复，国家也会遭到灭亡。可见，它在政治上是只能产生暂时的效果，在军事上是毫无意义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重要的是一面继续开动现有监视装置，一面进行不定期调查，以解除对朝鲜的“核疑惑”；同时核查核堆的燃料棒，并把它同申报内容进行核

对。只要这样做，即使不进行“特别调查”，也能把问题弄清楚。强行“特别调查”，是徒劳无益的，只能阻碍核问题的迅速解决。

（四）改善关系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要求（1994.2）

“实力政策”，前途渺茫

克林顿宣称来一个“变化”，而掌权一年来，对这个政权有种种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不能不顺应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变化”。美国对世界唯一仍处于冷战状态的、战争危险最大的朝鲜半岛的干与政策，也不能不有所变化。

美国政府首要的战略目标是裁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要消除超支及贸易赤字，振兴美国经济，就必须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

然而，1993 年 9 月，美国国防部提出“新的战略计划”即“同时对付两个地区的战略”。这一战略把朝鲜和伊拉克当做苏联崩溃后的新的威胁，要求同时对付这两国。这个战略是厚颜无耻的战略，它表面上主张“全面裁军”，实则企图在一定的地区扩充军备，达到同时推行裁减军备和扩充军备的目的。因此，美国国会、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一些现役军人纷纷指责说，不可能同时介入世界两个主要地区的纠纷；

南朝鲜也对此提出异议。

在朝鲜半岛有事时，一旦美军进行军事干涉，美国就要支出巨额战争费用，以致影响经济振兴。同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会恶化。中国是拥有 12 亿人口的市场，是美国能消除贸易赤字的最后支撑点。如果不能像海湾战争时那样拉进西方国家，美国就不可能单独打这场战争。

美国和前苏联开发核武器和扩充核军备的竞争招致的核垂直扩散已告一段落；但是，由于无核国家开发核武器，难以防止水平扩散。这使美国伤脑筋。

为了解决废除前苏联储存在乌克兰的核弹头问题，美国建议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保障安全，提供援助。美国力图防止对他们垄断核武器造成威胁的核水平扩散。

保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是克林顿政府实行“不扩散核武器政策”的支柱。然而，到了 1995 年 4 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满期。有核国家和西方国家力主无限期延长这个条约，但无核国家指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双重标准，因此，很难办到。

现在，美国认为朝鲜的“核问题”对美国造成严重威胁，对此十分关注。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是决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能否继续存在的关键问题，是美国安保政策的试金石。世界许多国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矛盾颇有意见，如果容许朝鲜退出这个“条约”，就会制造一个前例，致使这些国家学朝鲜退出“条约”，或提出抗议。还对印度、巴基斯坦等没参加这一“条约”的国家的说服力越来越减弱。

这样，别说是无限期延长，就是该“条约”本身的存在，也有危险。现在美国没有时间了，只剩一年时间。因此，美国经常向朝鲜施加压力，说什么朝鲜施展“拖延战术”，还说什么“耐性也有限度”。

那么，用经济制裁或军事制裁能解决“核问题”吗？

朝鲜已申明立场说，对任何制裁，都将采取自卫措施。归根结底，制裁会导致战争，也会使朝鲜完全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样，西方就会失去对朝鲜实施核查的途径。日本和南朝鲜就会以朝鲜制造所谓“核武器”为借口自行开发核武器。而美国却无法加以制止。美国和日本、美国和南朝鲜的联盟关系能保持到何时，这也很难担保。实际上，也许，对美国来说“日本的核”要比朝鲜的“核”成为更大的威胁。估计今后美日关系将以经济对立为中心，只能变坏，决不能变好。美国知道日本既有技术又有钚，开发核武器心切。如果日本掌握核武器，美国的核监督就起不了作用，会出现1945 年以前的恶梦般的局势。

为了解决裁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这一课题，美国也应当完全改变依靠“实力”的对朝政策。美国的“变化”，是目前整个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

美国有责任清算过去

2 月 3 日，克林顿总统称，要取消对越南的禁运措施，双方互设联络办事处。越南战争结束后，约 20 年来美越关

系一直处于冻结状态，现在终于开始走上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道路了。当然，双方都会有各自的意图，但毫无疑问，这也是对冷战后“变化”的顺应，又是树立“新秩序”的一环。

然而，朝鲜停战 40 多年来，朝美关系是怎样呢？

芝加哥大学教授卡明格斯说：“现在朝鲜有两千二百万人口，他们并不是患脑神经病的废物……40 年来，美国包围着他们，威胁说要叫他们覆灭。现在是该停止这种行动的时候了。”

清算过去，并不是只限于日本一国的问题。二战后，冷战时期美国发动了两次战争，这对美国来说，仍然是卡在咽喉里的刺，是必须清算的历史课题。

“越南的阴影”，至今仍使美国人记忆犹新，感到痛心。当时，反对美国消灭这个阴影的势力寥寥无几，所以只要下定决心，就满可以消灭掉的。美国人曾经要反省过去，悔过自新，虽然带几分摆脱恶梦，自我肯定的因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的阴影”在风化变成过去的事。加上南朝鲜使美国不能正确地理解北朝鲜。因此美国人怠慢消灭“朝鲜的阴影”。坦率地说，越南问题还可论做往事，但朝鲜问题是现在型“往事”，因为在朝鲜仍流血。

美国无视朝鲜停战协定的有关和平协商条款，使美军继续驻扎南朝鲜，运进核武器，不断地威胁北朝鲜。这是违反停战协定的行动。对此，美国也很清楚。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同超级大国苏联对抗，肆无忌惮地违反了同小国签订的协定。大国本来就傲慢，不把小国的生死存亡放在眼里。他们

只顾维护本国利益和以“反共”、“灭共”为目的联合起来的自由世界的利益。如今，苏联崩溃，冷战结束，从前的逻辑行不通了，再不能把朝鲜问题置之不理了。不妨回顾一下历史：由于美国把核武器引进南朝鲜，因而产生了朝鲜半岛核问题，美国又抛出了朝鲜的“核疑惑”；为解决这个问题，朝鲜建议举行对话，美国不得不同朝鲜举行会谈。这简直是历史漫画。在停战协定上有明文规定：“限 3 个月之内达成协议”，实际上却花了 40 年时间。即使清除冷战残余需要这么长时间，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是超级大国的傲慢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所招到的后果。

去年年底，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访问朝鲜，支持把停战协定换成和平协定的主张。他说：“我坚信，驻扎南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一定会被解散。”他是根据朝美关系取得进展的情况说这番话的。不管怎样，为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联合国终于起步了，其意义并不小。它对美国也会产生影响。

美国国内也有不少有理智的主张。夏威夷大学名誉教授佩依兹称，要了解朝鲜，首先就要有共识，谦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高级研究员哈利逊提议说，要把核调查做得有意义，就要付出各种代价和报酬，如签订和平条约等。（但是，改变政策，不是报酬，而是美国为在朝鲜半岛结束冷战结构而应承担的责任。）他们一致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冷战时期的思想方法，改变敌视朝鲜的政策，即使这样做，美国也没有什么损失。相反，美国和南朝鲜会得到更多的利益。如：能防止在朝鲜半岛重新爆发战争的危险，从不必要的威胁中

摆脱出来，又能确保新的市场。尤其是，美国作为把朝鲜分割成两部分的加害者能清算过去。

美国把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眼中钉，继续加剧紧张局势，是不会有好处的。现在正是完全结束冷战，清算恶梦般的过去的时候了。

克服恐怖心理的途径

美国政府的高官们又开始叫嚷什么要对朝鲜施加“制裁”。2 月 4 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对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使说，他们正在考虑施加经济制裁。他还请求中国“说服”朝鲜，使其在 21 日举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之前接受调查，并说什么这是“最后通牒”。他们动辄就说什么“制裁”啦，“最后通牒”啦，又是什么啦等等，但实际上没能付诸实施。其原因是什么？这次他们真要实施“制裁”吗？

目前，美国的新闻媒体连日报道朝鲜的“核问题”。这是未曾有过的事情。要同这种骚动相比，强硬派的势力并不怎么大。他们的主张既没有逻辑，又没有说服力，不可能解决“核问题”，它不过是沿袭过去“舰炮外交”的冒险的感情论。可见，这是出自于一种优越感：“被朝鲜这样一个小国愚弄，岂能忍耐！”

不难看出，无论是强硬派还是对话派，都对朝鲜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心理。没曾吃过败仗而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美国竟在朝鲜战争中首次吃了败仗。因此，他们不敢欺

负这个小小的国家，反而害怕。

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后，继续坚持强硬的态度，同时在朝美谈判中表现了顽强不屈的精神。这样一来，美国的恐怖症复发了：“实力政策”输给“游击战法”，怎么办？

美国多次进行“第二次朝鲜战争模拟试验”，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将遭受严重损失；这场战争极为艰苦无可与海湾战争相比。

考虑到南朝鲜和日本的损失，就不能使用核武器。还有这样的预测：如果使用核武器，爆炸后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就会乘气流飞到美国去。用普通武器打仗也一样，朝鲜一旦发起反攻，南朝鲜原子能电站就会遭到破坏，致使生灵毁灭。

那么，美国人民对朝鲜战争表示何种态度？最近以美国选民 1000 名为对象进行调查的结果是：46%希望“继续做出外交努力”，34%要求通过联合国“施加经济制裁”，11%要求“进行军事行动”。当美国进攻伊拉克时，大多数人表示赞成，但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意见却截然相反。

这是因为：第一，朝鲜没有进行伊拉克侵略科威特那样的行动；第二，美国没有什么借口实行“反共”了；第三，美国充当“国际警察”感到厌烦，而且冷战后没有力量去承担这种义务了；第四，对朝鲜的恐怖心理很大。美国人民通过波黑、索马里、海地等国的事件吸取了沉痛的教训，因此他们希望美国外交有个“变化”。

朝鲜所说的“自卫措施”是什么？现在，朝鲜和美国处

在“停火”的交战状态。停战协定的宗旨是防止战争复发，但美国却一直无视并践踏了这一协定。停战协定规定：“实现停战，以保证在朝鲜的敌对行为以及一切武装行动的全面停止。”如果向朝鲜施加制裁，这一协定的目的就被破坏，朝鲜就会以难以遵守停战协定为由，根据“关于缔约法的维也纳协定”很可能抛弃停战协定。这样一来，朝美关系就会又陷于同从前朝鲜战争一样的状态。这不是一触即发的状态，而是已开始进入战争的状态。《华盛顿邮报》说“对朝鲜的恐怖心理，就是美国制定对朝政策的主要因素”。美国人也承认这一点。采取对抗姿态，反而增大了美国的恐怖心理。消除这一恐怖心理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建立良好的朝美关系。

（五）谋求信赖的里程碑——朝美框架协议书（1994.10～11）

“核问题”与核问题的差别

1994 年 10 月 21 日，朝美双方成功地达成框架协议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姜锡柱答记者问时微笑着说：

“框架协议书是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里程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这一文件反映了完全解决朝美之间因不正常关系而产生的核问题的具体途径。”

朝鲜始终一贯完全区别对待所谓“核问题”和核问题，因为他们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别。

所谓“核问题”，是指西方国家搬出来的查明朝鲜“核武器开发疑惑”的问题。因此，当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进行“特别调查”的时候，朝鲜就为表达西方国家宣称的“核疑惑”的意思而加上引号。其中也包含着抗议的成分：朝鲜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开发核武器，因此，根本不存在“核疑惑”。

再一个核问题，是指因美国把核武器运进南朝鲜，不断地进行核战争演习，对朝鲜经常进行核威胁而产生的有关整个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也就是说，它是因朝美之间长期的敌对关系和互不信任而出现的问题。

“核问题”，不过是核问题中派生出来的不合情理的疑心罢了。因此，如果核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核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可见，要弄清“核疑惑”，就必须解除朝美之间的敌对关系，谋求相互信赖。美国政府称“通过这次为时 16 个月的谈判，我们才对朝鲜有所了解”，还说，他们认清了“核问题”与核问题的差别及其相互关系，虽然觉得晚了些。

即使消除了对朝鲜的“核疑惑”，如果不解决核问题，核威胁也会照旧存在，既不能彻底消除浩劫的祸根，也不能完全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又不能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也就是说，即使按照美国的要求实施了“特别调查”，美国也不能“放心”。南朝鲜和日本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一

点，认为朝鲜接受“特别调查”就是改善朝美关系的道路，所以他们设置种种障碍，阻挠朝美会谈的进展。这是荒谬绝伦的逻辑。这样做，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朝鲜并不反对弄清“核问题”，但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对军事对象的无理的强制调查——“特别调查”。因为不能连裤子都脱给敌人。

只有朝美之间消除敌对关系，改善关系，才能解决核问题，进而也能解决“核问题”，这就是朝鲜代表姜锡柱所说的“从根本上解决”核问题的含意。为此朝鲜提出了使双方都满意的途径，即同时解决“核问题“和核问题的途径——一揽子解决方式和同时行动原则。

朝美框架协议，是包括完全解决核问题和改善朝美关系的具体措施的一揽子解决方式，是规定朝美双方同时采取行动的具体时间表。对此双方达成了共识。因此，朝美双方首脑同意达成协议。可以说，除了一揽子解决方式之外，别无他法了。因此，南朝鲜、日本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不得不表示欢迎。他们对“现在和将来”的检查表示肯定，但为对“过去”的调查时间拖得太长，表示不满。可以说，这是由于他们不懂核问题的本质而产生的误解。

美国认为，只要消除朝鲜在“现在和将来”“开发核”的可能性，对“过去”的调查就不是迫不及待的问题。美方代表卡卢奇满怀信心地说：“框架协议书所包括的内容，是无论过去和现在，还是将来，在各方面都能消除对共和国的核开发计划的忧虑的。同时也符合南朝鲜和日本的利益。”

由于美国没有把对“过去”的调查加以绝对化，所以才得以获得了允许查清“过去”的承诺。美国作为解决核问题的当事人，认识到了完全解决核问题，才是解决“核问题”的唯一和平的方法。

“现在和将来”要比“过去”重要

4 月举行的美国各部高级官员会议决定的方针是：不是调查朝鲜过去提取多少钚并用它“开发核武器”即是否用做军事目的，而是首先“防止”今后用它来“开发核武器”，一面全面改善朝美关系，一面解决“过去”的各种问题。

要完全消除“核疑惑”，就要查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核活动的透明性，这是理所当然的。关键在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朝鲜主张，他们在处于暂时停止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权能的特殊地位的情况下，不接受超越定期调查范围的非定期调查。朝鲜的立场是：消除特殊地位之前，不容许进行检查“过去”的调查。

换句话说，特殊地位解除后，就随时都可以调查“过去”。美国为理解并同意朝鲜的这种主张花费了不少时间，但通过长期谈判，终于肯定了朝鲜的立场。

另一方面，可以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过去”的调查已经进行了。在 3 月进行的调查中，朝鲜考虑到美国取消其作为第三轮会谈的前提条件提出过的要北南互派特使的主张，把一直拒绝接受定期调查的对放射化学实验所的部分调查

当作特定的追加调查接受下来。进行调查以后，美国称“不能把它看作用来达到军事目的。”

后来，出现了5兆瓦试验核反应堆更换燃料棒的问题。

朝鲜屡次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说，更换燃料棒已过期好久，如继续使用就有危险，还有鼓风机发生故障，并要求到场监督。国际原子能机构却说为了取样，燃料棒的选择并保管由他们做。但这是属于不定期调查范畴，因此，朝鲜予以拒绝。朝鲜只是答应：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燃料棒的更换作业，将旧燃料棒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以便特殊地位解除之后随时检查样品。但国际原子能机构固执己见，总干事布里克斯就更换燃料棒问题做出单方面决定并称：“没能直接挑选和保管燃料棒；无法保证核物质不被利用于军事目的”。从那以后，安理会主席发表了“声明”，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了“制裁决议”，朝鲜则宣布退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局势急剧恶化。

事情好像错综复杂，但归根结底是决定调查时间的一场舌战。表面上看是个区区小问题，但实际上是具有本质意义的问题。这是因为对“过去”的调查所持的看法根本不同：有的从要促进朝美关系改善的立场出发看这个问题（朝鲜、美国），有的企图把它作为政治压力或改善朝美关系的前提条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南朝鲜、日本）。

燃料棒调查的目的是：第一，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把废燃料保管在冷却水槽，以防利用于军事目的（现在、将来）；第二，核查样品，了解过去的运转经历，估计所提取

的钚数量（过去）。

就前者而言，至今燃料棒被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还有该机构的官员在现场进行监督，因此，可以说有保证。经过冷却的燃料棒需要处理，所以要快下结论，今后该怎么处理。

就后者而言，更换燃料棒的一切工序都有准确的记录。朝鲜原子能总局说：“如果有必要，可以把桶内燃料棒的回路和燃料棒的次序如实地再现出来。”因此，完全能够对“过去”进行调查。也就是说，现在燃料棒的更换已结束，但对“过去、现在、将来”的调查有完全的保证。

重要的是，首先进行改善朝美关系的协商，使朝鲜完全恢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地位，从而早日解除特殊地位，为调查“过去”创造条件。

朝美互利的协议

1994 年 10 月 18 日，就朝美框架协议书草案达成协议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记者提出问题：“承诺提供援助，这是不是在核王牌的震慑下犯下的大错特错？”美国代表卡卢奇大声回答道：“提出这种问题，提出其前提的假设本身就错了。”

大多数人对朝美框架协议书予以高度评价，但部分人却非难协议书和两国政府当局。《华盛顿邮报》说“美国政府作出不成体统的决策”，共和党议员说：“只不过是延长了

危机”；还说什么“朝鲜发了横财”，“美国作出了过分的让步”，云云。

指责的理由大体上可分为三种：其一，对“过去”的调查被拖延了 5 年；其二，向“违反”国际法的朝鲜作出让步；其三，等于使濒于“崩溃”的朝鲜得救。

首先就“过去”问题而言，朝鲜说她没有开发过核武器。也就是说，朝鲜的“过去”问题根本不存在。如果说有，那只不过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实验过程中提取的钚数量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尽管如此，如果还要把“过去”当作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其根源——朝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和不信任。因此，要谋求相互信赖，就需要时间。

这个时间，不可以成为“隐蔽核”或开发核武器的时间，既然双方同意首先谋求信赖，对“过去”的调查就成不了大问题。如果朝鲜拒绝调查“过去”，或者想开发核武器，那么，朝美关系就会顷刻之间变成敌对关系，至今所做的一切努力也会付诸东流。朝鲜从很早以前起就为改善朝美关系作出努力，因此决不会放弃这种机遇。

其次，就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声明而言，这是按照该条约规范所采取的无可非议的行动。逼使朝鲜不得不采取这种行动的当事者，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亚洲经济研究所”动向分析部长小牧辉夫称：“北朝鲜拥有核武器这个说法，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美国宣称‘可能有’，因此应该赔偿。这个问题不同于对侵略邻国的伊拉克施加制裁。”（《读卖新闻》1994 年 10 月 29 日）

与西方国家的愿望截然不同，朝鲜虽然面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崩溃，冷战结束，金日成主席溘然长逝等不利局势，但至今没有发生任何动摇和混乱。用对话的方式打下了解决问题的基础，这也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

朝美双方就澄清“核疑惑”，解决核问题达成了共识。有的说，美国作出大幅度的让步，但美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纽约时报》指出，这次达成的协议要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不许建设大型石墨核反应堆这一要求更严格。美国可以“大大放心”了。“双方认真讨论完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政策问题”（姜锡柱代表），找到了最合理而切实可行的方法，从而开辟了改善朝美关系的辉煌前景。这就是渴望把朝鲜半岛变成无核区、和平区的朝鲜所获得的最大成果。

冷战时期在朝鲜半岛形成的政治外交上的莫名其妙的平衡，由于南朝鲜同俄罗斯、中国建交而被破坏，在东北亚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由于美国不断进行核威胁，美国、南朝鲜和日本强化政治军事包围，捏造“核疑惑”等，因而在军事上形成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朝鲜面临尽早消除这种不正常事态的课题；冷战结束后，美国则没有理由继续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面临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同朝鲜清算不美好的“过去”的课题。朝美两国的利害得失与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双方达成了框架协议书。

要么战争，要么对话

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胜利”，对布什政府的支持率有了奇迹般的提高。然而，萨达姆·侯赛因仍然做伊拉克总统，不但其“威胁”没有被消除，反而成了使美国伤脑筋的累赘。10 月上旬，伊拉克军队集结在科威特边境，海湾地区重又出现了紧张局势。克林顿立即派遣了航空母舰、航空部队、海军陆战队和机械化部队等大规模的武装力量。伊拉克却说这是一次“平常的军事演习”，把部队撤走了。

伊拉克用这种“刺激战略”，引起西方国家和海湾地区国家的关注，使他们要求联合国解除经济制裁，并取得了成就。法国反对美国提出的在伊拉克南部地区划定“军事展开禁区设想”，俄罗斯和中国为使联合国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进行活动。

但是，美国不愿意取消制裁，也不能立即收兵，因为伊拉克军队有可能随时压科威特边境。美国战略国际研究所负责政治军事的部长斯诺德说：“美国向海湾地区派遣军队耗资几亿美元。如果西方国家不同伊拉克举行首脑会谈，那么侯赛因就会继续随意捣乱。如果像现在这样，美军继续驻扎在海外，载上沉重军货的美利坚号就会被破坏沉没。”

现在，美国中伊拉克的妙计，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

在国会选举中，民主党遭到了空前惨败，因此，克林顿

总统更加难当舵手了。

斯诺德还说：“美国不能重演伊拉克事态。”如果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局势极端恶化，或者发生第二次朝鲜战争的话，“美利坚号”就会因沉重的军费负担和惨重伤亡沉没。

半年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叫嚣要对朝鲜施加经济“制裁”。朝鲜说朝鲜把任何制裁都看作军事挑衅，将“以战争回答战争，以对话回答对话”。当时，如果进一步强化制裁，肯定发生了战争。

美国军备管理协会的高级研究员威尔斯塔尔评价协议书说，比“没有达成协议，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好得多”。朝美框架协议书的签署具有巨大意义：因为有了它，即使出现最恶劣的事态，也能够避免，像核问题这样复杂的问题也能用对话——和平的方法加以解决。这一成果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朝美两国所付出的努力带来的硕果。

南朝鲜和日本也应该欢迎它。日本的有些言论说，“为什么日本要出钱”，这是近视眼的说法。

日本崎玉大学教授吉田康彦说：“估计日本要负担 10 亿美元左右。外务省说，这不是无偿援助，而是贷款。我认为作为安保代价，是不多的。”正如他所说的，这为的是消除朝鲜的“核疑惑”与东北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这个负担不算大。我们还记得，日本为海湾战争出了 90 亿美元，但没能受到西方国家的“评价”，为解决伊拉克问题所作出的“努力”也没能引起任何反响。

美国的一位朝鲜问题专家说：“虽然轻水核反应堆的代

价是很大的，但是，如果它能使朝鲜完全履行协议，美国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这位专家的分析非常正确。框架协议也将给西方国家带来满意的利益和安全。

进行战争没有什么好处，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战争只能遗留憎恨和对立。海湾战争的教训是：即使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和平对话虽然需要很长时间，也需要付出努力，但它能带来许多建设性的东西，也提供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的可能性。

一年来的朝美会谈创造了不是对抗和战争，而是通过对话谋求信赖，和平解决问题的一个模式，还表明这是切实可行的。

实现无核和平区化

“也许不少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朝鲜）生产大量的钚并不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相抵触。”

美国代表卡卢奇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弱点，强调了朝美达成原则协议之妥当。这无异于承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能力解决像朝鲜半岛核问题这样复杂的问题。

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的对应措施有局限性，朝鲜已发表声明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朝美进行对话。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是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但是，

它对 5 个有核国扩充核军备的活动置若罔闻，只是不许无核国家开发核武器。这个条约的缺点是：第一，一边倒的不平等条约；第二，实行上有双重标准，又不公正；第三，不能控制非成员国和退出条约的国家；第四，即使履行公约，也不能全部销毁核武器，也不能实现无核化。

国际社会早就发现了这些缺点，这次朝鲜就核问题采取果断的措施，这个问题就表面化了。然而有不少人对朝美协议的意义表示异议。

1994 年 10 月 25 日《读卖新闻》说：“有的人说朝美达成的框架协议与乌克兰方式相反，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国际社会第一次公认了这样的交涉方式：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就能容易得到‘礼物’——经济技术援助和外交关系的改善。”这是其有代表性的例子。有些人的说法更令人感到恶心。他们说，“难以防止出现效仿朝鲜方式的国家”，“有可能陆续出现为了得到援助抛出核王牌的国家”，“这是可恶的妥协，是可恶的前例”，“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了一张废纸”，“造成了另一种不平等”，云云。

但是，这些说法不过是站在有核国家立场的片面的主张和不满，企图保留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缺点，维护既得权。这是有核国家的专横，目的在于继续维持不平等的体系，不许无核国家开发武器。这样做是不可能解决核问题的。

朝美会谈及其达成的协议是一个重大事件，它开拓了能够防止核扩散，解决核问题的新的道路，进而揭示了纠正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本身的缺点，防止核扩散的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它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经常受核威胁的无核国家即弱小国家只要坚决同超级大国进行斗争，就能摆脱核威胁。

朝美框架协议书是亚洲“核军备管理”的第一个外交文件，也是在亚洲建立第一个无核和平区的第一步。

只是服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不能实现无核化，相反，如果只是遵守单方面的义务就会在核威慑下脱得精光。朝美谈判虽然存在难点，但美国终于第一次向一个国家答应不进行核威胁。当然，美国这样做也出于防止南朝鲜和日本的核武装化的目的，但是，归根结底，这意味着美国同意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正如金日成——卡特会谈所确认的，朝美会谈以《关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宣言》为基础进行，并取得了巨大成果。

对此，卡特表示满意说：“总算履行了诺言。”然而，朝美协议的目的不是只弄清“核问题”，而是完全解决核问题，不是单方面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是建立新的不扩散核武器体系即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和平区化。

协议的履行与互相信赖的加深

朝美达成协议已经一个月了，在这期间朝鲜诚实地履行了协议内容。

首先决定停止5万千瓦和20万千瓦石墨核反应堆建设，

撤出了准备新装入的燃料棒。其次，就燃烧后石墨灰的安全贮存和最终处理问题，同美国专家进行了有益的、建设性的协商，还让美国代表团视察了宁边的原子能设施。同时跟国际原子能机构重新进行协商，接受了其代表团的调查。全部冻结石墨核反应堆，封闭西方硬说是“再处理设施”的放射化学研究所，并使之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这一切措施说明，朝鲜方面诚实地履行了一个月内应履行的义务。这样，有权利敦促美国诚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了。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范围下，运转石墨核反应堆，对燃烧后石墨灰进行再处理是合法的，因此，可以说朝鲜所采取的措施远远超出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规定。实际上，这等于朝鲜已履行了北南无核化联合宣言（1991 年达成协议，1992 年生效，参照资料）的第一、第二、第三条规定的义务。北南无核化联合宣言的内容是：第一，禁止核武器的试验、制造、生产、进口、拥有、储藏、部署、使用；第二，原子能只用于和平目的；第三，不拥有核再处理设备，首先不拥有铀浓缩设备；第四，对由对方选定，双方达成协议的对象，按北南核管理共同委员会的规定，实行手续和监督，以便验证朝鲜半岛无核化。

克林顿结束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个别首脑会谈后说，“朝美达成的协议内容开拓了东亚面向新时代的安定和繁荣的道路，因而，美国、南朝鲜和日本三个国家首脑表示积极的支持”。三国首脑还表示将对提供轻水核反应堆给以协助。

然而，主管轻水核反应堆提供事宜的国际机构“朝鲜半

岛能源开发机构（KEDO）的工作，由于在确定成员国、资金分担、营运内容方面存在意见分歧，得不到进展。

加上，美国国会选举结果，共和党占了参众两院多半数议席，因而履行协议的道路上出现了不少难关。被看作当选下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鹰派议员赫廉斯公然说，将要通过一项决议：“第一，美国不出钱援助北朝鲜；第二，美国不让盟国援助北朝鲜。”如果主管国会外交国防政策的机构由前所未有的保守派顽固人物组成，并施加压力，克林顿政府就会在履行朝美协议方面碰到难关。

总之，朝美框架协议书是朝美签署的第一个正式文件，也是克林顿用总统名义保证其履行的。尤其这可谓是博得了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有关国家欢迎的国际公约。因此，如果美国推翻它，那么，美国的威信扫地，招致回到举行朝美会谈以前的对抗和不信状态的后果。

（六） 激战“‘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就轻水核反应堆问题达成协议（1995.4～7）

“特洛伊木马”？

有一位日本记者称：“北朝鲜说‘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是‘特洛伊木马’。这等于北朝鲜承认他们是侵略者。这

句话不是表明北朝鲜陷于自相矛盾吗？”

特洛伊木马源于希腊诗人荷马在史诗《伊利亚特》中描写的传说性特洛伊战争。古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城，十年围攻不下，最后造了一匹巨大的木马，在马肚里藏下精兵，假装撤退。特洛伊人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拖进城里去。当夜希腊伏兵出来，打开城门，里应外合，攻下了特洛伊。《伊利亚特》把希腊进行的战争描写成正义战争，其实从客观上来讲，希腊是发动战争的侵略者。

同样，从朝鲜的立场上看，美国、南朝鲜和日本的联合势力就是希腊的联军，他们的“国际统一步调”就是对朝鲜的包围圈，“‘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就是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洛伊木马”。

南朝鲜外务部长官孔鲁明说，“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并不是特洛伊木马”。但是，南朝鲜当局突然抛出莫须有的“‘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向美国建议由他们出资，提供“‘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这样，朝鲜就怀疑南朝鲜是不是愚蠢地策划“特洛伊木马”。美国正因缺乏资金伤脑筋，没有拒绝南朝鲜的这个建议。从此，人们谈论根本不存在的“‘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可笑的是有的人还肆无忌惮地说荒唐无稽的鬼话。负责朝鲜问题的大使卡卢奇说：虽然朝美协议书上没有明确指出，但是实际上“200 万千瓦发电能力轻水核反应堆”指的是以 100 万千瓦的“蔚珍”3、4 号为标准的“南朝鲜型”两个反应堆；“只有‘韩国’才能从财政上，从技术上帮助轻水核反应堆的提供。就这个问题进行协

商时双方都心里明白。至于没有在协议书上指出是出于对朝鲜政府的‘外交上礼仪’。”

现在世界公认的压水轻水核反应堆有：美国的威斯汀豪斯公司的产品，俄罗斯的 VVER 型，法国的 CPI，德国的 Bibris。所谓“‘韩国’型”不属于这些类型。日本虽然是核发电站大国，但其轻水核反应堆不称之为“日本制”，也得不到国际上的公认。

“蔚珍 3、4 号”的基础设计和堆芯部分由美国燃烧工程学公司提供，汽轮发电机则由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提供。因此，可以称之为“美国制”了。1994 年 6 月 30 日和 7 月 1 日在华盛顿进行的美国、南朝鲜、日本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工作协议上，美国反对“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的出口，说，“‘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的移设受到不少法律上、技术上的限制。”

后来，美国突然改变原来立场，承认“‘韩国’型”，主张采用它。其理由是：第一，筹资只能依靠南朝鲜；第二，负担资金的南朝鲜坚决要求采用“‘韩国’型”；第三，美国也希望朝鲜从内部崩溃，企图使“‘韩国’型”成为“特洛伊木马”。

朝美框架协议全面地指明了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改善朝美关系的途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意味着美国明白用“实力政策”征服不了朝鲜，因此改变政策，推行“怀柔政策”，企图使朝鲜“软着陆”。美国的如意算盘和金泳三政府企图实现“吞并统一”的野心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力图

采用“‘韩国’型”。

第二个理由是：只要向朝鲜提供“‘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就能扩大并维持“韩国”对朝鲜的影响。

建造轻水核反应堆需要 8～10 年时间。这一期间，南朝鲜的资本、技术和物资，特别是不少技术人员进入北朝鲜。这样，“国家安全企划部”可以在他们中间安插要员进行活动。对南朝鲜来说，这是能够摇撼长期尖锐对峙的北朝鲜，掌握“主导权”的好机会。一旦北南关系恶化，或者南朝鲜陷入窘境，南朝鲜可以用它来施加压力，说停止轻水核反应堆建设，撤回建设者。

东京工业大学工程系教授近藤骏介说：“从技术上来讲，‘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韩国’型可理解为由南朝鲜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建造所需的电脑程序技术。核发电站可以说是一个集高度技术大成的大型产业。如果由南朝鲜承担轻水核反应堆建造，承揽零件的工厂和大批技术人员就进入朝鲜。这样，南朝鲜就能够掌握朝鲜半岛的原子能市场。”（《日本经济新闻》1995 年 4 月 17 日）

在轻水核反应堆谈判中，朝鲜可能让步的都让步了。其内容还没有公开，据新闻媒体称：第一，将俄罗斯向南朝鲜提供以抵债的轻水核反应堆提供给北朝鲜；第二，如果轻水核反应堆核心设备的设计由美国承担，其它设备可由南朝鲜承担；第三，如果美国做合同主导国，就可以接受南朝鲜技术人员；第四，合同当事者由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以美国、南朝鲜、日本为中心的国际机构）组成。

据说，美国对朝鲜提出的这一方案感兴趣，计划订立以美国企业为主的合同。美国舆论说，“没有必要使‘韩国’型赋有意义”。卡卢奇也说：“如果它是真正的‘韩国’型，没有必要对它的名称神经过敏。”南朝鲜的在野党民主党也开始主张“不应对‘韩国’型这个名称神经过敏”。

但是，南朝鲜当局始终对“‘韩国’型”神经过敏。金泳三威胁美国说：“如果不采纳‘韩国’型，我们就不出一分钱。我们不出钱，轻水核反应堆问题就会虚有其名，日内瓦协议也会化为乌有。”南朝鲜外务部长官孔鲁明趾高气扬地说：“如果不是提供‘韩国’型，不让‘韩国’起核心作用，我们就不参加轻水核反应堆建设。”

这样，美国和南朝鲜对轻水核反应堆的看法和立场，出现了微妙的差异。1995 年 3 月 27 日美国《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和南朝鲜当局之间出现了不协和音。南朝鲜怀疑美国企图同北朝鲜采取一致步调，取消“‘韩国’型”，怀疑美国企业让南朝鲜出钱后独占其果实。加上，朝日重新进行邦交正常化会谈，南朝鲜更加感到孤立。

尽管如此，南朝鲜当局却死心塌地要求提供“‘韩国’型”。其目的在于要起“主导作用”。他们打算向北朝鲜提供轻水核反应堆以后，掌握“主导权”，任意摆布北朝鲜。为此，必须确保“主导作用”。南朝鲜外务部长官称：“如果不是由‘韩国’电力公司做从设计到制作、施工、建设等一切的合同者，合同是不能订立的。”他们之所以采取这样强硬的态度，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南朝鲜的一位南北问题专家说，“‘韩国’做出一切努力的目的是让人们使用‘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这个名称”（《每日新闻》1995 年 3 月 28 日）。正如他所说的，所谓“‘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本质上是为从内部瓦解北朝鲜，达到政治目的而捏造的政治用语。

不保险的次品

朝鲜和美国、南朝鲜、日本拿着“‘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进行的尖锐斗争，不是单纯地提供什么样的轻水核反应堆的问题，而是集中反映长期对峙的北南关系的关键问题，也是决定今天和将来北南朝鲜关系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北朝鲜坚决拒绝，而南朝鲜死心塌地要提供它。

提供“‘韩国’型”出于使北朝鲜“崩溃”的政治目的，北朝鲜断然拒绝是理所当然的。北朝鲜反对接受“‘韩国’型”还有其它原因。

那就是南朝鲜的核反应堆经常发生事故，不保险。南朝鲜核反应堆“蔚珍 3、4 号”是以 20 年前进口的核反应堆设计为基础，把正在建造的杂种拼凑而成的，它有严重的缺点：其一，堆芯熔毁事故发生率比国际标准高 4 倍；其二，寿命仅为 30～40 年；其三，核反应堆本体和汽轮发电机处于试制品阶段，1998 年才能投产。

尽管如此，美国、南朝鲜和日本却坚持要提供这个轻水核反应堆，好像只有他们即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才有选择

型号的权利。这简直是强词夺理。“提供”这个词用得不妥。轻水核反应堆是朝鲜以有偿贷款名目购买的，而不是由他们无偿提供的。人家不要，你硬叫他买，岂有此理？应该尊重购买者的要求。

朝鲜驻联合国使馆公使韩成烈说：“轻水核反应堆不是作为无偿援助或者恩赐提供的，而是我国购买的。因此，选择哪种轻水核反应堆这个权利属于我们。硬要求我们买‘韩国型’，这简直是让想吃面条的人吃糕饼。”

他说的很对，选择权属于购买者朝鲜。

由谁监督和管理？

朝美会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就用不用“‘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和“‘韩国’的主导作用”这个字眼问题，进行长时间的激烈的舌战，6 月 13 日发表联合公报（参照资料），总算落下帷幕。公报没有用“韩国”这个字眼，但把用英朝两种文字发表的联合公报对照起来看，措词上有微妙的差异。

问题在于规定计划协调者（PC）的作用部分。

朝文是：“由美国公司做帮助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监督轻水核反应堆项目全面履行的计划协调者。”英文是：“由美国公司做计划协调者，以便辅助主管轻水核反应堆建设全盘工作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读卖新闻》1995 年 6 月 14 日）。换句话说，朝文说，轻水核反应堆建设的

主管者是被指定为计划协调者的美国公司，英文则说是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

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以美国、南朝鲜和日本为中心组成，其大部分资金由南朝鲜负担。因此，如果由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主管，就意味南朝鲜对全盘建设享有发言权。

但是，如果由计划协调者主管，南朝鲜完全丧失发言权。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打算把南朝鲜的“韩国”电力公司作为主合同者。即使如此，南朝鲜也只能成为美国企业的“附庸”，因为主管者是计划协调者。

协议的焦点是承认不承认“‘韩国’的主导作用”，因此，这个部分的措词非常重要。将来这个问题有可能引起纠纷。但是，出乎意料，直到现在南朝鲜一言不发。反正“‘韩国’的作用”受到种种制约，南朝鲜把轻水核反应堆的提供当作对付北朝鲜的王牌的企图完全化为泡影了。

首先，联合公报明文指定将提供“美国设计和技术的改良型”轻水核反应堆。据联合公报，它虽然跟“蔚珍 3、4 号”相同，但并没有说参考“蔚珍”。换句话说，以美国企业为中心、根据朝鲜的实际情况把改良了美国 C·E 公司（现为 A·B·B——C·E 公司）“80 型”的设计再加以完善。这是名副其实的美国型。这是因为：

第一，“‘韩国’型”轻水核反应堆尚没得到国际上的公认，根本不存在“‘韩国’型”，“蔚珍 3、4 号”不过是以南朝鲜式改造的美国“80 型”。

第二，联合公报指出，由美国主导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

构，美国在轻水核反应堆提供工作中成为朝鲜的主要对象，由美国人带领代表团或工作人员，执行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的任务。

南朝鲜连在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内也都不能随便活动。总而言之，由计划协调者主管也好，由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主管也好，不管由谁主管，南朝鲜的地位都不大重要了。

这次朝美会谈再次确认，轻水核反应堆提供工作的唯一窗口是美国，由美国起主导作用，负责一切。如果南朝鲜进行阻碍轻水核反应堆提供工作的行动，朝鲜方面就可以向美国表示抗议，如不履行合同，就可以敦促履行。这次协议是以赋予朝鲜这种权利为前提达成的。与其说“这个协议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明确指出了北南朝鲜的地位”（《东京新闻》1995 年 6 月 15 日社论），倒不如说这是因为美国全部接受朝鲜的主张。

两封亲笔信的意义

就轻水核反应堆问题，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了两封亲笔信。一封是 1994 年 10 月签订朝美框架协议书时写给金正日总书记的，另一封是发表朝美联合公报时写给金泳三的。这两封亲笔信的内容、其作用和意义都截然不同。

写给金正日总书记的亲笔信承诺，行使总统权力履行框架协议，提供代用能源（重油）。换句话说，一再保证由美国负责提供。

朝鲜要求保证书函的目的何在？

书函指出，如果轻水核反应堆“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责任，而是因别的理由没能完成”和重油“没能提供”，美国直接负责提供并完成。可见，这为的是防止第三者（南朝鲜）随便插手，并牵制热中“‘韩国’型”、“‘韩国’主导作用”的南朝鲜，不让恣意妄为。

此协议书的第一章确认，克林顿总统的保证书函继续有效。保证书函和阐明美国型和美国主导作用的联合公报内容相一致，没有任何矛盾。

保证书函意味着朝鲜外交政策取得胜利，南朝鲜遭到失败。6 月 15 日《读卖新闻》社论惊叹不已地说：“据报道，在达成协议之前克林顿总统对金正日总书记表示赞佩，像臣下向皇帝上奏折那样，写信给金正日总书记。”这并不是偶然的。

然而，克林顿的另一封亲笔信却与之不同，这封信，有两个问题。

第一，这封信写道：“国际联合企业和主合同国签订的商业合同阐明，要参考的核反应堆是‘蔚珍 3、4 号’”。这与“美国设计和技术的改良型”的说法完全不同。联合公报没有提到应参考的核反应堆，因此与之也背道而驰。

第二，这封信还说，“美国企业作为主合同国即‘韩国’企业的承包企业参加轻水核反应堆建设”，这与联合公报的说法截然不同。联合公报说，不管由谁主管，美国对轻水核反应堆建设全盘工作都负责。

归根结底，这封亲笔信可以说是美国不得已之计，美国力图抚慰因联合公报没有提到“‘韩国’型”和“‘韩国’的作用”抱不平的南朝鲜，达成朝美协议。美国夹在朝鲜北南之间左右为难，这次说了两面光的话。这是一个失策。

然而，会谈双方就核问题和轻水核反应堆问题达成协议的文件要比会谈一方写给第三者的亲笔信具有更大的意义，这是无庸赘言的。换句话说，南朝鲜收到美国总统的一封亲笔信，因此而被遗弃了。

有些人说，这次会谈不是朝美会谈，而是朝鲜北南会谈，更确当地说，是以朝美为一方，以南朝鲜为另一方进行的会谈。随着轻水核反应堆协定签署日迫临，美国国内议论纷纭：“名称是不重要的”，“由于‘韩国’的强硬态度，我们美国陷于窘境，要撇开‘韩国’从头来”，“让‘韩国’主导提供轻水核反应堆，丢了美国的脸”。美国政府向南朝鲜施加各种压力，使之抛弃“‘韩国’型”。

美国的立场是：只要能使朝鲜冻结核，其它问题就可以妥协。对朝美双方来说，首要的是遵守并履行框架协议书。事实上，朝美之间没有根本上的意见分歧。绊脚石是南朝鲜。像进行马拉松比赛一样，进行了三个星期会谈，好容易说服了南朝鲜。

南朝鲜愤愤不平，拼命挣扎。但是，会谈最后还是决定“排除‘韩国’”。克林顿的亲笔信也无济于事。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南朝鲜当局说，“美国背叛了南朝鲜”。

通过这次轻水核反应堆协商，南朝鲜更加孤立，更加不

相信美国。美国和南朝鲜的所谓“国际统一步调体系”连根动摇起来。

朝美朝着建立邦交的方向走

哥伦比亚大学朝鲜研究所研究员林顿几十次访问朝鲜，他说：“如果朝美关系得到改善，北南关系也随之得以改善，‘韩国’不会受到任何损害。”他还认为，北南要进行对话，首先就要改善朝美关系。

他的看法和美国、南朝鲜和日本的看法不一样，美国、南朝鲜和日本认为，要改善朝美关系，首先就要使北南恢复对话。到底哪个分析正确呢？

1994 年 10 月发表朝美框架协议书以后，朝美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谋求信赖的关系。可以认为，“朝美框架协议书的本质是：暂时使北朝鲜制度存在下去”。（《日本经济新闻》1995 年 6 月 16 日）

南朝鲜不希望这样做，不择手段地进行阻挠活动，最后一招就是“‘韩国’型，”“‘韩国’主导”。这是“为了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秩序争夺主导权的角逐”（《读卖新闻》1995 年 6 月 14 日）。角逐极为激烈，最后南朝鲜遭到了惨败。

南朝鲜西江大学教授李相禹说：“北朝鲜对需要 10 年时间的轻水核反应堆建设不寄多大希望，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改善朝日、朝美关系，获取应有的粮食和重油来解决能

源紧张的问题。尽量把轻水核反应堆的暧昧问题继续保留下来，用作维持他们体系的手段。”当然，这个分析如实地反映了目前北南朝鲜的不信和敌对关系。但是对北朝鲜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善同美日关系，以便促进北南关系的改善，把朝鲜半岛变成无核和平区，实现祖国统一。

改善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是使北南关系处于同等的地位，在同等的立场上实现统一的基础。

先改善同美日的关系，现在好像是“无视南朝鲜”，但这为的是改善北南关系，又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提。

金泳三之所以万分焦心，是因为不能掌握统一的主导权，即不能实现“吞并统一”。然而，正如这次轻水核反应堆协议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美国终于决定实现同越南的邦交正常化。越南战争结束已经 20 年，未免觉得时间太长了，但跟朝鲜半岛分裂的时间相比，算不了什么。在朝鲜被分割成北南两部分的现状下，美国和朝鲜建交，这是不容易的。但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历史潮流。

美国国内要求尽早改善美朝关系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尽管南朝鲜不高兴。轻水核反应堆提供问题的圆满解决，使这个呼声更加高涨。

提供轻水核反应堆需要 10 年的很长时间。朝美将通过轻水核反应堆这一桥梁从各方面改善关系。就轻水核反应堆问题达成的协议成为在朝鲜半岛建立新秩序的垫脚石。现在朝鲜半岛孕育着面向新时代的伟大胎儿。

三 以北南联邦方式实现统一的可能性在成熟

（一） 魔术——北爱尔兰方式

动荡不安、烽火不断的世纪——20 世纪快要过去了。在 20 世纪因领土、民族、宗教、思想、资源和国家利益等诸问题发生了许多地区纷争和世界范围的大战争，造成浩劫，无数的人成为战争牺牲者。历史上未曾有过这样的世纪。文明和技术的高度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富裕的生活”，但它又大大增强武器的杀伤力，使人类流下了过去的战争所无可比拟的血。武器的破坏力是毁灭性的，它不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一瞬间毁灭整个城市和众生的原子弹和氢弹、中子弹、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的出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人们称 20 世纪为“血迹斑斑的世纪”、“没有胜利者的世纪”。

然而，在不间断的战争和军备竞争中，人类吸取了教训，并为了生存发挥了一些智慧。特别是，在世纪交替之际，世界开始从对立和仇视走上了和解与合作、共存和共荣的道路。例如：终止东西方的冷战；民族国家恢复主权和独立；

为销毁核武器，裁减毁灭性武器，进行对话，做出努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实现历史性和解，等等。

认为“除非出现奇迹才能实现”的问题陆续变为现实。人并不是渺小的存在。能否把 21 世纪建设成为和平的、共存共荣的世纪，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和解的模特提高到相应的高度。

1998 年 4 月 10 日达成历史性协议的英国与北爱尔兰和谈结果可谓是其光辉典范。谁能预想到英北会达成这种协议呢？这是一个奇迹。奇迹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北爱尔兰和平再次证实，只要出现有利的形势和机遇，做出真诚的努力，就能创造出奇迹。

英领北爱尔兰纷争是从 12 世纪开始的。英国从早年间力图征服爱尔兰岛，但没能成功，到了君主专制时代，国王亨利二世发动征爱战争，终于确立了盎格鲁——萨克逊族的统治。英国强迫爱尔兰信奉国教（天主教），把北部的乌尔斯特划入国王领地，派许多英国人居住。

这样以来，以公元前移居此岛的天主教（旧教）系凯尔特族为中心的居民不断开展抗争运动。后来，这个抗争运动被镇压，实际上爱尔兰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爱尔兰居民备受压迫，生灵涂炭。到 17 世纪，英国大大增加移民，加强了殖民统治。今天此岛基督教新教徒系居民的祖先就是当时有步骤地移到此岛的英国人。

进入 20 世纪，都柏林等地基督教旧教系居民不断进行暴动，英国把爱尔兰分割成南北两个部分。1937 年南部地

区宣布独立，成立爱尔兰共和国。

但是，北部地区，由于支配种族盎格鲁——萨克逊族（新教徒系英国人）占人口的 60%，旧教徒和新教徒对峙，没能取得独立。

新教徒生活富裕，旧教徒生活贫苦，形成不平等，1960 年旧教徒系居民开展民权运动，频繁发生了同统治集团与新教徒居民的冲突。1969 年英国军队一进驻北爱尔兰，反英武装组织——爱尔兰共和军（IRA）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从此发生了北爱尔兰纷争，血战持续约 30 年，牺牲者达 3200 名。

北爱尔兰旧教系居民要求实现同爱尔兰共和国的统一，新教系居民却要仍留在英联邦。因此，对立加剧。这个对立，不是宗教的对立，而是长达 900 年的民族的对立，是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对立。美国有约 3800 万的爱尔兰系美国人，他们站在旧教系一边。冷战时代东西方的对抗也助长了两派的武装冲突。流血冲突的长期持续，使敌对感情越来越恶化，使利害关系错综复杂，人们认为这个纷争不可能得到解决。

然而，有关国家和两派达成和平协议，向历史性的和解迈起了第一步。协议内容如下：第一，设立北爱尔兰地方议会，树立自治权，行使这个地方行政立法权；第二，新设立的议会以超越国境的方式同爱尔兰政府设立“南北评议会”，协商全爱尔兰岛的各项问题；第三，以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政府、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的地方议会代表成立“协议会”；第四，爱尔兰共和国修改宪法，取消对北爱尔兰的

领有权。

的确，这是魔术一般的解决方法。一言以蔽之，这可以说是一个英明的策略，它保证削弱“领土”和“国境”具有的意义，以消除因“归属意识”而造成的对立。有些人说，这个措施只不过是把怨恨和对立的根源——“归属”问题推迟到将来而已。但是，双方认识到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消除旧恨新仇，达成了协议。这个抉择的巨大意义就在于此。

基于协议内容的和平方案通过1998年5月22日举行的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居民投票被采纳。投票结果是：赞成71.12%、反对28.88%。据英国报纸《卫报》的舆论调查，北爱尔兰居民的73%说愿意投赞成票，爱尔兰共和国居民的61%赞成修改宪法，英国本土居民的 80%支持协议。投票结果说明，这个舆论调查是准确的。

其后，两派保守势力的放火破坏活动和报复行动频繁发生。新教徒的示威使对立加剧，8月1日在北爱尔兰的班布里吉发生汽车爆炸事故，有35名受伤，8月15日在欧马的中区发生炸弹恐怖事件，死伤者达250名。对此，居民表示愤怒，激进派恐怖集团怕自己被孤立，只好表示“完全停火”。

反正，开始了这样的大胆尝试：根本改变作为一个国家行使主权的范围绝对化的“领土”或“国家”所具有的意义，向人们的“归属意识”挑战，谋求和平。北爱尔兰方式揭示了因历史原因和民族原因发生的各种纠纷的解决途径，其重大意义就在于此。它在20世纪末向世界展现了光明的前景和希望，这是值得赞赏的。

（二） 旨在以“民族”克服制度差别的第一个尝试

北爱尔兰方式即通过对话谋求和平的先例，可资借鉴，鼓励北南朝鲜，去实现统一。

当然，北南朝鲜的分裂和对立跟爱尔兰的情况本质上、构造上不同。北南朝鲜的对立源于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光复后由于美国强占南朝鲜而朝鲜被分割成北南两部分，又由于东西方冷战的代战争即朝鲜战争，分裂被固定下来。北南朝鲜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因外来势力的干涉民族被分裂。这个对立虽然是民族问题，但它是因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而产生的民族对立。北南居民都是同一个民族，因此，“归属意识”问题不在于民族，而在于思想和信条。

日本、美国、苏联等周边大国都同朝鲜的分裂有关系，因此，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难以解决。

但是，举世皆知，在分裂状态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朝鲜民族并没有只是被大国任意摆布，对于事态发展也没有袖手旁观。每当统一运动高涨，发生各种“事件”时，周边大国就加以干涉，因而北南双方的不信任加剧，与统一背道而驰的事态持续。如果因为如此认为不可能实现北南统一，悲观失望，自暴自弃，听之任之，那么，就会使分裂固定下来。虽然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北南统一

是定将实现的。这并不是幻想。其论据有两个即朝鲜半岛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首先拿内部因素来分析一下。北南朝鲜已经达到了北爱尔兰方式水平。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对此，有些人低估，因为还没有付诸实践。然而，对此必须做正确的评价。不要忘记实际上朝着这个方向得到推进了。那就是北南达成的历史性协议即 1972 年发表的 7・4 南北联合声明和 1991 年发表的《关于实现北南方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

7・4 联合声明就“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三项原则达成了协议。这个原则，从那时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今天和将来都是北南实现统一的基本原则。第一，民族对立是因外来势力国土被分割成北南两部分而造成的，因此，必须排斥外来势力，用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实现统一；第二，由于同室操戈的朝鲜战争，分裂被固定下来，加剧了憎恨和对立，因此，不要再打仗，而要通过和平对话实现统一；第三，用民族团结的力量谋求根本解决。这种共识的果实就是三项原则。

北南协议书根据这个原则，再把实现统一的立场和过程加以具体化。双方承诺：“消除政治、军事上的对峙状态，实现民族和解，防止武装侵略和冲突，缓和紧张局势，保障和平，实现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维护民族共同的利益，实现繁荣，承认双方之间的关系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暂时形成的特殊关系，为实现和平统一做出共同努力。”这是很重要的。

双方承认南北关系“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暂时的特殊关系”，这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双方都为了自己“国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进行竞争，如果继续乞灵于这种竞争，那么只有以一方使另一方屈服并把它吞并的方式实现统一。

可以说，这两个协议提出了能够克服憎恨和对抗的方法，它的明智并不亚于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平协议或北爱尔兰协议。这是朝鲜民族的机智和渴望和平统一的民族坚强的意志所带来的果实。能否取得成功，要看今后双方是否诚实地履行协议事项。

在此特别要指出的是 1980 年北方提出的建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和 1993 年金日成主席发表的《为统一祖国，实现全民族大团结的十大纲领》。

前者是“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政府为基础的统一纲领”。其内容是：在北方和南方分别设置地区自治政府，以双方的代表和海外同胞代表组成的民族统一政府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统一国家‘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成为中立国家。这个方案初次阐明了在承认南朝鲜存在的基础上，双方照旧保留其思想、理念和制度而共处的道路。它揭示了比北爱尔兰方式更具体、更明确的国家形式。从这一点说，这一方案是一个划时代的方案。在现在的情况下，和平地实现北南统一的道路，只有联邦制这一条。

这个方案也和北爱尔兰方式一样暂时把“归属意识”搁在一边，但它的最大特征是：在承认多样的“归属意识”和

“归属”的基础上，根据同一个民族的同一性，实现大团结并把它看做统一。

后者进一步强调“民族爱和民族自主精神”、“共存、共荣、共利”。金日成主席说：“双方都要消除北侵和南侵、胜共和赤化的畏惧，互相信任，实现团结。”联邦制统一的宗旨是：以民族爱和民族团结保证存在于北方和南方的不同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与思想共存，消除同一个民族的分裂和对峙，恢复互相信任。

（三）冷战的终止所带来的变化和有利条件

和平与安保构造

分析外部条件，就必须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事实。这同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有关。也就是说，东西冷战终止了。80 年代以前几乎没有上述北南协议书和联邦制方案得到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到 90 年代冷战终止后，其可能性越来越增大，并且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可以说，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的达成也是冷战的终止所带来的果实即冷战后世界形势的必然产物。

由于冷战终止的结果，东西方两个势力不再对基督教新旧两派提供支援，也不进行干涉。世界朝着和解与和平方向不断前进。国际社会对武力对抗和流血恐怖的抨击以及居民

对没有解决办法的对立的厌恶也起了作用。

在爱尔兰后裔颇多的美国，爱尔兰后裔克林顿当选为总统，历史上与爱尔兰后裔保持密切联系的民主党政权把解决爱尔兰纷争当作首要的外交任务之一。这也起了很大作用。克林顿总统邀请爱尔兰共和国的政治组织——新芬党的领袖访问美国，向他施加压力，迫使他实现和平，不但如此，克林顿本人也访问北爱尔兰，还派遣了和平调解人（前民主党参议院议员圆桌会议主席米杰）。

还有，当事者——英国布莱尔工党政权，对达成协议起了很大作用。历届保守党政权拒绝和新芬党合作。前首相撒切尔顽固地坚持“同恐怖分子不进行对话”的方针。前首相梅杰因议会的支持基础薄弱，依靠新教徒系的协助，施政又优柔寡断，因此没有采取解决措施。但是，与美国的民主党保持友党关系的工党出身布莱尔首相以压倒的信任为背景，就任后马上同两派建立亲密关系，主张“排除爱尔兰共和军的交涉是没有意义的”，促成新芬党参加圆桌会议。促使协议达成的因素还有：爱尔兰共和国取得惊人的经济发展，随之其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增大；对朝着合并国家，加强地方自治制的方向走的欧洲新存在方式的积极摸索；越来越多的人强烈要求清除与历史背道而驰的殖民主义残余，等等。

但是，不能因此认为当时北爱尔兰的形势有利。也不能把它看做是历史的偶然。应该认为这是冷战的终止，历史转变的潮流中实现的必然。世界各国电视台播放的柏林壁障被拆毁的场面，肯定使爱尔兰人民和英国人民震动，从

中受到鼓舞。

那么，朝鲜半岛的形势是怎么样呢？冷战结束后，一直拒不接受朝鲜关于进行对话的建议的美国终于同意进行对话，同意改善关系。美国捏造朝鲜“核开发疑惑”，进行威胁，后来同朝鲜签订了历史性的朝美框架协议书。美国基本上承认一直敌视的朝鲜及其社会主义制度，正式承诺不使用核武器，也不拿核武器进行威胁，并同意邦交正常化。在会谈过程中，美国还表示支持朝鲜的和平统一。这一融和政策意味着美国对朝政策发生极大变化。其起因是冷战终止后，朝鲜半岛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占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至今，朝美关系虽然因美国不缓和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仍没有得到改善，但是已造成了一定的信赖。首先，双方开始根据框架协议书，消除唯一留下的冷战结构，形成新的和平结构。这具有重大意义。

向朝鲜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在进行这个建设工程期间，国际组织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进行工作，朝鲜和美国不再成为敌对国家，从这个意义来讲，朝鲜半岛的和平得到保证。

还有，四方会谈也具有巨大意义，这是因为不管在会谈上讨论并决定什么问题，举行会谈这本身保证维护和平。没有必要拿着会谈结果乐观或悲观失望。举行会谈，这本身有助于朝鲜半岛的安保。美国也称：“四方代表讨论和平问题这本身就是形成信赖的最大措施”。

换句话说，朝鲜半岛的安全与和平靠朝美框架协议书和其他双重、三重的措施得到保证；北南对话和统一的条件从

外部得以成熟。

然而，四方会谈并非是北南对话。南方希望以美国和中国补充并保证的方法进行北南对话，但是，只要朝美问题得不到解决，北方和南方的关系就不可能得到进展。因此，北南对话最好根据北南已达成的协议自主地进行。四方会谈的主人不是北方和南方，而是朝鲜和美国。首要问题是：改变驻扎在南朝鲜的美军的地位及其性质问题和以和平协定取代停战协定，建立新的和平保障体系等问题。

只要这些问题得到进展，就能接近补充并保证北南对话的形式，但是，如果把主要问题当成次要问题或把次要问题当成主要问题，是不行的。朝鲜的立场是：不是在四方会谈上“北方和南方不进行对话”，而是“北方和南方在另一个场所”进行对话。美国和平研究所研究员基诺涅斯也说：“在四方会谈上，要向朝鲜积极地揭示撤走驻在南朝鲜的美军的条件，并谋求其实现。同时，要以朝鲜采取措施减少军事威胁为前提条件，答应撤销朝鲜战争的遗物即虚有其名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和军事停战委员会等。如果继续推行封锁、压迫政策，就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和平。”

解决问题的钥匙掌握在朝鲜手里

冷战的终止使西方国家的联盟关系发生了变化，所有国家改变政策，或者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政策。船桥洋一在《同盟漂流》一书中叙述了这一剧变的经过。在冷战

体系中，那些一直坐观成败的国家，突然形势发生变化，没地方坐了，“敌人”也消失了，就居然怀疑起盟友，蒙头转向，忽左忽右。

特别是，围绕着朝鲜半岛，激烈角逐，互相试探对方的居心。令人感兴趣的是朝鲜成为其主角。例如，朝鲜和美国的关系变得亲密，南朝鲜吃醋，拉美国的后腿；美国和南朝鲜关系到了金泳三时代恶化，对此，日本只是观望。如何看待朝鲜，同朝鲜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规定周边国家的外交立场，成为动摇美国、日本、南朝鲜联盟关系的因素之一。

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朝着承认朝鲜的方向走，这必然地削弱了同南朝鲜的同盟意识。美国国会调查委员会官吏罗利 • 尼什说：“顽固地主张要对北朝鲜实施强硬政策的南朝鲜才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障碍。”他的说法如实地说明这一点。美国对朝鲜的认识有时倒退或动摇起来，但是，朝着已达成协议的改善朝美关系的目标前进，尽管划着螺旋线。

最重要的是，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等所有周边国家都不希望朝鲜的剧变，而希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定。当然其目的在于使朝鲜逐渐地无冲突地安定下来。但是，不管怎样周边国家为了在承认朝鲜的社会制度和其存在的基础上，维护和平，开始行动起来，这在冷战时代是不堪设想的，还有，除了日本之外的周边国家制定考虑到统一了的朝鲜将来的外交战略。

•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朝鲜半岛得到统一，陆战队的重要任务结束的那天必将到来。”（《同盟漂流》）

• 美国国防部官员说：“朝鲜半岛的统一可能很快得到实现。”太平洋军司令部前计划部长、海军少将麦克•马格大皮托预言道：“如果和平地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或者实现统一，那么，美军在东亚的地位——魔术般的数目 10 万名将会变动……。”（同上书）

• 美国南朝鲜事务当局称：“统一后美韩联盟的目的即牵制北朝鲜的目的就被消失。鉴于这种事态，有必要对以地区安定为目标的日美联盟重新作出定义。这个事态已经开始发展。”（《朝日新闻》1998 年 2 月 13 日）

如上所述，冷战后朝鲜半岛的形势发生剧变，能够履行北南协议书的条件逐渐成熟。朝鲜北方和南方实现和平统一的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样说也不言过其实的。所有趋向都是朝着实现北南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胎动。它不断地引起连锁反应，逐渐扩大。实现统一的内外条件得到创造，作为冷战后的必然事变，朝鲜半岛很快得到统一的可能性很大。这并不是幻想。下面拿着目前北方和南方的政治经济状况加以分析、证明。

（四）北南经济状况导向的出路

朝鲜经济现状

举世皆知，目前朝鲜和南朝鲜的经济都陷于最严重的危机。

由于连续发生的自然灾害，朝鲜经受着严重的粮荒。因缺燃料，缺外汇，到了连从前经济水平也难以维持的地步。据朝鲜向联合国提出的统计资料，1993 年以后 3 年来，国内总产值减少了 50%。

然而，拿着西方的尺度计算并分析朝鲜的社会主义经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朝鲜的经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崩溃后朝鲜经济极为恶化，缺乏外汇，缺乏石油和电力等能源，工厂开动率显著降低，生产继续下降。但是以经济自立、粮食自给自足为基本路线的朝鲜经济实力非常雄厚。1986 年粮食自给率，日本为 22%，南朝鲜为 55%，而朝鲜为 99%。其后，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朝鲜的粮食自给率可能下降了。如果日本或南朝鲜像朝鲜那样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又不能从国外自由进口粮食，就会陷于更为困难的境地。

居住美国纽约的统一研究所所长韩浩锡在一篇论文中指出：第一，外部人不可能了解朝鲜的经济活动；第二，朝

鲜的经济不能看作国民总产值，而应理解为除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最大比重的流通、福利活动部门及其它部门创造的价值之外，以物质生产为主的社会总产值；第三，应考虑到各种社会实惠，即国民收入的追加分配（粮食、住宅、燃料、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生活必需品供给等）。他强调提出，必须根本改变对朝鲜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评价。

1998 年 5 月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的对外关系协商会发表《朝鲜半岛政策报告书》。《报告书》指出："历史上几乎没有连续八年进行赤字投资，而不垮台的国家，然而，朝鲜却仍在坚持。"美国国务院所属对外援助科作为其答案发表的《朝鲜事态评估报告书》指出：

"朝鲜人民具有以自力更生理念为基础追求活力的历史。过低评估他们不怕持续不断的危机的意志和能力是不行的。……必须考虑到这样的事实：朝鲜人民和政府在长期恶化的困难和孤立中，建立了能够适应这种局面活下去的综合体系。"

用资本主义统计和计算方法是不能正确地分析朝鲜的社会主义经济的。

当然，朝鲜经济问题是严重的。但是，运转朝鲜经济的最大因素——政治制度仍旧健全，因此，只要西方国家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制裁和压力一旦被解除，朝鲜就能迅速复兴起来。

南朝鲜经济现状

1997 年下半年度，南朝鲜的财团和大企业连续倒闭，经营困难日趋严重，景气循环状态落到最低水平，外债高达 1500 亿美元。同年年底，因空前的金融危机，南朝鲜停止支付外债。他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和日本挪用 570 亿美元的支援金，暂时摆脱了危机。但是，其后经济仍旧萧条，失业者有增无减。

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南朝鲜的经济危机固然是直接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所导致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构造有缺点，金泳三“政府”没能提出解决对策，经济政策失败。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基础本来脆弱，却企图在开发银行的控制下依靠它的特惠，实现巨大化和冒险的多角化，结果，事与愿违，搞得一塌糊涂。政治和经济的勾结现象非常浓厚，放任各财阀经营自流，“政府”银行不考虑支付能力，胡乱向财阀放款，缺乏资金就以外国银行的贷款融通。这样，金融机关债台高筑，有巨额不良债权和超越支付能力的外债。财阀互相融资，无计划地、赌博似地经营的经济要付出其代价的时候终于到了。也就是说南朝鲜的“泡沫经济”濒于崩溃。

最近南朝鲜的经济逐渐好转。南朝鲜经济具有比较雄厚的基础，因此，只要改组财阀，大胆采取构造改革措施，就

能找到出路。

北南经济合作的必然性

北方和南方同时经受的经济危机和困难局面使他们朝着改善北南关系的方向走。

其论据是：其一，南方的所谓“吞并统一论”是不可能实现的。金泳三“政府”说什么北方快要“崩溃”，企图依靠经济实力实现“吞并统一”。金日成主席溘然逝世时，他不但没有表示哀悼，而且镇压那些表示哀悼的人，致使北南关系极端恶化。所谓“统一资金”越来越增加，“北南统一价值”远远超过东西德国，高达一兆美元。濒于破产的南朝鲜岂能出这么多的钱？一时不可一世的“吞并统一论”噤若寒蝉了。

其二，金日成主席逝世后，西方和南朝鲜一致认为“北方早晚要崩溃”，但朝鲜并没有崩溃，反而保持政治上的安定。他们都认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崩溃对亚洲也会产生影响，但直到现在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态。这是因为苏联式社会主义和亚洲式社会主义的成立过程和社会体制不同。特别是，朝鲜社会主义比他们所想象的坚强得多。南朝鲜也认识到，企望朝鲜“崩溃”是不切合实际的。从南朝鲜的情况来讲，他们也不希望突然发生北方瓦解的事态，这是因为他们很想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因此，他们至少企望尽可能缓和对抗局势，走和解和共存的道路。这

是必然的结局。

其三，南朝鲜认识到北南从经济上相互合作，相辅相成，才是北南双方在国际社会里共处的最佳方法。事实上，北南经济合作的必要性早就提出来，并做出了实际成绩。现在，对北方来说，南方是最大的贸易对象。但是，因北南政治问题，交流和投资受到限制，不能顺利发展。然而，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危机不容囿于原则。正如金融界所表明的，国际经济已进入了自由化市场经济——弱肉强食的激烈的竞争时代。北方和南方要摆脱经济危机，在激烈的竞争时代生存，就都必须进行经济合作。从这种意义来说，在经济方面，北方和南方也是命运共同体。再说，南朝鲜人民反对接受以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接控制为条件的金融支援，说这是“第二国耻”、“经济托管统治”、“剥夺经济主权”。随着失业者剧增、税金负担过重、物价暴涨，在人民中间出现“排外主义”情绪。这一事实，说明重视民族是南朝鲜民心所向。南朝鲜人民对美国的情绪是复杂的。南朝鲜人民一方面对美国怀有“感激之情”，因为美国向起到“反共壁障”作用的南朝鲜提供援助（虽然没能达到满意的程度），另一方面又怀有“反感”，因为美国“无视南朝鲜和美国联盟关系”，对朝鲜采取融和态度，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要求太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使失业率高的国家更加增加失业者，将会引起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

政治状况有利于重开北南对话

朝鲜半岛局势和北南政治状况也有利于重开北南对话。有利条件是：第一，1997 年朝鲜结束三年治丧期间，金正日将军被推戴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98 年他再次被推戴为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总书记说他将照旧继承金日成主席提出的路线，包括统一祖国的政策在内。朝鲜把 7·4 联合声明、建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为统一祖国，实现全民族大团结的十大纲领》规定为统一祖国的三大宪章，并要本着民族自主的原则解决统一祖国的问题。

第二，在南朝鲜出现了新的“政权”。南朝鲜当权者在《总统就任演说》中，提出了对北三项原则：“一，不容许武装挑衅；二，不想‘吞并统一’；三，从可能的领域开始推进和解与合作。”他还表示，愿意互派以履行北南协议书为使命的特使，同时，如果北方要求，愿意举行北南最高级会谈。他抛弃了“吞并统一”，这意味着改变历代军事“政权”和金泳三“文人政府”的“统一政策”，首次承认了同北共存。他重视北南协议书，还准备履行它，这一点确实与金泳三“政府”不同。

在就任前夕，“政权”移交委员会发表“100 项任务”，其中他提出的首要任务有 7 项，例如，“通过北南协议书的履行打下改善关系的基础、本着把政治和经济分开的原则推进经济合作、实现离散家属的相逢、奉行赢得国民支持的统一政策”，等等。在“政治和经济分开”的条款中，

阐明了即使不进行政治对话，在经济和人道主义领域也实现交流和合作的方针。在旅游领域，建议把金刚山等作为“自由旅游地带”共同开发。他还表示，在人道主义支援方面，愿意继续提供从前通过红十字会提供的粮食支援，而且还提供改良的作物品种、农业生产器材和农业技术支援。这是表示改善北南关系的意愿的空前具体而多方面的令人鼓舞的建议。

第三，北方对重开北南对话采取肯定的态度。

1998 年 4 月 6 日朝鲜劳动党书记金容淳说：“要尽早履行北南框架协议书；为此必须尽早实现北南对话。”12 月 12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会见访问朝鲜的欧洲议会代表团时说：“我们希望同南方进行新的政治对话。美军撤出南朝鲜固然是重要问题，但这个问题并非是对话的前提。”他的谈话暗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进入 1999 年南朝鲜“政府”开始采取容许改善朝美关系先于北南关系问题的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因为这意味着“同时并行”方针的改变，出现了能够促成北南对话的可能性。

第四，周边国家对北南改善关系的动向表示欢迎和支持，并对利害关系有了统一认识。美国国防部当局称：“美国和中国都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发生纷争和混乱，在这一点上，两国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日本好像还没有树立对朝鲜半岛的基本战略，但打算跟上和平趋势。然而，清算过去的问题和邦交正常化问题，像钉在喉头的刺一样沉重地压日

本政府的肩膀。俄罗斯一有机会就要干与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如上所述，周边国家都希望履行北南协议书，对北南统一一致采取宽容的态度，虽然看法上有些不同之处。

南朝鲜当权者提出的“六国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安定的宣言”设想虽然没有迅速得到实现的可能，但东北亚不能不实现多国安保的时代早晚到来。为此，北南和解与共存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北南交流的具体动向

如上所述，北方和南方逐渐朝着扩大共识的方向走，这已经在一些谈话和行动中表现出来。下面按日期介绍一下1998 年一年的情况。

2 月 15 日，朝鲜表示，准备从 5 月 1 日起接受有关了解分居在本国与海外的离散家属地址的申请。

2 月 20 日，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北方、南方和海外学者统一会议”的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朴英洙指出：“‘政权’的交替是件好事，这将成为我们民族同过去诀别，走向自主、和解、缓和紧张局势道路的机遇。我想我们民族不会经常有这样好的机遇。”这是对现“政权”所寄予的期待，是分明为继续举行对话而打的信号。对此南朝鲜统一协议会会长白永哲也说道：“要把南北同时面临的经济危机变成实现民族共存和合作的机会。”

在南朝鲜政权交替前一个星期的 2 月 18 日，在平壤召

开了北方政党、社会团体联合会议，申明了为开辟统一道路，同南方的政党、团体举行对话的意愿，还通过了致“新政治国民会”总裁等的信。

3 月 27 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轮北南红十字会谈中所达成的协议是：在北方接受国际红十字联盟监督分配的前提下，南方在 5 月底以前支援折合 5 万吨玉米的大麦、食油和盐。

同日（3 月 27 日），南朝鲜当局说，将大幅度缓和企业对北朝鲜投资的控制，“今后本着政治、经济分开的原则，尊重企业家自主的判断”，还制定了大幅简化其办理程序的方针。

进入 4 月，南朝鲜“统一院”批准了在罗津——先锋经济贸易地区的一个合作农场建办拥有 1500 公顷耕地的联营农场，以生产粮食、饲养猪等计划。北南之间在农业方面的合作，这是第一次。在今后 20 年期间，向这个合作农场（合作社）投入 800 万美元资金。“统一院”还批准韩民族福祉财团推进在罗津建办制药厂和医院的工作。

4 月 6 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金容淳说：“南朝鲜说要按照政治、经济分开的原则进行合作与交流，如果其真正目的在于统一祖国的话，我们将不拘形式，宽容对待。”

停止 3 年 9 个月后好容易从 4 月 11 日在北京继续举行的北南副部长级会谈，因化肥支援、离散家属等问题产生意见分歧，会谈又“决裂”，但这并不意味着像金泳三时期那样的北

南关系的断绝。南方代表强调说：“北方和南方对继续举行会谈的必要性有了共识。这轮会谈并不是决裂，而是等于体育比赛中的‘暂停’。”北南对话不是能够一谈就成的事情，而是像登上螺旋形阶梯一样需要作出长时间耐心努力的事情，其前途是乐观的。据报道，北方和南方的代表在白天进行激烈的争论，一到晚上就聚在一起喝酒，肩并肩地唱起朝鲜民歌来。这一报道说明这种乐观看法是正确的。（尤其跨入 1999 年，南朝鲜“统一院”称：“对北方，不实施要求短期偿还的那种‘互相主义’方针，而实施‘非同时性，非等价性’的更为柔软的方针。”并指出，在不以北方的让步为前提的人道主义支援品项目中打算把化肥等物资包括进去。）

4 月 13 日，南朝鲜“政府”和执政党在政策协商会议上通过了这样的方针：“第一，扩大包括大企业和经济集团负责人在内的经济人（大财阀）的访北；第二，容许租借南方企业闲置设备；第三，废除一次投资额限于 100 万美元的规定；第四，从只许部分行业投资的现行方式转为只禁止部分行业投资的制度。”（联合通讯）

4 月 25 日，开设了可经由朝鲜和南朝鲜领空的国际航路，南朝鲜航空公司的班机第一次飞过了朝鲜的领空。

5 月 2 日，南朝鲜“小天使”艺术团进行了访朝演出。

6 月 8 日，朝鲜各社会团体组建了“民族和解协议会”（民和协）。

同一天（6 月 8 日），南朝鲜电力公司经理张荣植称：“正在做连接 1948 年 5 月以来一直被切断的北南之间输电

线的准备工作”，并说愿意把剩余的电力供应北方。

6 月 13 日，南朝鲜方面发表了缓和限制规定的措施：废除生产设备出口审批制度；许可附带条件进口北方书籍。

6 月 16 日，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访问朝鲜，带来了 500 头牛。就开发金刚山旅游胜地、新建现代汽车公司工厂问题达成了协议。

6 月 18 日，南方作为北南合作工作同意“国际玉米财团”在北方进行良种玉米栽培试验的开发计划。

7 月 8 日，朝鲜开始了通过广播向居住在南朝鲜的离散家属传达消息的“书信广播”。

8 月 15 日，南朝鲜执政者建议运作北南联合委员会，建立以内阁阁员或副部长级为代表的北南常设对话机构。

8 月 18 日，南朝鲜“统一院”称，从 9 月 1 日起办理 60 岁以上高龄离散家属访问北朝鲜的手续，把审批制改为申报制。

10 月 30 日，金正日总书记同访问共和国北半部的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举行了会谈。

11 月 3 日，南朝鲜民间团体“同胞统一文化财团”访问共和国北半部联合举办音乐会。

11 月 10 日，南朝鲜三星集团提出扩大北南经济合作的方针，发表了在北方建立大规模电子综合区的方针。

11 月 18 日，开始进行金刚山旅游。

12 月 15 日，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访问共和国北半部，就在西海岸一带建立大规模工业区达成了协议。

12 月 30 日，现代集团称游览金刚山的南朝鲜人已超过一万名。

只从上述情况来看，北南之间的人士来往和物资交流，是很频繁的。据南朝鲜“统一院”属下“统一教育院”的报告，访问共和国北半部的南朝鲜人，1998 年为 3231 名（不包括金刚山游客），自 1989 年至 1997 年的 9 年间总共达 2408 名。今后将会有大幅度的增加。

（五）旨在实现共存、共荣的联邦制统一

正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频繁的北南接触和对话，实际上在拆除北南之间的壁障。但它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闹对立、互相敌视和不信任，同时他们对对话和统一的基本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所以不能很快清除这种关系。

首先，要加强北南经济合作，可是因为经济体制和经营方法不同，所以会发生纠纷，以致削弱南朝鲜企业家的投资欲望。还会产生这种担忧：如果南朝鲜企业进入北半部，那么在本来很难就业的南朝鲜会有更多的工人失业，南朝鲜经济就会变成华而不实的经济。但这不过是暂时的后退，从长远的前景来看，有助于搞活南朝鲜经济，促使北南共荣。北南经济合作的加强和发展很可能起维生素的作用，使南朝鲜经济扭亏转盈。拿朝鲜情况来看，引进同族的技术和资金还是可以放心的。它将对

恢复处于停滞状态的经济会起到强心剂的作用。

如果南方得到价廉而可靠的北方地下资源的供应，那么，就会获得巨额的赢利。如果南朝鲜产品经由朝鲜内地和罗津——先锋地区运往中国、俄罗斯和东南亚，就会降低其价格。还可以北南联手创办新的事业。毫无疑问，如果北南共存，进而实现统一，朝鲜就会成为拥有 7000 万人口的国家，其经济实力就会在东北亚占重要地位。

其次，北方和南方对统一的概念依然有差别。1993 年金泳三抛出“要经过和解、合作、南北联合的阶段实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三个阶段统一论”。现执政者也从 70 年代起，一直主张经过共存和交流、联邦制、实现统一的“三个阶段统一论”。从表面上看来，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实际上却有根本的差别。那就是前者主张北南联合，后者主张实行联邦制。可是 1999 年南朝鲜执政者却后退一步说：“不反对联邦制”。对此，有人作出的分析是，因为他受到了这样的影响：南朝鲜在野势力在苏联和东欧国家遭到崩溃以后，对社会主义体制感到失望，认为北方“是需要援救的存在”，而不是“平等合作的对象”。也就是说，这是可以实现承认“两个朝鲜”的国家联合，即不可能实现向往一个朝鲜的联邦制的看法。

北方把联邦制国家的建立看作完全的统一；而南方把联合与联邦制看作一个阶段，把完全的统一放到未来的最后阶段。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此。总而言之，如果不把联邦制国家的成立看作统一，那么，永远不能实现统一。追求

一个国土、一个民族、一种制度的完全统一，可以说这是把统一看作现在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的问题，因而对此采取保留和回避的态度。统一了的联邦制国家经过漫长岁月怎样合并起来，这只能让下一代解决。怎样规定北南两个地方自治政府的地位，怎样规定外交权和军事统帅权？这是规定一统国家性质的重要问题，但因对统一的理念和概念不同而不同。

实现联邦制统一时，有些南方人士会为南方所负担的“统一费用”而操心。然而，朝鲜的统一不是东德和西德实现的那种完全统一，而是朝鲜的独特方式——联邦制方式，因此，只要不操之过急地实现流通货币的统一，“统一费用”就基本上不成问题。先决条件，是通过北南经济合作，恢复和加强双方经济体制。实现联邦制统一以后，只要继续维持和加强北南经济合作体制，北方的经济就会得到恢复。实现了国土、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之后，经济合并可以看情况合情合理地加以推进。南朝鲜执政者常说：“不希望及早的统一”，“先实行交流与合作，然后逐步实现统一”。依我看，如果这为的是克服“韩国”的经济危机，就应当走与之相反的道路。南朝鲜执政者的一个亲信称，“北方垮台，‘韩国’也会垮台，所以只好共存”。如果持有这种想法，就应当仔细研究一下北方的联邦制统一方案，同北方反复进行磋商，采取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即双方都不受任何损失的方式迅速实现统一。

南朝鲜“政权”交接委员李东馥称：“如果北方不抛弃

共产主义，不引进市场经济，不承认南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体制，那么，统一就很难实现，就成为一种继续等待的渺茫的事情。现阶段重要的是如何管理分裂状态。”只要南朝鲜坚持这种立场，北南关系就会毫无进展。现在不是“继续等待”的时候，而是需要行动的时候；不是管理分裂状态，而是努力消除分裂状态，争取和平的时候了。这种行动必须基于共存共荣的联邦制统一理念。

南朝鲜执政者把保守强硬派康仁德任命为“统一院”长官，这个错误做法很快在北南副部长级会谈上，引起了北方的反抗和不信任。北方对南方让这种人物负责北南对话，表示愤怒。可以说北方要求废除“安企部”和把北方规定为“敌人”的“国家保安法”，就是对南朝鲜执政者居心的追究。因为同视自己为敌人的对方是不能共存共荣的。联立执政党的性质、对金钟泌的处理、议院内阁 制改宪等问题，也将对北南对话的重新举行产生极大的影响。

南朝鲜执政者一再强调说：“如果驻韩、驻日美军撤走，那么，现在的稳定和势力平衡就会很快遭到破坏。为了东北亚的安全与和平，美军驻扎在韩国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朝美关系得到改善，缔结和平协定，那么，美军驻南朝鲜也没有什么意义了。美国也基本上承认朝鲜半岛一旦得到统一，驻南朝鲜美军就暂时留在南朝鲜，就具有“和平维持军”的性质和地位。换句话说，如果美军继续保持现在的地位，北南对话和为统一作出的努力就都会坐礁。南朝鲜执政者不应站在维持现状的立场，而应该站在改变现状，坚持民族自主

的立场上同北方认真商讨北南统一问题。

如上所述，虽然有各种障碍、棘手问题和消极因素，但是，可以说围绕北南统一的内外形势和条件在酝酿成熟。如果失去这个机会，北南统一几乎不可能实现。国际社会希望北南双方利用可谓最后一次机会的这一成熟的条件，在 21 世纪初实现北南统一。

容许北南分裂持续下去，这是全体朝鲜民族的耻辱。统一必将得到实现。其力量和无限的可能性就在于我们朝鲜民族的内部。只要以满腔热情、决不失掉这个最后一次机会的果断性和坚强的信念，发挥民族的智慧去进行奋斗，统一的大门就必将被打开。

北南统一既不是幻想，又不是奇迹，是历史的必然。

在 1989 年“赌博疑惑骚动”中，全国各地接连发生了谩骂朝鲜学校学生、对他们施加暴行的事件。朝鲜学校女生，都穿民族服装，一眼就能看出她们是朝鲜人。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她们成了主要打击对象，发生了她们的民族服装被日本青年的刀子划破的事件。这个事件称之为“朝鲜女生裙袄事件”。这一事件受到了旅日朝鲜人和日本社会的严厉谴责。

从那时已过了 10 个年头。10 年来迫害旅日朝鲜人的大小事件频繁发生。最大的事件是 1994 年的“核疑惑骚动”和 1998 年的“弹道导弹骚动”。这时候发生的暴行更凶残、暴恶。也许是因为当时在日本社会“流行”毒剂投放事件吧，

有一个暴徒用信件和电话恐吓朝鲜学校当局说，“往学校水塔投放了氧化钾”。暴徒们无恶不作，用小刀刺破朝鲜学校女生的手臂；向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本部和神奈川县本部建筑投掷火焰瓶。

总联千叶县本部会馆被暴徒纵火烧毁，值班员罗勋（42岁）被杀害，尸体被火烧得面目前非，无法辨认。据验尸资料，他的后脑勺挨了凶器的打击，面部和腹部有 10 多处刺伤，脖子上有被卡死的痕迹。凶手的杀人手法之残忍令人发指。罗勋为人正直，受人尊敬。可见，这不是单纯的强盗事件或放火事件。犯人还没有被捕，因此，尚不能说这个惨案同“弹道导弹骚动”有关联，但对旅日朝鲜人来说，是一个严重打击。

然而，日本新闻媒体对这个事件冷谈，日本社会也没有像过去那样掀起广泛的舆论予以谴责。

即使朝鲜试验发射的导弹飞过了日本群岛上空，也没有任何理由旅日朝鲜人受到迫害。朝鲜公布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后，迫害事件更为频繁发生。可见，这是日本人心中积蓄已久的反朝情绪的爆发。

1998 年 12 月 17 日，有一个右翼团体成员用锥子刺伤了新潟县知事平山的脸颊。当时凶手质问县知事说：“你为什么又允许万景峰号（来往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朝鲜货客轮）驶进日本？”这可谓是“讨厌和尚恨袈裟”。日本人根本不想理解朝鲜。这是奇怪的不正常的事态。

对朝鲜的种种“疑惑”，使日本人心中积蓄已久的反朝

情绪，因几年来的“日本人被劫持疑惑”、“弹道导弹骚动”而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虽然参加迫害行动的暴徒大都是右翼团体和思想背景不良的人物，但是日本社会对朝鲜的敌对思想却越来越加深。

冲突和战争只能带来仇恨与悲剧。几乎所有战争，都始于互不理解。停战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日本和朝鲜的关系、日本人和旅日朝鲜人的关系，难道从过去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关系、歧视者和被歧视者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改善吗？不是，由于双方作出不断的努力，两国的关系大有改善。比如，关东大地震时发生大量屠杀朝鲜人的惨案，约 70 年后发生的阪神、淡路大地震时就没有发生这种事件，反而出现了互相照顾、互相帮助的激动人心的美举。

尽管如此，但朝日关系遇到某种阻力，朝着恶化方向逆转。我写这本书，为的是揭穿这个暗礁似的障碍。这本书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挑拨离间朝鲜人和日本人关系的人（权力或国家）的憎恨。

我正写这本书的时候，美英两国军对伊拉克肆行空袭。现在，美国等西方世界说，朝鲜和伊拉克是他们的最大“威胁”和不可饶恕的“敌国”。但事实并不是如此。

德尼斯 • 赫利德先生曾是联合国驻伊拉克负责人，主管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后来他对联合国频繁施加经济制裁提出抗议，于 1998 年 10 月决然辞了这个职务。他说：“国际社会不断地杀害伊拉克人。侯赛因在海湾战争爆发以前，为奠定社会基础投入了巨额资金。伊拉克的公共卫生设施在中

东居首位。伊拉克拥有出色的通讯网和运输工具，还建立了把优秀的学生送到国外留学的制度。”我不想庇护侵略科威特的侯赛因总统。但总而言之，在分析伊拉克问题时有必要首先考虑到下面几个事实：美国唆使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满身油污的海鸟照片是捏造的。

对美英军的空袭，日本新闻媒体并未沉默，对美军突然的攻击作了客观分析，颇带批评的论调。但是，依我看，现在政府、媒体和国民对邻邦朝鲜的态度，连起码的客观性都没有。一听朝鲜这个国号，就皱着眉头发怒。原因何在？为什么有不少日本人不去思考朝鲜人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受严重的粮荒和经济困难，却仍然坚持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只是嘲笑和蔑视他们呢？是因为通过电视看到了柏林壁障被拆除场面的缘故，还是因为目击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被崩溃情景的缘故？

冷战结束的今日世界，应该是不但有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各种价值观和理念共存、共荣的世界。为此，就不应该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感情用事，而应该努力了解和认识对方，谋求和解。

当然，由于朝鲜不给西方提供信息，由于掌握不了足够的情报，因而日本人难以了解朝鲜。但是，不应该因此而伙同人家凭空捏造矛盾百出的疑惑和情报。依我看有不少日本人很容易上人家的当，听信假情报。

人应先搜集情报，进行分析判断，尔后去行动。如果情报弄错了，也会犯错杀人的大罪。对于过于完善的情报、有

些疑惑的情报和片面的情报，要慎重研究，加以查证。尤其在人际关系、商品、政治、外交关系等一切都容易为情报编造所左右的高度情报化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

朝鲜半岛传开各种情报，这是事实。不要忘记朝鲜半岛依然处于战争状态。正因为如此，在这里出现种种“疑惑”，而这些疑惑大都是针对朝鲜的。我认为，首先要对这一点打个问号。

1998 年末，新闻媒体内部传开这样的风闻：“南朝鲜执政者可能承认客机爆炸事件为‘安企部’的所为。”实际上，南朝鲜月刊杂志《话》1998 年第 11 期刊载一篇以《难解的谜——KAL858 客机爆炸事件》为题的文章，提出了许多疑问和矛盾，并要求重新进行调查。这个事件早已了结，为什么时过 10 年的今天又要提出来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西方单方面确定的朝鲜“所为说”矛盾百出，尤其至今还没有发现集体残骸和尸首。不知南朝鲜执政者真的要公开秘密。不过，如果弄清这个事件就是“安企部”（前 KCIA，现称“国家情报院”）的所为，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至今硬加在朝鲜的种种疑惑几乎都是捏造的。

日本媒体一直对南朝鲜“安企部”的公布表示共鸣，广泛报道，日本政府则以“日本人被劫持”为由拒绝同朝鲜举行邦交正常化会谈，对此，国际社会将予以严厉谴责。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还要留待观察。

外交，只靠感情是做不好的。现代外交的基本目标，是

同外国的合作、共存和共荣；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乃是外交的成就。有时候也要进行抛出政治王牌的激烈外交战。不管怎样，谁感情用事，谁就失败；招致纠纷和战争的外交是失败的外交。

在“导弹骚动”中，自民党在 1998 年 9 月 1 日召开外交及国防联席会议，讨论了冻结旅日朝鲜人财产、禁止对朝汇款的问题，甚至称：“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好比是人质”。由于这些计划都与现行法抵触，所以未能付诸实践。反正这说明日本还没有考虑到对朝鲜的制裁会引起战争这一点。日本丧心病狂地乞灵于制裁，冻结向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提供的资金。这种无理措施，尚没有引起广大人民应有的抨击。

北九州大学教授前田康博指出：“日本民众将为‘不正常的 1998 年夏天’后悔，但这是‘马后炮’。愚蠢的民众，只能推出愚蠢的政府。只要日本民众没有认清他们的水平就是政府的水平，在同朝鲜半岛的关系上就会形成和解与共生的氛围。”

日本的政府、新闻媒体和人民，应该冷静下来，正确地观察、分析和判断朝鲜半岛的形势，以便同朝鲜、朝鲜半岛建立友好关系。我作为一个旅居日本的朝鲜人，同样热爱朝鲜和日本，并殷切希望两国实现和解，建立睦邻关系。

如果这本书有助于正确分析和认识朝鲜半岛形势，那我就感到欣慰了。

社会评论社新孝一先生对这本书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对此，我表示感谢。

四 朝鲜的经济、外交与统一国家战略

（一）“种植马铃薯的革命”与朝美关系

与提供轻水核反应堆有同等的意义

1999 年 6 月 25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对朝鲜金仓里地下设施的实地调查和与此有关的最终分析报告，下结论说：“北朝鲜并没有违反 1994 年达成的美朝核协议。”

分析报告指出：这个设施，第一，开凿接近完成的空石洞；第二，其规模，不可能安装原子堆或核燃料再处理设施；第三，没有一点搬进或安装过机器设备的痕迹。接着断定：“虽然不能排除北朝鲜有过把它用作核设施的企图的可能性，但现在的状况是不可能利用于大型核设施。”新闻报道官鲁宾甚至断定：“调查团仔细调查了设施区内部，但没有找到任何企图隐藏部分设施的证据。”

这就得出了“没有”“地下核设施疑惑的结论”。这是早已预料到的。那么，真想问他们从 1998 年 8 月起甚至拿出什么“具体证据”来大肆喧嚣的疑惑，到底是什么？但在这里只想谈谈朝鲜对美战略的灵活和深奥。

所谓金仓里的“疑惑”，是美国包括废除朝美框架协议在内的为“重新审查”而捏造的疑惑。美国以朝鲜早晚会“崩溃”为前提达成朝美框架协议后，采取拖延战术，迟迟不予履行。但是，朝鲜并不轻易崩溃。美国面对这种新的情况，为了从自行陷进的窘境中摆脱出来，对朝鲜施加新的压力，便制造出了“金仓里疑惑”。“大炮洞骚动”也似乎有助于美国施加压力。

然而，3 月 16 日发表的朝美联合声明的内容是：第一，再次确认朝美框架协议；第二，朝鲜允许美国对金仓里地下设施进行几次参观；第三，美国采取措施改善朝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从这些内容来看，不难看出，朝方在外交上取得全面的胜利。

其理由是：第一，美国甚至表态要废除朝美框架协议，却未能使朝鲜陷入窘境，反而不得不对协议事项采取了积极态度，重新承诺其履行；第二，美国调查团没能进行作为外交、军事压力的调查，而应朝方的邀请进行了参观。也就是说，不是压力和对立，而是用容忍和友好的方法、清除对方的疑心的方法达成了协议。这意味着，这事以与美国的初衷完全不同的结果告终。

这同朝方反过来利用成为第一个“核疑惑”的“宁边核疑惑”的压力，使美国承认朝鲜的体制，作出不使用核武器，提供轻水核反应堆的诺言时的经过和结果很相似。当美国第二次提出“核疑惑”，朝鲜也反过来利用其压力，在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值得特别注目的是：就当时美国接受的对朝鲜提供粮食支援中包括对朝鲜正在推进的“马铃薯种植革命”提供协助计划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这完全是朝方的对美战略带来的结果。美国是对北南分割负有责任的当事者，又是政治、军事上的最大对立国，朝鲜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实现完全和解作为第一个外交目标。如果不实现朝美间的和解，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朝鲜的经济发展、朝鲜半岛的安全保障、北南统一的问题。

冷战结构崩溃前后，朝鲜为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作出了努力。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朝鲜反过来利用“核疑惑”这一严酷的政治、军事压力等，为了使迟迟不履行朝美框架协议的美国参与朝鲜问题，使用各种手段。说得确切些，不是美国一直在参与朝鲜问题，而是朝鲜诱导美国不得不参与朝鲜问题。

使美国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就是其典型的例子。在为解决“金仓里疑惑”问题而进行协商的过程中，朝鲜甚至向美国提出了把“疑惑”设施改换为朝美合营的企业的工厂、办公室等民营设施的问题。其真正意图是什么？“这是北朝鲜不仅回避调查，而且设立合营企业，以使美国取消制裁的不可轻视的策略。如果设立了第一个合营企业，就可以提出同美国改善关系这一最大的外交目标。”（《东京新闻》1999年2月5日）看来，这种看法是与实际相符的。这一建议尚未实现，但这是美国未预料的问题，等于向美国提示了改善关系的暗示和途径。这是完全可以推测的。

关于“马铃薯种植革命”合作的朝美协议，包含着将来具有与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同等意义的可能性。

能源与粮食问题的同时解决

1999 年 3 月 22 日美国发表了向持续缺粮的朝鲜新提供 20 万吨粮食，并说明，其中 10 万吨是对两国共同进行的马铃薯栽培工作的协助，这是美国首次实行的职业性援助。

一个月后即 4 月 22 日，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就为救济朝鲜的粮食危机而提供马铃薯的具体计划，在平壤与朝方达成了最后协议。

其协议内容是：美国提供的支援为不经过世界粮食计划署，两国间的援助；美国提供 1000 吨种子马铃薯和作为此计划进入轨道前的口粮提供 10 万吨马铃薯。

这和截止 2003 年提供轻水核反应堆，作为其间的代用燃料每年提供 50 万吨重油的方法是相同的方式，比起能源（不知何时建成移交给朝方的轻水核反应堆），有确保粮食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对朝鲜来说，支援马铃薯是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好处的。

据南朝鲜《同胞》报 1999 年 4 月 22 日报道，美国政府和“美国我们民族支援运动”等美国的 8 个民间团体共同工作团参加该支援工作，“两名美国农业专家和 9 名粮食分配调节员共 11 名不久将访问北方，在江原道 10 个合作农场着手进行增产马铃薯的工作。1000 吨种子马铃薯由民间

团体负担 100 万美元提供。”

《同胞》报还报道：“美国的民间机构头一次正式参加北朝鲜的农业开发工作。至今民间救济团体的援助只限于提供粮食和药品。北朝鲜的农业省、农业研究所、农场管理人员等政府官员和农民参加这项工作，从而能够推进广泛的联合工作了。”该报还写道：“参与该项工作的有关人员说，如果在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支援下，制定了综合性的支援措施，这个示范单位就将发展成为对北朝鲜农业开发和经济发展起到转变作用的‘小型马歇尔计划’。”

对美国来说，与其继续进行无限制的粮食援助，不如帮助朝鲜做到粮食自给自足。对朝鲜来说，这不仅有与增产粮食直接有关的经济利益，而且政治上的有益性会更大。

现在，朝鲜的经济和农业面临的困难，在不小的程度上同美国的经济制裁有关，这是不可否定的。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的崩溃，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朝经济封锁开始直接压迫朝鲜的经济了。加上朝鲜连年遭受了自然灾害。为了解决朝鲜面临的能源不足、粮食不足的问题，就有必要解除西方的经济封锁（包括对引进尖端技术和最新设备的阻挠与封锁）。在这方面最大的障碍是美国的经济制裁。

朝鲜力图使美方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和代用燃料来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使最大、最强的敌对国——美国将此作为应尽的责任来承担起来。这就是金正日总书记的战略。

杰克·达文兹在他写的分析朝鲜外交协商手法的书《越过分界线》（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行）中指出：“形容北朝鲜

的协商手法时，常用‘不合理’、‘荒唐’、‘不可预测’等词语。但是，实际上像北朝鲜那样，以‘协商’作为外交的主要武器，使用一般的手法，却取得惊人的成就的国家是罕见的。”

将此形容为“狡猾”是不妥当的。因为所谓外交是你死我活的无情的斗智战，一个小国为了对等地同超极大国较量，就不得不使用巧妙的协商手法。那么，超级大国美国对付朝鲜，为什么有时给予朝鲜提供“糖块”呢？那是因为朝鲜迫使美国被卷进这种手法陷于不能不履行自己的义务的境地。再说，那是因为正义在朝鲜一边。

政策协调官佩里访问朝鲜后，至今尚未能发表对朝政策的“重新审查报告”，为什么呢？莫非因为在平壤佩里先生确认了“糖块”和“棍棒”结合的所谓“包括性的接近”对朝鲜是绝对行不通的。莫不是因此不得不重新审查“重新审查”了？现在朝美应履行的义务，在朝美框架协议中有明文规定。向朝鲜提出新的要求，是违背这一基本原则的。佩里先生拿出的“糖块”是美国早已承诺的必须履行的义务，因此朝方是不会接受他的要求。佩里的报告既然不是把朝美框架协议付诸实践的，那就不会具有任何压力的。

美方负有责无旁贷的义务，早日解除对朝经济制裁，改善朝美关系。在促进这一工作方面，直接支援马铃薯生产的意义是很大的。

救济饥馑与粮食安全保障

那么，金正日总书记提出的“马铃薯种植革命”是什么，有什么意义，今后将如何展开呢？

1998 年 10 月，金正日总书记在视察两江道大红丹郡时说，要集中力量种植马铃薯。遵循他的意志，1999 年新年联合社论号召人民要在马铃薯生产中带来革新。目前，朝鲜计划大量生产马铃薯，以大米和马铃薯作为主食来自行解决粮食问题。

增产马铃薯的措施为：第一，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则，选好宜于种马铃薯的土地，推进平整土地工作；第二，改良品种确保高产品种；第三，生产更多的有机肥料；第四，实行二熟制；第五，防止种子马铃薯感染病毒，等等。

马铃薯在缺少水分、瘠薄的地上也长得好，马铃薯需肥量比玉米少，生长期比稻子和小麦短，因此，可以实行二熟制。马铃薯单产为小麦的 3.04 倍、大麦的 2.68 倍、玉米的 1.12 倍。马铃薯生长快，单位面积太阳能固定率很高。

它还富含维生素、钙、矿物质等营养素，完全可以做主食，法国甚至把马铃薯称作“大地的苹果”。欧洲和非洲等地有许多国家与民族把马铃薯等薯类作为主食。

马铃薯还耐冷害等气候变化，稳产程度又很高；对土壤的要求不大，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取得一定的收获，太阳能固定率又很高，因此闹饥荒、进口又断绝时曾起到了救济饥

馑作物和粮食安全保障作物的作用。众所周知，二战时期，瑞士被纳粹德国军队包围，粮食供应断绝，居民在院子种马铃薯克服了粮食危机。还有处在饥馑状态的国家，增产马铃薯来摆脱饥馑的例子。

这样看来，因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地力下降、肥料不足等原因，持续着严重粮食不足状态的朝鲜，扑上去为增产马铃薯而拼搏，可以说是英明的选择。据悉，金正日总书记说：如果 10 年前就开始大量种植了马铃薯，人民就不会因缺粮而受苦了，马铃薯如同大米。朝鲜增产马铃薯的工作得到顺利推进，就完全有可能基本上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

那么，过去朝鲜没有种马铃薯吗？以两江道等北部高原地区为中心种过马铃薯，而平原地区则主要种了玉米。如果在同一块土地上连年种玉米，地力就大大下降，产量也就下降。几年来天气一直不利于农业生产，这是使粮食产量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加上，又没能增加马铃薯产量。就这个问题，专门研究朝鲜的农业问题的南朝鲜农村经济研究院郑靖吉博士说：“马铃薯每公顷平均可收 20 吨，但如果年年种同种马铃薯，就会感染病毒，其单产第二年减半，第三年减至 3 吨，甚至 10%。马铃薯单产美国为 39 吨，而北朝鲜只有 11 吨，这是因为没能更新薯种。”这一分析看来是对的。最近，朝鲜强调马铃薯的品种改良问题，并致力于关于育种、贮存等方面的研究和试验，还把力量集中于设施建设。朝鲜从瑞士进口每公顷产量达 80 吨的马铃薯种子，在两江道大红丹郡做试验栽培，结果打了每公顷产量 71 吨收获。从荷

兰和德国正在购进马铃薯种子，只要还从美国引进种子和技术，就会有助于增加产量。

农业转变的构想与自力更生战略

金正日总书记明确表示要坚持由金日成主席提出并一直作为朝鲜农业政策的根本——主体耕作法。

西方认为，朝鲜农业生产减少、受到粮食困难的原因在于主体耕作法在结构上的缺点和失败。“朝鲜提出‘使主体耕作法成为农民群众自己的耕作法’的口号，开始‘改革’农业结构了。”（《读卖新闻》1999 年 3 月 18 日）但是这种解释是不对的。

所谓主体耕作法是根据朝鲜的气候、土壤和作物的特点务农的科学的耕作方法，是要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农业生产方法。金正日总书记号召农民坚持并切实贯彻主体耕作法，并强调要尊重农民的意志和选择。他并没有说要废除或改变主体耕作法。

金正日总书记教导说：要改良可提高产量的品种，为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耕地而平整土地，实行二熟制，遵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推进多种经营，增加有机肥料生产。其中特别值得注目的是，推进多种经营和增产有机肥料。

以马铃薯作合作农场养的猪等家畜的主要饲料，再利用以这些家畜排泄物造的有机肥料，提高地力，增产马铃薯。

“以每公顷马铃薯地为准饲养 16 口猪，既能每年生产

约 70 顿有机肥料来施在马铃薯地，也能生产肉类。”（《劳动新闻》1998 年 10 月 31 日）

同时，还使用在水稻生产中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复合微生物肥料。复合微生物肥料是把酵母、乳酸菌和光合作用细菌等 80 多种土壤微生物混合起来的液体有机肥料，几年前在旅日朝鲜侨胞的协助下开始生产。这是不用化肥和化学农药的有机耕作法，世界许多国家已开始采用。还正在试用微生物农药。据说，微生物农药既不污染生态环境，又能防止病毒感染。如上所述，目前，朝鲜的农业正按照建立降低成本、提高土壤肥力、保证农业稳产的有机农业体系的方针运行。过去朝鲜的化肥施用量比别的国家少，如今就尽可能不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说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就等于自己勒自己的脖子。

与此同时，朝鲜实行这样的政策：在平整土地，大量生产马铃薯的同时，使各合作农场根据实情多样化地分散栽培多种作物，以巩固自给自足农业的基础。

只要有机耕作法和农业的多样化得到了推进，提高了土地肥力和产量，金日成主席所提出的“让人们吃大米饭和肉食”的目标就会达成。

日本作家有吉佐和子写的曾大受欢迎的书《复合污染》（新潮社出版）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给种单一作物的农户分几口猪，使其转为有机农业，就能用家畜排泄物和稻草生产有机肥料，因此，农民的生活在支出方面就会稳定。畜牧业专业户如果减少家畜数，又有

了自己的地，饲料就可以不完全靠购买了。秋收后，把猪放进水田，猪就可以活动，又可以用嘴拱土吃稻茬儿，所以猪可以吃上起内脏调节剂作用的土。”

“你说的真是简单明了啊。”

“有机农业作为目标的是利用少量家畜自行生产大米、大麦、大豆和蔬菜，以建立农户自身的自给自足体制。是要以饲养家畜的方法，实行多种经营。”

“和旧时的农业一样啊。”……

就目前朝鲜所要建立的农业，简单地说，可以认为就是要建立既旧又新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有机农业。以国家为单位考察，这意味着自行满足一切需要和经济运行的自力更生农业。

众所周知，日本的农业不是自力更生的农业。二战后，日本得到了美国的粮食援助（小麦），在美国的要求下普及了学校供食制，开展“改善伙食运动”，把主食由米饭改为面包，又被卷进美国粮商的世界战略，肉类的消费量大大增加了。结果怎么样了呢？《日本的条件 6——争夺粮食的时代》（日本广播协会采访组写、日本广播出版协会发行）中写道：“据昭和 55（1980）年统计，自给率是牛奶及牛奶制品为 87.8%、鸡肉为 93.7%、猪肉为 87.4%，而成为经济摩擦、贸易自由化的焦点的牛肉，71.6%是日本生产的。从表面看来，自给率好像很高。但是，实际上这些畜产品自给率的数字是虚数。因为喂牛、猪和鸡的粮食饲料几乎 100%是进口货。……日本消费的大豆，96%是进口的。以大豆为

原料的黄酱、酱油、豆腐、豆豉和植物油等都是在日本成品化，但其原料——大豆却都靠从外国进口。这样看来，生活在空前的饱食时代的现代日本人，他们丰盛的餐桌，应该说充满了从世界各地进口的粮食。日本的粮食自给率约为33%，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最低水平的国家。除开大米，自给率就只有 4%。现在，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日本最依赖的是粮食大国——美国。”

据说，在世界粮食出口量中美国占 60%。完全进入了美国的“粮食保护伞”下的日本，谷物自给率逐年下降，1986年降至 22%。同一时期，南朝鲜的粮食自给率为 55%，朝鲜则为 99%。当然，缺少的只好进口，但是主食等主要谷物自给率下降，那么这个国家的存在受粮食出口国的威胁的危险就大了。之所以把粮食称为战略物资的原因就在于此。换句话说，谷物依靠进口的比重越大，在政治、外交方面对他国的依赖程度也就越大。

朝鲜的粮食自给率，目前在接到外国和国际支援机构的援助的情况下，可能大幅度下降。但是，朝鲜坚持着困难再大，也不能成为像日本那样粮食靠进口的国家，固守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原则的立场。因为朝鲜是最珍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国家。否则，在西方的包围中经常被强迫（西方强迫朝鲜进行“改革”、“开放”）的朝鲜，就不得不抛弃社会主义体制了。

可以说，自力更生这一明确的农业政策，就是“马铃薯种植革命”。我认为，金正日总书记的非凡，在于转祸为

福，转变的构想和不屈的精神力。

“‘马铃薯种植革命’取得了胜利，国家的粮食问题就将得到解决，强盛大国的经济基础就会得到保障。这并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劳动新闻》1999 年 1 月 3 日）这个展望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空想。

同时，解决粮食问题和改善朝美关系问题的一举两得的“马铃薯种植革命”、金正日总书记周密细致而大胆规划的农业、外交战略的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二） 美元支配地位的动摇与朝鲜的经济战略

朝鲜接近欧盟外交

1999 年 9 月举行联合国大会时，朝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做欧盟成员国的工作，这引起国际社会的注目。

朝鲜外务相在联合国大会上讲了话。7 年前 1992 年金永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现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过话（1993 年是由外交部副部长宋源浩讲话，1994 年到 1998 年是外交部副部长崔秀宪讲话）。由于“核问题”和严重的粮荒，朝鲜引起国际社会的注目，因此，西方国家对朝鲜外务相的发言，予以特别关注。

果不其然，白南舜外务相在一般讲话中宣布，“在朝美高级会谈期间，暂时停止发射导弹”，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

关注。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5 年来，我国经济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现在过了一大关，转入了恢复时期。有些人说我国早晚会崩溃，但我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通过经受考验的过程更加强大起来了。”他的这一席话使人们感到震惊。

朝鲜外务相白南舜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极为破例地”（《读卖新闻》）进行外交活动，使那些大国代表更感到十分惊讶。

白南舜外务相同意大利、瑞士、丹麦、奥地利、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菲律宾、古巴、中国、澳大利亚、中东以及非洲国家等 18 个国家外务相分别举行了会谈。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朝鲜积极进行接近欧盟成员国的外交。已经跟欧盟议会主席国芬兰和挪威举行了外务省副相级会谈。还跟芬兰基本上达成协议，今后为继续进行对话而努力。在这基础上，9 月 29 日芬兰代表欧盟 15 个成员国，发表了“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声明”，号召南北朝鲜无条件地进行对话。

朝鲜在联大前夕还要求英国、法国、德国举行双边外务相会谈。虽然这一会谈没有得到实现，但朝鲜所进行的接近欧盟的外交包括所有成员国。

日本的新闻媒体为此表示惊诧，但又分析说：“接近欧洲国家的目的在于创造促进朝美会谈的有利条件，这是北朝鲜走向多面外交的征兆”（《日本经济新闻》1999 年 8 月 26 日）；“是一种力图摆脱冷战结束后的孤立状态的动向。”（《朝日新闻》1999 年 9 月 27 日）

这些分析可以说比较正确，但朝鲜的外交目的决不仅在于这些。

朝鲜接近欧盟的外交是好几年以前就开始的。据《韩国日报》（1999 年 10 月 11 日）报道，从 1996 年 10 月到现在，朝鲜和英国先后已经举行过 6 次秘密会谈（科长、局长级），就开办联络办事处的问题进行了讨论。1998 年 12 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一次局长级政治会谈。欧盟已经对朝鲜提供粮食等进行出于人道主义的支援，还加入了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正因为有这种基础，在举行联合国大会期间朝鲜外务相跟欧盟成员国外务相得以举行了会谈。总而言之，朝鲜接近欧盟的外交，不是摆脱“国际上的孤立”或经济困难的临时性的外交，而是基于深谋远虑的外交战略的。

下面根据朝鲜的经济战略（加强自立经济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来分析一下其意图。

普遍存在的对美元的幻想

谁也不能否认，美元作为国际基轴通货控制当前的世界经济。基轴通货指广泛利用于国际决算与金融交易的通货。美元占世界外汇储备的 62%，贸易决算时约有 50%是通过美元进行的。

东西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现在美国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期。在世界金融危机和萧条中，只有美国经济逐渐上升。而且以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作后盾的

美元成了既有威力又有信用的基轴通货。

那么，像现在这样能够继续维持美元的支配吗？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经济急剧衰退，因此英镑不得不把基轴通货的地位让给美元。同样，假如美国国力衰弱，美元的威力（信用）也会自然衰弱。要是美元的威力衰弱，那么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国的地位也很难维持，也就是说，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跟强有力的基轴通货——美元的威力连在一起。

冷战结束后十年来，从表面上看美国的霸权和美元的支配好像是坚不可摧的。但事实上这跟日本的“泡沫经济”一样，不过是依靠一点实体也没有的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幻想勉强得到维持而已。

美国一直实行用黄金担保美元价值的“兑换制”。就是说，有了美元，就跟拥有黄金一样。但东西冷战所导致的无限制的军备竞赛，给美国经济以很大影响，使国际收支逆差。结果，美国不能再继续实行“兑换制”，不得不于 1971 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实行现用“兑换制”。尽管如此，美元继续维持基轴通货的地位，这是因为没有一种有威力的国际通货能够代替美元，再说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又作它的后盾。“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有美元很可靠”这种期望和信赖，是处于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对美元的幻想的，这种幻想多少消除了“美国国力衰弱，美元就变成毫无价值的纸张”这种恐惧。

美国的外债超过 3 兆美元。1997 年末，国家的债务总

额达 5.4 兆美元，是惊人的。年付利息总额约达 2400 亿美元，这相当于国防预算。美国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够继续做基轴通货国呢？其办法既简单又巧妙。那就是滥发钞票和国债，负上债务，使美国国民过上豪华的生活，还能够拨出庞大的军费预算。

“日本被成为‘工蜂’、‘兔舍’，不断地购进美国的国债。在军备竞赛中美国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有日本人默默无闻地进行储蓄的功劳。他们的血汗资助了美国的过剩消费。美国为了继续做‘富裕’大国，负了外债，把美元投掷海外，流进东欧和前苏联的美元在黑市上流通，依靠美元的市场经济扩大到黑市交易，还增大了消费欲望，最后导致了统一管理的经济遭到崩溃的结果。有些人认为‘美国的赤字经济导致了共产体系的崩溃。’”（《朝日新闻》编辑委员山田厚史）

但换句话说，这就是美元的弱点。1997 年，日本首相桥本嘀咕说：“有时想卖掉美国国债。”他的话音未落，纽约的股市表现出过敏性反应，股票行市猛跌了。这一事实证明，向海外流出巨额美元（更确切地说，以国际社会过分的幻想所维持其地位的美元的大量发行、大量流通、大量储蓄），这就是美国经济的最大弱点。“在世界经济萧条中，蒸蒸日上的强者的自我陶醉”（《新日新闻》）早晚会遭到破灭，最后要吃到苦头的。

美元支配地位的崩溃征兆

最近，维持已久的美元支配开始发生了动摇。亚洲通货（金融）危机便是当头一棒，是第一次打击。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实行美元连动制，按美元行市调整自己国家的货币价值，建立了依靠美元的经济体系。起初，东南亚国家在美元兑换率中获利不小，带来了经济的高度发展。但过分地依赖美元的结果，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加上中国人民币的贬值和提高工资所引起的出口竞争力的降低带来了通货危机。1997 年，泰国停止按美元行市调整泰铢（泰国的货币单位）价值的美元连动制的实行以后，别的亚洲国家也跟着停止了连动制的实行，结果美元行市暴跌了。这就引起连锁反应，通货危机一下子波及到了全世界。

面临通货危机的国家不得不接受代表美国型经济体系利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但东南亚国家坚决反对 IMF 体制，说这是重新走向加强并依赖美元支配道路的措施。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反对旨在美元支配的 IMF 体制，愤怒地说：“我们摆脱殖民统治的枷锁以后，学习资本主义，引进外资，带来了繁荣。但有时候发展中国家积聚的财富一下子被迅速而自由流通的资本卷走。与其做黄金崇拜者的殖民地奴隶，倒不如做异端者。”这句话是有代表性的。但是不但泰国，连跟马来西亚进行交易的国际投机业者乔治·史罗斯的见解也跟马来西亚总理一样。他说：“金融市

场本来就是不稳定的体系，是依靠自由竞争能够保持比例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得到维持的。市场经济已超过了限度，这使人们感到很悲观。金融市场像拆建筑时用的铁球一样残酷地破坏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崩溃了。”

1995 年，世界外汇流通额约达 430 兆美元，其中贸易额仅达 5 兆美元。这就是说，没有实体的用于投机的资金相当于贸易额的 80 倍，真可谓用制造泡沫的把戏笼络了世界经济。经营理论的权威皮特·德罗克称它为“假想金融”，并说国民国家和市场经济已开始丧失了自己的职能。

正如这种畏惧心和反抗所暗示的，对美国型资本主义体系——市场经济的危机感更加表面化，在世界范围内反对这种经济的呼声更加高昂。

对过分依赖美元的现象提出警告与拒绝依赖美元的潮流已变成不可阻挡的巨流。

第二个打击是，1999 年 1 月 1 日出现了在 15 个欧盟成员国中 11 个国家参与的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形成了采用相当于美元规模的单一货币的经济体系，其地区的人口约有 2.9 亿名，超过美国，1997 年度的总产值（GDP）达日本的 1.5 倍，和美国差不多，约达 6.9 兆美元。加上 1998 年，美国的经济赤字约达 2 350 亿美元，相反采用欧元的地区则有了约达 1 100 亿美元的经常黑字，欧元已充分具备用作有威力的通货即基轴通货的能力。

欧元的纸币和硬币预计从 2002 年开始流通，但已经开始用信用卡和支票进行决算。据估计，欧元的兑换行市稳定，

能转变成为国际交易货币。将来欧元威胁美元，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有的人推测，将形成美元、欧元和日元三国通货鼎力体系。但日本政府怕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反对，忌讳“日元的国际化”，而且在日本经济长期萧条，日元还没有升值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是不大的。结果，世界对向国际通货霸权者——美元挑战的新生欧元的期待就越来越大了。

1998 年 10 月，自称外汇储备额方面占世界第二位（到 1999 年 9 月末为止约 1515 亿美元）的中国早已估计到了这一点，或者为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表明准备把很大部分外汇储备兑换为欧元，从而给美国以沉重的打击。听说，中国外汇储备额中，欧元将占 40%。台湾和古巴也效法中国。

古巴中央银行行长苏贝伦 1998 年 11 月在跟欧盟一起主持中南美各国银行会议时主张：“发生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和美元的支配。今后我们准备用欧元来代替美元做储备通货。”

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受到美元和比索的双重经济威胁的古巴和美元的堡垒——中南美洲各国来说，摆脱美元支配是迫不及待的任务，因此，他们可能认为欧元是削弱美元支配的救世主。

美元占世界储备通货的 62%，欧元占 20%，要是欧元流通的话，其数字将会有大大的变化，就会展开激烈的竞争。据估计，激烈的通货战争将在 21 世纪初发生。

第三个打击是，在美国经济内部出现了不祥的征兆。

“双胞胎赤字”中财政赤字呈现好转的趋势，但 1998

年贸易赤字为 1685 亿美元，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克林顿总统为此表示忧虑说，1999 年末贸易赤字将达到 3000 亿美元。上面已谈到，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元的威力也是虚假的，因此美国的经济必然要走下坡路。市场经济提倡自由竞争，因此，不可能只让一个国家的经济欣欣向荣。

1999 年 10 月，纽约股市一时暴跌，后来虽然重新回升，但人们不像达到最高水平时那样高兴，反而不可琢磨的某种不安的情绪笼罩着美国的股市。尽管美国政府宣传“美国经济状况良好”，但人们依然为通货膨胀担心。这是理所当然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教授波尔•克尔格根说得好：“分明美国的股市化为泡沫，正在脱离正常轨道。”况且，市场经济的繁荣总是伴随着崩溃的危险的，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

由于诸如在比利时和法国发生了可口可乐里含有杂质的事件等美国世界战略不断地遭到失败，可口可乐股市一连暴跌，这反映美国繁荣的神话开始粉碎了。

当然，美国不会袖手旁观，想方设法要维持美元的支配地位。但憎恶美元支配与美国横暴的霸权主义的许多国家要是联合起来进行对抗，美国经济走向没落，那么美元支配与美国一极支配早晚要崩溃。

摆脱美元支配与自立经济

在朝鲜，美元也具有威力。标榜自立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

冷战的结束对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过去，朝鲜一直建设属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自立经济，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商品交易，因此不必用外汇进行贸易决算。但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市场自然地消失了，俄罗斯和中国也要求朝鲜拿外汇进行决算。过去没有大量储备美元和日元的朝鲜面临了外汇匮乏的局面，因此不可能正常地进行贸易。结果能源与材料严重匮乏，使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工厂开动率急剧下降。因此储备外汇作为恢复经济的迫切任务提了出来。

美国、日本和南朝鲜利用这种机会大肆宣传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恢复经济，对朝鲜推行了“软着陆”政策企图使朝鲜放弃社会主义体制。但朝鲜表明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经济路线，不引进市场经济。当然，朝鲜部分引进了市场经济。比如，把罗津——先锋地区辟为经济贸易区，前不久跟南朝鲜现代集团订立合同，要在西海岸一带建立类似特区的工业区等。以后将引进部分市场经济因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看来不会全面地引进市场经济。那么，摆脱这种困难局面的出路在哪里呢？朝鲜要从加强自立经济中寻找出路。这是跟“国际常识”不一样的。如果考虑到上面提到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美国投机业者乔治•史罗斯说的话，这并不是违背常识的选择。因为市场经济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体系，而是走投无路，包含着崩溃危险的体系。

因而，朝鲜为了解决关键问题——如何摆脱外汇（美元）束缚，提出了新的经济战略。

为了避免误解，不妨对自立经济加个注。自立经济是尽

可能做到自给自足的经济，意味着建立不受别国经济波动影响的独立的经济，而不是闭关自守的经济，也不是不搞贸易和交流的经济。相反，只有促进互惠平等的经济交流，才能建立健康的自立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被解体以后，朝鲜在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的漩涡中，比谁都感到市场的冷酷无情。在这种情况下，金正日总书记认为，继续走自立经济的道路是最好的抉择。

朝鲜主张，有的国家可以选择市场经济，有的国家可以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是说，朝鲜正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存共荣的途径。不管选择哪种经济，一定要建立并加强自立经济，这就是朝鲜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念

在重建世界经济体系方面，朝鲜一贯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一句话，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指消除以帝国主义为首的发达国家与由于殖民统治而处于落后状态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重新建立国际经济秩序，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落后、贫困与饥饿问题。

当前，世界上所发生的经济问题、领土问题、民族纷争，可以说都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和战争的产物。比如，朝鲜、巴勒斯坦、科索沃、东帝汶等，不胜枚举。富裕的北半球和贫困的南半球，即南北问题也是由此产生的。北半球

掠夺南半球的资源，向南半球出口工业产品，带来了繁荣。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规律使南北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本世纪初，最富裕国家和最贫困国家的国民收入差距大约是 10：1，1960 年为 30：1、1990 年为 60：1、1997 年为 74：1，差距越来越大。”（《朝日新闻》）1999 年 9 月 6 日社论）

这就是不可否认的南北问题的冷酷现实。加上，自然破坏、环境污染等全球性的不平等，使问题更严重，更复杂。不结盟国家为解决南北问题所提出的就是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途径是，比较富裕的不结盟国家帮助贫困的国家的那种“南南合作”和建立自立民族经济。

金日成主席指出：

“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技术上互相合作，以实现经济自立的崇高事业，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的重要一环。

“通过建立自立的民族经济来实现经济自立，是今天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

但是，这种崇高的理念因为发达国家进行阻挠、各国的意志和情况不一致，特别是由于无法摆脱美元支配而过于依赖旧秩序，至今还没有得到实现。冷战结束以后市场经济和美元支配更加强化了，这就使不结盟国家不得不受它的支配。这也是其原因之一。发展中国家的累积债务已超过 1.3 兆美元，所以消除其根源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冷战结束以后，有些不结盟国家对不结盟运动的意义本身抱有怀疑。这就是说，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更加艰难了。朝鲜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也始终不放弃希望和自己的理念，为建立自立经济，实现崇高理念而再接再厉，努力奋斗。要做到这样就必须消除美元支配的桎梏。因此，朝鲜首先对能够对抗美元的欧元予以关注。朝鲜对欧盟的关心和积极的接近政策，可能是出于这种意图的。

金正日政府是最现实主义和实利主义的。但金正日总书记绝不满足现状，他可能制定出一种战略，首先要以美元和欧元的竞争来使以美元为中心的一极支配下的旧经济秩序发生动摇，然后把不结盟国家的单一通货作为相当于美元和欧元的那种基轴通货。当然，看起来在现阶段，这是一种空想。但以美元为中心的一极支配终究要崩溃，这是不可避免的，再说市场经济体系也不是绝对的，谁也不能预测它的前途，因此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朝鲜早就加强对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接近的政策。其目的也可能在于将来参与东盟要建立的“东亚经济体系”。东盟正在摸索“将发展成为自由贸易体系的共同通货的框架”（菲律宾外交部长西亚松），这正是对美元支配的一种挑战，也是建立自立经济的萌芽。如果在占世界人口大部分的亚洲出现强有力的共同通货，那么世界经济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到了 21 世纪，基轴通货的概念就会模糊起来，其存在本身就不被人重视。只要重新组编世界基轴通货，建立新的

通货体系，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加快自己的进程。

朝鲜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作为重要任务提了出来。不久的将来，朝鲜跟美国建立邦交。有些人推测，“将来朝鲜会变成亲美国家”，但朝鲜决不会成为追随美国的亲美国家，不过美国友好地对待朝鲜，朝鲜就友好地对待美国而已。特别是，朝鲜珍视政治自主，因此，坚持保障政治自主的经济自立，是应该的。这说明，朝鲜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会把经济变成依赖美元的附属经济。

从这一角度看来，朝鲜的经济战略和外交，都朝着加强本国和世界各国的自立经济，加速以美元为中心的一极支配的崩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方向进行。

（三）朝鲜消除持续分裂的主要因素

美国的敌视政策和统治权的消除

南北朝鲜互相对峙，分裂持续半个世纪以上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南北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它只不过一个次要的因素而已。承诺北南之间和解、互不侵犯、交流与合作的北南协议书签署以后，今天它无异于一纸空文。活跃北南之间民间交流与经济交流也未能成为实现统一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这些东西只能成为次要的因素。

当然，北南朝鲜人民和海外的主张统一的势力为防止国家的永久分裂而进行的努力，使人民要求统一的呼声空前高昂，起到了防止分裂固定化的作用。但是，有些人却把主张统一的力量的薄弱看作持续分裂的基本因素。看来这些人似乎产生不少错觉或者陷进不能自拔的矛盾里。北南重新统一的主要因素和决定权，在于朝鲜民族。根本的问题在于朝鲜民族要求统一的主体力量的扩大和成熟。持续分裂的主要因素在另一方面。

众所周知，北南分裂固定下来，是朝鲜战争以后。战争当事者的一方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后，不履行协定中承担的义务，无视、敌视和威胁朝鲜的存在和体制，形成对朝鲜的包围圈，频繁地进行战争挑衅。另一方面掌握和统治南朝鲜，把它作为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附属于自己的新殖民地。美国是民族对立和助长对立的根本因素。换句话说，美国对朝敌视政策的持续和对南朝鲜统治权的维持，是继续巩固朝鲜半岛的敌对结构，增大战争危险，阻挠实现统一的主要因素。

朝鲜为了消除阻挠统一的基本因素即持续分裂的因素——美国的干涉，通过各种途径，屡次要求美国遵守停战协定，即撤走外国军队，用对话的方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在这完全被无视的情况下，朝鲜再也不能允许持续分裂。于是尽管是次要的要求，1972 年 7 月 4 日发表了北南当局联合声明，向国内外宣布要以自主、和平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三项原则为基础实现统一。7 · 4 联合声明得到全体朝鲜民族

的热烈支持，给绝大多数人民以实现统一的日子即将到来这种印象。但只要美国不改变政策，这也不能成为扭转决定性局面的对策，因此，使人们失望。北南协议书也一样。

美国继续妨碍和无视朝鲜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和统一的热望的责任是重大的。为了帮助美国尽到责任，朝鲜成功地把美国拉到对话场上来。那就是从所谓“北朝鲜核疑惑”开始的核问题协商和接着举行的一系列朝美会谈。

通过这一过程，朝鲜成功地迫使美国保证遵守三项原则：第一，不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武力，也不拿它进行威胁；第二，保障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平与安全，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第三，支持朝鲜的和平统一（朝美联合声明，1993 年 6 月 11 日发表）。在持续分裂的主要因素——美国参加对话，承认朝鲜的体制，支持北南统一的情况下，统一才作为有可能实现的课题提了出来。

只要朝鲜战争的当事者朝鲜和美国不消除敌对关系，就不能实现北南统一。半个世纪的朝鲜半岛历史雄辩地说明这一点。

朝鲜在朝美外交战中取得胜利

本文不想详细谈将近十年来的朝美交涉内容。可以说反映双方的智略和战略的激烈的外交战，是一场没有枪炮声的朝美战争，这个“战争”中，朝鲜已经取得了胜利。

做了“朝鲜崩溃”这一幻想的俘虏，根据情况一再让步

的美国，1994 年朝美框架协议书发表以后，一直不履行协议书上承担的义务，玩弄拖延战术，望眼欲穿地等待金正日政府崩溃。

1998 年朝鲜发射成功的人造地球卫星“光明星一号”，使这一“期望”化为泡影。这是因为尽管是以和平目的发射的，但它充分显示了足以射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ICBM）的威力。虽然是小国，但这一敌对国家却拥有毁灭性的报复能力，这使美国胆战心惊。后来，美国不顾在“以防御来自北朝鲜等国家核导弹攻击为目的”的基于国家导弹防卫（NMD）构想的导弹截击试验中屡次遭到失败，顽固地继续进行发射试验的事实，说明美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因此，当朝鲜暗示要发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时，美国就为了制止它，不得不着手履行直到现在回避的协议书上承担的义务。

其第一阶段就是佩里关于改变对朝政策的报告。这一报告的全文没有发表，据说是报告提出了包括对话和扼制在内的各种问题，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就等于美国的“失败宣言”。

在纽约的统一学研究所所长韩浩锡指出：“报告是设计了 21 世纪政策方案的政策文件，说什么北朝鲜承诺实行不扩散核武器政策，不威胁美日同盟关系，美国以此为代价使同北朝鲜的关系正常化，不干涉和妨碍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

第二阶段，是 1999 年 9 月在柏林举行朝美高级会谈时，美国同意改善同朝鲜的关系。以朝鲜暂时停止导弹发射为代

价，美国公布较广泛地缓和经济制裁的措施。对此，西方表示惊讶。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因为胜负早已在发射“光明星一号”时揭晓了。美国除了履行协议书上承担的义务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

今年是朝鲜战争爆发 50 周年，可以看出，10 多年来朝鲜和美国的处境完全倒过来了。如果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到美国对在朝鲜战争中未能打败的朝鲜抱有相当大的恐惧心理，因此继续不理对方，但从发生“核疑惑”问题以后再也不能无视对方了。所以这次铺开了外交战，但这次也遭到失败。恐怕这样看问题是妥当的。

第三阶段，是第二轮柏林会谈以后进行的朝美协商。会谈前夕，负责朝鲜半岛和平问题的美国特使卡特曼传达朝鲜外务省副相金桂宽说：“美国愿意公开发表抛弃对北朝鲜的敌对意志。”（南朝鲜“政府”消息灵通人士）这进一步确认了不诉诸武力的保证。如果抛弃敌视政策，那么现在剩下的，只有建交问题了。

这样，朝美双方根据 1993 年达成协议的三项原则和双方同时行动的原则，才开始履行 1994 年达成协议的朝美框架协议书，并在这个过程中朝鲜和美国将缔结和平协定，到了 21 世纪初将建立邦交。

这样的话，北南统一将从长远的课题变为现实性的课题。

撤走驻南朝鲜美军与南朝鲜的处境

朝鲜和美国缔结和平协定，建立邦交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驻南朝鲜美军的待遇和地位问题。

如果美军继续驻扎在南朝鲜，就不可能缔结和平协定，也不能建立邦交。因为结束朝鲜半岛的冷战结构，实现和平共处，就是朝美和解、北南统一的前提。

直到现在产生错觉，以为美军保护了他们的南朝鲜政权和人民，如果美军一下子都撤走，就会陷于不安状态。这样，南朝鲜可能会说南朝鲜应该拥有足以同北方较量的军备，迅速朝着扩充军备的方向行动（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的开发等）。这对实现统一，没有任何好处，弄不好也会失去朝美关系已得到改善的果实。美国也不希望出现这种结局。

因此，据估计，朝美双方当局，会摸索如下方案：第一，驻南朝鲜美军不应该成为敌视朝鲜的武装力量（无力化）；第二，使驻南朝鲜美军和朝鲜人民军变成具有维持朝鲜半岛安保的和平军性质的存在（中立化）；第三，分批撤走美军（暂定性）。

恐怕驻南朝鲜美军朝着这个方向改变自己的性质和任务，继续驻扎南朝鲜，直到北南朝着统一采取具体行动时为止。看来朝鲜方面也不得已默认这一点。

也许有人提出疑问，难道美国能撤走驻南朝鲜美军，抛弃对南朝鲜的统治权吗？考虑到持续半个世纪的分裂，这种

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答案只能是“这是必然的”。30年前已经有过这种前例。

1972年2月美国同冷战时期相对峙的大国——中国实现了戏剧性的和解。两国在上海联合声明中，就和平五项原则达成协议，构筑了新的美中关系的框架。

驻台湾的美军撤走了，美军基地也封锁了。这样，美中之间的冷战状态终止了。金日成主席谈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一事时说，这是“举着白旗的外交”。美国按照达成的协议，抛弃对曾是盟国的台湾的军事统治权，这是前一个时期美国外交的失败。但是，归根结底，美国所得到的东西胜于失去的东西，所以可以说那是一种丢掉名誉，摘了果实的失败。7年后，1979年1月，美国和中国建交，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

改善美中关系的经过和内容，同现在改善朝美关系的经过和内容很相似。相当于和平五项原则的是，朝美联合声明三项原则、把它加以具体化的朝美框架协议书。其内容之所以比美中关系问题更复杂，是因为中国是保有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的大国，而朝鲜则是没有明确是否保有核武器的小国。例如，中国坐等美国举着白旗找上门来就可以了。好似德川家康“坐等哭叫吧”的态度。但是，朝鲜的情况就不同了。朝鲜不得不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撬开不想哭的美国的嘴，让它哭。

毫无疑问，将来朝鲜和美国一旦缔结和平协定，建立邦交，撤走驻南朝鲜美军，就一定会得到和解的。那时候，南

朝鲜是否要像台湾那样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呢？不是的。

中国和台湾虽然是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但国力（领土、人口、军事力量、总的经济实力等）相差悬殊。中国主张“一国两制”的统一，台湾则固执“一国两个政府”。承认分裂，想走与中国不同道路的台湾，不能容许美国支持和承认中国的统一政策。所以，台湾不得不同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但是，南北的国力对比不像中国和台湾那样相差悬殊。南朝鲜希望南北共存，哪怕形式上也好，金大中不反对朝美关系正常化。他曾宣称“要在自己执政期间结束朝鲜半岛的冷战结构”。如果朝鲜和美国建交，撤走驻南朝鲜美军的话，会给南朝鲜以很大的震惊，带来混乱，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阻挡不了的。

过去，美国、南朝鲜和日本主张南北交叉承认，但冷战结束后，只有南朝鲜同俄罗斯和中国建交，所以，南北交叉承认等于实现了一半。从而破坏了朝鲜半岛的军事和政治平衡，加剧了军事紧张状态。这样，解决这种不平衡的问题，作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首要任务提了出来。

与中国和台湾不同，在朝鲜半岛的情况下，因为朝美建交以后，北南统一问题几乎同时作为具体课题提了出来，所以南朝鲜没有必要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但是，屈从美国和依赖外来势力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南朝鲜政权，是否能够根据以民族自主为主的新的统一时代精神行动，维持实现南北统一的政治力量，那是不得而知的。

现实性的“一个国家，两个制度”方式

在具备统一前提的情况下，哪种统一形式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呢？现在想到的统一形式，有联邦制统一（一个国家两个制度）和国家联合（一个联合国家两个独立政府）。

现在北方和南方存在着互不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双方都不能单方面地抛弃它或强迫对方接受。曾经一个时期，在南朝鲜，“北朝鲜崩溃论”、“吞并统一论”喧嚣一时。但是看到金正日政府稳如泰山，就消声匿迹了。等待一方崩溃，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如果要按照“一个国家，一个制度，一个政府”完全实现统一的话，必然要进行谁吞并谁，谁被谁吞并的战争。这就是说，目前不可能按照“一个国家，一个制度，一个政府”方式实现和平统一。

除了把承认对方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和平共处看作统一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样统一以后，怎样建立民族统一国家，这只能留给下一代解决。

金大中也说：“在我任期该做的事情，是结束朝鲜半岛的冷战，实现南北和平共处，和平地进行交流。统一问题要留给下一代解决。”（《朝日新闻》2000 年 1 月 1 日）乍一看，这同北方所主张的统一论没有多大差别，但这里有根本的差别。那就是把哪个时期看作统一的问题。

直到现在，主张按照逐渐实现国家（南北）联合的方式实现统一的金大中，过去曾提出过“分三个阶段构想”。其

内容是：第一阶段，是和平共处的阶段，南北照旧保留现政府，实现各自行使外交权和国防权的“一个国家两个独立政府”；第二阶段，成立共同行使外交权和国防权的联邦政府，内政由南北的地区政府负责；最后阶段，是按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完全实现统一。

第一阶段，同台湾提出的“两个国家论”性质相同。这个构想把最后阶段才看作“统一”，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统一呢，那是不得而知的。总的来说，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没有把统一问题放在眼里。

与此相反，北方所主张的联邦制统一方式是把基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政府” 的联邦制国家的成立看作统一，而这一国家要成为中立国家。也就是说，把实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地区政府”看作统一国家。这是一种只要消除持续分裂的主要因素，就可以马上实现统一的方案。这就是联邦制统一方案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之所在。联邦制统一方式给经受了 50 多年分裂痛苦和悲剧的朝鲜民族展现了具体的统一蓝图，带来了希望。不应该“把统一看做将来的问题，留给下一代解决”，而应该作为当前的问题实现统一，要把统一了的国家交给下一代。

再举中国的例子。1999 年 12 月，澳门隔了 442 年继香港之后回归中国。由此欧美对亚洲的统治（殖民统治）完全结束了。

澳门和香港一样，以“一国两制”原则为基础，除了外交和国防以外，保障高度的自治，50 年不变。香港和澳

门的回归祖国，保障高度的自治，持续性的经济繁荣，如实地证明了中国式“一国两制”的正确性。江泽民主席在澳门回归祖国的典礼上强调说，这“成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典范”。

这里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支持“一个中国”即中国政府的统一政策——“一国两制”的中国式联邦制方案。朝鲜也表示欢迎说：“继香港之后，澳门根据‘一国两制’方式回归中国，这一事实有力地证实我们的联邦制统一方案的正确性和现实性。”（《劳动新闻》1999 年 12 月 20 日）这暗示美国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时应该支持“一个国家，两个制度”方案。

如果从根本上改善持续分裂的主要因素美国和统一力量的核心朝鲜的关系的话，按照联邦制方式实现统一的可能性就可以变为现实性的了。曾全面支持过中国“一国两制”的美国再没有理由不支持建交后朝鲜的“一个国家，两个制度”。如果不支持，朝美关系也许返回到出发点。也就是说，美国只好支持联邦制统一。

总之，现南朝鲜当权者所说的“一个国家两个独立政府”只能增大现在对立持续的危险性，也不能实现南北的和平共处。只有互相承认对方的制度，建立“一个国家两个地区自治政府”，才能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南北共存共荣。

这里应注意的一点是，在南朝鲜确立民族主权是实现联邦制统一的大前提。照旧保留依赖外来势力的体制，想实现联邦制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国同统一了的朝鲜保持友好关

系，本国利益不受到侵犯，那么不会反对在南朝鲜建立民族自主政府的。

现政权做这种政府的可能性并不大，这取决于南朝鲜当局今后如何行动。例如，是否能够做出政治的抉择，废除统一的障碍物——现在国内外要求废除的呼声高昂，陷入风前灯火处境的“国家保安法”，将成为一个试金石。

朝鲜逐渐消除周围的统一障碍

朝鲜在同使分裂持续的主要因素——美国的关系中带来了新的起点以后，着手消除周围实现北南统一的障碍的工作。

第一，继续开展猛烈的外交活动，以便在对美外交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并臻于完善。

占卜朝鲜和美国什么时候建立邦交的重要数字是“2003”。美国以“北朝鲜崩溃”为前提签署了朝美框架协议书，同意截止 2003 年向朝鲜提供轻水核反应堆。看来，当时美国并没有看重这个问题，认为跟不久就要“崩溃”的对方商定 10 年以后的事情，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提供轻水核反应堆的工作，一拖再拖，现在 3 年后移交给完善的轻水核反应堆，已经绝对不可能了。于是，美国慌忙地责令佩里拟定报告，试图改变对朝政策，但已经来不及了。

约定的期限是“2003 年”，如果美国不遵守这个工期，

就等于没履行协议书，必须向朝鲜补偿。如果克林顿政府补偿不了，那么下届政府应当承担义务。不管下届成立的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下届政府一成立就必须承担由于没履行协议书上的义务而负的债务，这是个关键性的弱点。

所谓“补偿”，就是建立邦交，是对北南联邦制统一的支持。经济援助之类不过是次要的问题。如果把“2003”这一绝对条件作为前提的话，朝美之间在 2003 年以前就建立邦交的。也就是说，美国玩弄拖延战术的时间也只剩了 3 年。

在这段时间里，朝鲜方面将本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进行朝美协商，并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获取能够获得的一切东西，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创造和完善实现联邦制统一的诸条件。

第二，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去年末，朝鲜和日本就重新举行邦交正常化会谈问题达成了协议。据估计改善同日本的关系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很艰巨。因为存在着清算过去这一重要问题。

但是，朝鲜继续同日本进行对话，对保障东北亚的安全有好处，也会起到消除联邦制统一的周围障碍的作用。如果日本方面希望对话和友好的话，朝鲜方面是欢迎的，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另一方面，近年来，朝鲜以欧洲同盟（EU）国家为中心，加强了同西方国家的接触，今年初公布了同意大利建交。

在西方 7 国（G7）当中，意大利最先跟朝鲜建交，这给美国、南朝鲜和日本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这粉碎了他们一直宣传“把从国际上被孤立的北朝鲜拉到国际社会上来，以实现东北亚的安保”的企图。

朝鲜是否企图改善同西方 7 个国家的关系，以削弱美国、南朝鲜和日本对朝鲜的包围圈，或者来个反包围，那是不得而知的，但同意大利建交，至少会成为促进朝美关系的一个因素，这是毫无疑问的。

朝鲜建交的国家共有 135 个，缩小了同 183 个国家建交的南朝鲜的差距。不久就同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建交的可能性也很大。据说，2 月法国对外关系部代表团访问朝鲜。朝鲜从经济上也获利不小。最近，意大利的大型汽车制造集团菲亚特发表了准备给朝鲜建立年产一万辆的汽车装配厂，进行装配生产（廉价进口配件，在现地装配）。据说，南朝鲜汽车公司“和平”与朝鲜方面合营公司的开发计划规定，总投资额为 3 亿美元，2001 年 6 月开始投入生产，向俄罗斯和东南亚出口。这说明，只要建立邦交，经济也马上跟着呼应。朝鲜和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也会遵循这个前例的。

朝鲜同意大利建交，给西方 7 国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一个显示了追求实力的金正日外交的真面貌的事变。朝鲜力图一方面同不结盟国家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同时开辟同西方的关系，以追求经济和政治利益，为统一创造条件。

第三，朝鲜经济的恢复。

朝鲜的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各种原因。从 90 年代中叶起，

限于停滞状态，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美国、南朝鲜和日本叫嚷“北朝鲜崩溃论”也与此有关。但是，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团结和刚毅的精神力量战胜困难，从前年开始朝鲜的经济逐渐好转。

金正日总书记提出建设“强盛大国”的构想，对军事和经济下大力量，这是以联邦制统一为前提的战略。曾经一个时期，南朝鲜议论的“统一费用”之类的问题，在联邦制统一这个前提下，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要实现“一个国家两个制度”，就要巩固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自立经济，恢复其威力。这是因为如果社会主义经济显示不出其优越性的话，那么，实现基于南北之间对等关系的联邦制统一，也是有困难的。

如上所述，朝鲜为了实现联邦制统一，一个一个地消除周围的障碍，要在最近时期达到基本目的，其成果以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北南统一的日子，不久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现实的问题。朝鲜民族一定能够消除民族分裂状态，将作为统一民族生活在 21 世纪。

[资料]

关于实现北南方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

（1991 年 12 月 13 日在汉城达成协议并签署，签署人：朝鲜方面团长延亨默总理、“韩国”方面团长郑元植总理）

北方和南方承诺：按照全体同胞渴望和平统一祖国的意志，重新确认 7 · 4 北南联合声明阐明的统一祖国三项原则，解除政治军事对抗状态，实现民族和解，防止武装侵略和冲突，缓和紧张局势，保证和平；实现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以谋求民族共同的利益与繁荣；承认双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在向往统一的过程中暂时形成的特殊关系，为实现和平统一做出共同的努力。对此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章　北南和解

第一条 北方和南方互相承认和尊重对方的制度。

第二条 北方和南方互不干涉内政。

第三条 北方和南方互不进行诽谤和中伤。

第四条 北方和南方互不进行一切破坏与颠覆活动。

第五条 北方和南方为把现停战状态转变为北南之间巩固的和平状态而做出共同努力；遵守现行军事停战协定，直到实现这种和平状

态时为止。

第六条 北方和南方在国际舞台上停止对抗和竞争，而进行合作，为维护民族尊严、谋求民族利益做出共同努力。

第七条 北方和南方为了保持紧密联系并进行协商，在本协议书生效后三个月之内在板门店设置北南联络办事处。

第八条 北方和南方在本协议书生效后一个月之内，在本会谈的范围组建北南政治小组，协商具体措施，履行和遵守关于北南和解的协议。

第二章 北南互不侵犯

第九条 北方和南方互不诉诸武力，互不进行武装侵略。

第十条 北方和南方通过对话和协商和平解决意见分歧和纠纷等问题。

第十一条 北方和南方的互不侵犯界线和区域，定为 1953 年 7 月 27 日军事停战协定所规定的军事分界线和至今双方管辖的区域。

第十二条 北方和南方为了保证履行互不侵犯，在本协议书生效后三个月之内组成北南军事联合委员会。

北南军事联合委员会协商并解决造成军事信赖、实现裁军方面的问题，诸如通报和监督大部队转移和军事演习，和平利用非军事区，军事人员交流和交换情报，销毁毁灭性武器并消除攻击能力，以实现分期裁军，进行检查，等等。

第十三条 北方和南方为了防止偶发性武装冲突的发生及其扩大，在双方军事当权者之间设置直通电话。

第十四条 北方和南方在本协议书生效后一个月之内在本会谈的范围组建北南军事小组，协商具体措施履行和遵守关于互不侵犯的协

议，消除军事对抗状态。

第三章 北南合作与交流

第十五条 北方和南方为了保证民族经济的统一平衡发展，增进全民族的福利，共同开发资源，实现民族内部交流即物资交流、合营合资等经济合作与交流。

第十六条 北方和南方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保健、体育、环保和新闻、无线电、电视、出版等各个领域实现合作与交流。

第十七条 北方和南方实现民族成员的自由来往和接触。

第十八条 北方和南方实现离散家属、亲戚的自由通信往来、相逢、互访和按本人意愿的团聚，就其他需要用人道主义方法解决的问题采取措施。

第十九条 北方和南方连接被切断的铁路和公路，开辟海空航线。

第二十条 北方和南方设置和连接邮电交流所需的设施，保守邮电交流的秘密。

第二十一条 北方和南方在国际舞台上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互相合作，共同走向国外。

第二十二条 北方和南方为了履行关于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实现合作与交流的协议，在本协议书生效后三个月之内，按部门组成北南经济合作交流联合委员会等联合委员会。

第二十三条 北方和南方在本协议书生效后一个月之内，在本会谈范围组织北南合作交流小组，协商具体措施履行和遵守关于实现北南方合作、交流的协议。

第四章 修改和生效

第二十四条 本协议书可以通过双方协议修改和补充。

第二十五条 本协议书自北方和南方经生效程序互换文本之日起发生效力。

1991 年 12 月 13 日

关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联合宣言

（1992 年 1 月 20 日在板门店签署，签署人同前面文件）

北方和南方为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消除核战争危险，创造有利于实现我国和平与和平统一的条件和环境，并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现发表如下宣言：

一 北方和南方禁止核武器的试验、制造、生产、引进、拥有、储备、部署和使用。

二 北方和南方只为实现和平目的而利用原子能。

三 北方和南方不保有核再处理设施和铀浓缩设施。

四 北方和南方为了检验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可以对对方选择并双方达成协议的对象，按北南核监督联合委员会所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施行核查。

五 北方和南方为了履行本联合宣言，在本宣言生效后一个月之内组建北南核监督联合委员会。

六 本联合宣言自北方和南方经生效程序互换文本之日起发生效力。

1992 年 1 月 20 日

朝美联合声明

（朝美第一轮会谈达成协议，1993 年 6 月 11 日在纽约发表）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政府级会谈于 1993 年 6 月 2 日至 11 日在纽约举行。

参加会谈的有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以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姜锡柱为团长的代表团和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 • 埃尔 • 卡卢奇为团长的代表团。

在会谈上，双方讨论了从根本上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方面的政策问题，按照防止扩散核武器的宗旨，对北南方无核化联合宣言表示了支持。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就如下原则达成了协议：

保证不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力，也不用这种武器进行威胁；

包括“保障协定”的公正性在内，全面保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平与安全，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支持朝鲜的和平统一；

朝美双方政府达成协议，根据上述原则在平等而公正的基础上继续举行对话。

为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地临时停止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效力，直到必要时为止。

1993 年 6 月 11 日 纽约

关于朝美会谈的公报

（在第二轮朝美会谈中达成协议，1993 年 7 月 19 日
在日内瓦分别发表）

1993 年 7 月 14 日至 19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了旨在解决核问题的第二轮会谈。

双方重新确认 1993 年 6 月 11 日朝美联合声明的原则。

美利坚合众国重新确认自己对保证不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力，也不用这种武力进行威胁的原则问题的承诺。

双方承认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现有石墨慢化反应堆和与之有关的核设施换成轻水核反应堆是有可望的。

美国在作为最终解决核问题的一环可以解决轻水核反应堆的前提下，支持引进轻水核反应堆，并表示愿意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共同探索其途径。

双方达成共识，认为完全而公正地实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协定，是加强国际不扩散核武器体系必不可少的问题。

为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尽早举行有关核保障协定的悬案及其它问题的协商。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还重新确认履行关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北南联合宣言的重要性。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重新确认愿意尽早举行北南会谈协商有关双方之间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达成协议，为了磋商包括引进轻水核反应堆的技术问题在内的有关解决核问题的悬案，奠定全面改善朝美关系的基础，今后两个月之内举行下次会谈。

1993年7月19日　日内瓦

朝美协议声明

（朝美第三轮第一次会谈，1994年8月12日在日内瓦发表）

1994年8月5日至1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在日内瓦继续举行了第三轮会谈。

双方重新确认了1993年6月11日朝美联合声明的原则，并对如下事项达成共识，认为它是最终解决核问题的一环。

（一）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把石墨慢化反应堆和有关设施换成轻水核反应堆；美利坚合众国承诺在最短时间内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年产200万千瓦发电能力的轻水核电站，并采取措施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代用能源，以代替冻结石墨慢化反应堆。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承诺在美利坚合众国保证采取措施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和代用能源的情况下，立即冻结5万千瓦、20万千瓦发电能力的石墨慢化反应堆的建设，禁止进行再处理，封闭放射化学实验所，并把它们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

（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作为完全实现政治、经济关系正常化的措施，分别在对方首都设外交办事处，

缓和贸易及投资限制。

（三）为了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平与安全，美利坚合众国表示愿意保证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使用核武器，也不用核武器进行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始终不渝地履行北南双方关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联合宣言。

（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继续留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容许履行依据条约的保障协定。

在这次会谈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当中，还有一系列重要问题需要解决。

双方认为，为了推进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石墨慢化反应堆换成轻水核反应堆、安全保管和处理废燃料、提供代用能源、开办联络办事处，有必要举行专家级会谈。

为此，专家级会谈将分别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或在经过协商决定的其他场所举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达成协议，暂时停止会谈，等到 1994 年 9 月 23 日在日内瓦继续举行。

在这期间，美利坚合众国作为最终解决核问题的一环，加紧采取保证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轻水核反应堆的措施，并按照 1994 年 6 月 20 日、22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姜锡柱和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埃尔•卡卢奇交换的书信中所达成的协议，继续维持核活动的冻结及保障协定的连续性。

1994 年 8 月 12 日 日内瓦

朝美框架协议书

（朝美第三轮会谈中最终达成协议，1994 年 10 月 21 日在日内瓦发表）

1994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21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了关于全面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会谈。

双方重新确认了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平与安全，重要的是实现 1994 年 8 月 12 日朝美协议声明中提出的目标，坚持 1993 年 6 月 11 日朝美联合声明指出的各项原则。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为了解决核问题，决定采取如下行动措施。

一 双方为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石墨慢化反应堆和有关设施换成轻水核反应堆而进行合作。

（一） 美利坚合众国按照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1994 年 10 月 20 日的保证书函，负责采取措施在 2003 年以前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年产 200 万千瓦发电能力的轻水核能发电站。

美利坚合众国为了在自己主导下保障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轻水核能发电站所需的资金和设备，组织国际联合体。代表这一国际联合体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在提供轻水核反应堆的工作中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对方。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联合体，竭尽一切努力从这一协议签署之日起

6 个月之内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订立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合同。这一协议书签署之后，尽早举行订立合同的协商。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根据需要缔结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实现双边合作的协定。

（二） 美利坚合众国根据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1994 年 10 月 20 日的保证书函，代表联合体采取措施补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冻结石墨慢化反应堆和有关设施而受到的能源损失，直到第一号轻水核能发电站建成为止。

代用能源为生产热能及电力所需的重油。

重油从本协议书签署之日起 3 个月之内开始提供，其数量按照商定的计划每年为 50 万吨。

（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美利坚合众国担保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和代用能源的条件下，冻结石墨慢化反应堆和有关设施，最终拆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石墨慢化反应堆和有关设施的冻结，系从这一协议书签署之日起 1 个月之内完全施行。在这 1 个月及其后冻结期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冻结状态，并为此提供充分的协助。

到了轻水核反应堆全部建成交付使用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完全拆除石墨慢化反应堆及其有关设施。

在建设轻水核反应堆期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互相协助，以探索安全保管 5 兆瓦试验反应堆出的废燃料的途径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进行再处理而用别的安全方法处理废燃料的途径。

（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一协议书签署之后，尽早分两组举行专家级协商。

一个专家组讨论有关代用能源的问题和有关把石墨反应堆换成轻水核反应堆的问题。

另一个专家组讨论保管和最终处理废燃料的具体措施。

二 双方朝着完全实现政治及经济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走。

（一）双方在本协议书签署后 3 个月之内，缓和包括消除通讯服务和金融决算的限制措施在内的贸易和投资的限制。

（二）双方随着在专家级协商中领事及其他业务问题的解决，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

（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随着互相关心的问题的解决，把双边关系升格为大使级。

三 双方为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平与安全做出共同努力。

（一）美利坚合众国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提出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也不用核武器进行威胁。

（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始终不渝地采取措施履行关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北南联合宣言。

（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按照这一框架协议书形成对话气氛的情况下，举行北南对话。

四 双方为加强国际性不扩散核武器体系做出共同努力。

（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留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允许履行依据条约的保障协定。

（二）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合同订立之后，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协定，对未冻结的设施重新进行定期

及不定期核查。在订立合同以前，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进行旨在保障未冻结设施安全的核查。

（三）轻水核反应堆的大部分项目建成之后，在引进主要核设备零部件以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验证自己初期核物质申报书的正确性和完整性问题举行协商，并根据这一协商完全履行同机构的保障协定（通报——1403），包括机构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在内。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代表团团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姜锡柱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团长
美利坚合众国巡回大使
罗伯特 • 埃尔 • 卡卢奇

1994 年 10 月 21 日 日内瓦

朝美联合公报

（就轻水核反应堆问题达成协议，1995 年 6 月 13 日在吉隆坡发表，系 12 月 15 日在朝鲜和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签订的轻水核反应堆提供协定的基础。）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自 1995 年 5 月 19 日至 6 月 12 日在吉隆坡就履行 1994 年 10 月 21 日朝美框架协议书问题举行会谈。

双方重新确认了履行朝美框架协议书的政治公约，同时根据框架协议书就推进轻水核反应堆建设项目问题决定如下：

一

美利坚合众国重新确认1994年10月20日美国总统关于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和代用能源的保证书函继续生效。由美利坚合众国主导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KEDO），根据框架协议书保障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轻水核反应堆所需的资金和设备。根据框架协议书，美利坚合众国在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工作中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对方。为此，由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担任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的代表团和工作代表团的团长，以使美国起到基本对方的作用。

二

轻水核反应堆项目以两座分别具有两条冷却电路的、约有100万千瓦发电能力的加压轻水核反应堆组成。

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选定的原子反应堆，系现在已采用于生产的美国设计和技术的改良型。

三

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对外经济委员会和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以接交钥匙为条件尽早缔结有关提供轻水核反应堆的协定。根据本公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尽可能早日同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就轻水核反应堆提供协定悬而未决问题举行协商。

为了确定建设和管理轻水核反应堆的需要，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进行建筑用地勘察。建筑用地的勘察和整理费用包括在轻水核反应堆的提供范围。

执行轻水核反应堆项目建设的主合同者由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选定。

美国的公司成为帮助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监督轻水核反应堆整个建设过程的计划调整者，由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选定它。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公司参加为推进轻水核反应堆建设所需的组织工作。

四

双方决定除了轻水核反应堆项目建设以外，为履行框架协议书而采取如下措施：

双方专家在6月份尽可能早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举行协商，就根据框架协议书分期交纳重油的日程和为此采取合作措施问题达成协议。

达成该协议后，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交纳第一批重油。

迅速履行有关安全保管废燃料的 1995 年 1 月 20 日《朝美专家协议书》。

为此，美国专家代表团在 6 月底以前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着手履行此协议书。

1995 年 6 月 13 日 吉隆坡

编辑后记

今年 2 月，著者为译文版写序文，并补充第四章后，因用多种文字翻译耽误了好几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事实证明，著者对形势发展所作的分析与判断是十分准确的。其有代表性例子是：朝鲜北南首脑在国家分裂以来首次举行会晤和会谈，并发表北南联合宣言。

编辑部在此收录北南联合宣言全文，望读者对这种形势发展进行分析、做出评价时参考。

北南联合宣言

根据全民族渴望祖国和平统一的崇高意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正日国防委员长和大韩民国金大中总统于 2000 年 6 月 13 日至 6 月 15 日在平壤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和最高级会谈。

北南首脑认为，国家被分裂以来首次举行的会晤和会谈，对增进相互理解、发展北南关系、实现和平统一，具有

深远的意义，并宣言如下：

第一，北南双方达成协议，将国家的统一问题要由其主人我们民族自己联合起来自主地加以解决。

第二，北南双方认为，以实现国家的统一为目的的北方的低层次联邦制方案和南方的联合制方案具有共同之处，同意今后按此方向促进统一。

第三，北南双方达成协议，在今年 8•15 之际互派离散家属及亲戚访问团，解决非转向长期囚问题等，尽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

第四，北南双方达成协议，要通过经济合作平衡发展民族经济，在社会、文化、体育、卫生、环保等各个领域积极发展合作与交流，加深相互的信任。

第五，北南双方达成协议，为了将上述协议事项尽快付诸实践，在近期内举行双方当局之间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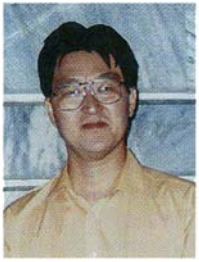
金大中总统郑重邀请金正日国防委员长访问汉城，金正日国防委员长表示将适宜的时期访问汉城。

2000 年 6 月 15 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国防委员长
金正日

大韩民国总统
金大中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
ㄱ-083145



著者简介

著者全哲男1955年生于日本广岛县，1979年从朝鲜大学文学系毕业，现在任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朝鲜新报》社评论员。著作有合著《失踪的大韩班机858号》、《裙袄成为目标》。

朝鲜 • 平壤
主体89年（2000年）

ISBN 978-9946-0-0505-8
9 789946 005058 >